

中國哲學史
下卷

史地研究所惠存

中華民國卅四年三月廿九日蓋印

敬集

一九四四年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卷下實價大洋七角正

編譯者 趙 蘭 坪



發行者 國立暨南學校出版部

上海西鄉真茹

印刷者 太平洋印刷公司

上海帖嶺路餘慶里

版權所有
必究

第三卷 近世哲學史

自宋初
至清末

第一篇 宋代哲學

宋學勃興之原因

宋學與中國古來各家哲學不同。蓋宋學較以前漢學更進數步。除修齊治生之道外。進而研究自然現象。故其思想較爲複雜。最爲特殊者。乃在論人性與宇宙之關係。卽說理氣心性。是也。儒學本重實踐。以垂教爲主。而宋學尙不止此。更進而討究其原理。故教之本。求之性。性之本。求之宇宙。將本有之立教基礎。加以詳細說明。遂至論及宇宙問題。是故概稱宋明之學曰「宋明性理學」。宋學之目標。已出儒學範圍。或謂之儒學之擴張。或謂之儒學之入迷。但所謂入迷者。不足爲宋學病。宋以前之儒學。唯及社會不達自然。至宋高遠之自然哲學。始有攷究之機。故宋儒創立新說。其專門語雖有來自釋道經籍者。然儒學之基礎。堅不可拔。不得謂之入迷也。故宋學與以前各朝之學不同。有特性焉。今考其原因如左。

(一) 佛教思想之影響。佛教之影響於黃老孔孟。不自唐宋始。魏晉六朝時。已開

其端。六朝隋唐之文人學者。大抵有佛教思想。一讀當時之詩文即知。

見漢書六經百
三名家集弘明

集佛教之傳佈。雖不無有頓挫之時。而其思想。則浸潤滋深。時有純儒韓愈。出排斥佛教甚力。但當時之文人學者。多習佛學。有稍知佛教者。且者王室至庶民。競重僧侶。故僧侶之中。往往有學德兼備。得一代之信仰者出。於是儒家子弟。漸窺佛學。更喜禪學。隆盛一時。且禪本以「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爲主。故於心性。作主觀之研究。訓話之學。漸被嫌棄。夫儒教之始作心性之研究者。已遠在周末。然未深造。其不及禪學之研究心性者。遠甚。宋儒喜禪。採作研究心性之參攷。

再自國家之於儒佛二教之待遇上觀之。宋太祖獎勵儒學。令畫先聖先賢遺像。自爲之贊。書之孔顏座端。命文臣作餘贊。又不吝千金。訪求天下遺書。於是天下之書皆出。太宗繼承其意。好讀書。嘗詔史館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雍熙元年。詔求遺書。眞宗時。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許以一經應試。大中祥符元年。改謚孔子爲至聖文宣王。仁宗卽位之初。臨國子監。謁孔子。歷四年。復謁孔子。此以儒學爲政治教育之本也。而又厚遇道士。保護佛教。太祖卽位之初。盛唱佛教。多度僧尼。始刊大藏經。太宗之太平興國元

年。詔度僧十七萬人。五年。置譯經於東都。故儒佛二教。勢必互爭優劣。儒者之於學說。上亦不得不與釋氏一較高下。蓋儒釋本有人世與超世之異。其基礎既不同。則其學說之優劣。本可不加競爭。然當時有不可不抗衡者。故宋儒參酌釋道。高唱理氣心性。其他學者。或著書攻擊。或互相論難。如歐陽修之遊廬山。叩之祖印禪師。著本論排斥釋道。李泰伯著潛書以擊釋氏。張商音著無佛論。宋代哲學所受之影響。實非淺鮮。

(二) 道家思想之影響。神仙家作三教一致之說。躬行實踐。自五代至宋爲最盛。陳搏、種放、魏野、林逋、張正隨、張乾曜等。皆絕世俗之累。靜思默攷。造詣深遠。上下敬慕。悠悠自適。爲當時學者瞻仰之士。按老莊之學。所說皆超脫社會。言儒者所正言。宋儒避訓詁之陋習。論理氣心性。以明宇宙現象。自當較高一步。而以自然哲學之老莊之學。作爲參攷。蓋亦出於不得已也。

(三) 訓詁學之反動。唐代訓詁學之勃興。詳見卷二。訓詁汲汲於註釋。思想沉滯。有株守固陋之弊。於是有破此陋習。不拘泥於字義。而於教理。作主觀之解釋者起。故宋儒以一己之思辨爲主。不泥於字句之上下。朱熹從事註釋。全與唐代訓詁異趣。唯

以自家理學之見解。解釋古書。大成宋學。傳之後世。大抵宋代學者。輕詞章訓詁。然所謂宋儒。卽道學者是。與其他學者。不可同論。周邵張二程朱陸等派之人。謂之道學者。其他如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等。爲一代之政治家。仍有宋前儒學之面目。而具深邃之哲學思想。爲宋代大放異彩者。道學者是也。

甲 北宋哲學

第一章 宋學之曙光

第一節 胡安定

胡瑗。字翼之。號安定。泰州如皋人。

宋太宗淳化四年癸巳西紀九九年卒。宋仁宗嘉祐四年己辛西紀一零五年卒。享年六十有七。

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講學。夙興夜寐。淡食勉勵。十年不歸。以經術教授。范文正愛之。聘爲蘇州教授。嘉祐初。爲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人以爲榮。卒謚文昭。著有論語說易傳十卷。周易口義十二卷。洪範口義十二卷。中庸義。景祐樂議。安定當寶元明道之間。病聲律浮華之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任學校。始自蘇湖。終於大學。出其門者。無慮千

餘人。故當時學者。明體用。以政教爲本。皆其功也。出安定之門者頗多。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錢公甫之簡諒。皆經世之材也。得其粹者。爲徐積。積字仲車。山陽人。學於安定。後舉孝廉。爲楚州教授。政和六年。賜諡曰節孝。有文集三十一卷。另有節孝語錄。作荀子辯。駁性惡說爲異端。

第二節 孫泰山

復孫。字明復。號富春。又號泰山。晉州平陽人。

宋太宗淳化三年壬辰西紀後九九二年生。仁宗嘉祐二年丁酉西紀一零五七年卒。

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徂徠師事之。徂徠既爲學官。作明隱篇以語朝士曰：「孫先生著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已。兼利天下者也。」乃召爲通英殿祇候。遷殿中丞卒。宋元學案卷二著書十五卷。宋興八十年。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始以師道明正學。濂洛繼興。故宋之理學。雖至伊洛而精。然實始於三子。

第三節 石徂徠

石介。字守道。號徂徠。秦符人。

宋真宗景德二年乙巳西紀一零零五年生。仁宗慶歷五年乙酉西紀一零四五年卒。享年四十一。以易教

授。入爲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充。學者從之者甚衆。常患文章之弊。釋道之害。著怪說三

篇及中國論。謂「去此三者。乃以有爲。」又著屠鑑。戒奸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之弊。無所忌諱。爲奸臣夏竦所忌。小人等亦黨竦。欲擠之死。然徂徠泰然不惑。曰「吾道固如是。君勇過孟軻。」徂徠最知於范仲淹富弼。著有徂徠集三十卷。石徂徠不得志早歿。故其及於後進之處。不若胡瑗孫復。學說亦未深進。然其學風與其巖然之氣象。則頗呈異彩焉。胡孫石三子之學。雖未臻深邃。然一變從來詞章訓詁之風。開宋學勃興之運。其功不可沒也。

第二章 周濂溪

第一節 略傳

周子初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諱。改惇頤。或作敦。或作淳。世家於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母鄭氏。周子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西紀後一零一七年生神宗熙寧

六年癸丑西紀後一零七三年卒享年五十七幼孤。十五歲時。去營道縣入京師。教養於舅氏龍圖閣學士鄭

珣家。鄭珣以周子有遠器。愛之如己子。鄭珣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周子。景祥三年。周子年二十。行義名稱聞於時。珣奏補試將作監主簿。後三年。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博

學力行。遇事剛果。有良吏風。縣有獄久不決。周子至。一訊立辦。衆口交稱之。講學於公齋。要者甚衆。部之使者以周子有才。奏舉南安軍之司理參軍。時周子年猶少。不爲郡守所知。其後洛人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程珦攝南安通守事。見周子之氣象容貌。異於常人。與語知其爲學之博。得道之深。因與爲友。且令其二子明道伊川往受學焉。兩程子之學。實源於此。時周子年三十。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及程珦爲郎。再一遷授。輒以周子之名聞。出於尊重賢者之意也。

時南安有囚。法不當死。而轉運使王逵欲枉法深治之。王逵苛刻臨下。屬吏莫敢相與可否。周子獨力爭之不屈。逵不聽。因置手板歸。取誥勅納之。投劾去曰：「如此尙可仕。平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後逵深知周子之賢。

履歷六年。以王逵之薦。爲郴州縣令。知郴州事。職力員外郎李初平知周子賢。與之語。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周子對曰：「公老矣。不及。某請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其談。二年果有所得。後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無誠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不忘舉主之恩。周子令彬縣後。又爲彬州桂陽縣令。皆有治績。

周子以荐者言。致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周子之來。喜曰。『是能辦分寧縣之獄者也。吾屬得所訴矣。由是無冤。』而富家大族。黠吏惡少。惴惴焉。於是人人更相告語。勿違教命云。蓋不獨以得罪縣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耻也。周子之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自奉極質素。割俸祿分給宗族之貧者。一日得劇疾。暴卒。更一夜始蘇。時周子之友潘興嗣曰。『視周子家之服御之物。止有一敝篋。錢不滿百。聞者無不歎服。』云。以太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事。諸事不經周子手。吏不敢決。苟下之人。亦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時趙清獻公爲使者。人或讒周子。趙公臨之。甚有威。而周子處之超然。趙公之疑終不釋。後周子轉任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亦來爲虔州守。趙公熟視周子之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今日乃知周茂叔。由是深知其賢。終身稱其學德。屢荐之。是時左丞蒲宗孟由蜀江道出合州。見周子。歎曰。世有斯人乎。遂議欲以其妹妻之。周子初娶陸氏。有故。再娶蒲氏。周子罷合州職。東歸時。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當時稱爲通儒。與周子相遇。語日以繼夜。安石退而精思。忘寢食云。可知其造詣之深。得開發人之妙也。

英宗登極初。遷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後攝邵州事。在邵州時。改築學校。謀學徒之便。熙寧元年。以趙公及呂正獻公之荐。爲廣南東路之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觀。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爲之得疾。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聞大水侵仙居縣。太君鄭氏墓。遂乞知於南康君。得之。改葬鄭氏墓。後卽辭南康軍職。分司南京。

及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以爲意。周子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明水。適意遇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溢江。周子濯纓樂之。所寓以故鄉濂溪爲號。築堂於其上。後趙公再爲成都尹。復起周子。朝命及門。周子卒。時年五十有七。熙寧六年六月也。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有子二人。長曰壽。爲司封郎中。次曰燾。爲朝議大夫。賜諡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周子。其像贊曰。

道喪千載。

聖遠言湮。

不有先覺。

孰開後人。

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周子之遺著。有（一）太極圖。（二）太極圖說一篇。（三）通書四十章。或曰易通。

（四）遺文九篇。（五）詩二十八首。皆為周子手筆。

周子全書共三冊七卷。此書乃朱晦庵所編輯。與張子全書十三冊十九卷聯稱周張全書。第一卷為太極圖。太極圖說。及後人之太極圖解等類。第二第三為通書。第六卷為朱子之像贊。濂溪先生墓誌銘。潘興詞撰濂溪先生行實。朱熹作濂溪先生傳。元之脫作第七卷為諸儒議論。凡十四條。宋陳直齋之書錄題解。謂周先生之著作。有文集七卷。想即指此七卷。

或有編為九卷者。即遺書雜著二卷。圖譜二卷。諸儒議論及誌傳五卷是也。內容同。唯分卷異。

第二節 學說

第一款 周子之學統

考周子傳說。十五歲前在濂溪。此時周子當就學於塾師。十五歲始入京師。教養於舅。

氏龍圖閣學士鄭珣家。珣爲學士。其有學德可知。且宋開國之始。隋唐詞章訓詁之遺風尙盛。故當時之學風。不難想像而得。周子在鄭珣家時。或學於師。或游學校。惜無文獻可徵。故直至二十三歲爲洪州分寧縣主簿。當受學於舅氏。然按晁武公之讀書志。馬端臨之文獻通考。郝敬之時習知。黃宗羲之宋元學案。朱彝尊之經義攷等。則周子似嘗受學於潤杭鶴林寺之壽涯。然時期不明。曉瑩雲臥紀談中。載周子與佛印禪師講道。空谷尙直經。則載周子問太極圖於東林總禪師。故周子之師傳。甚爲複雜。其學說先以儒教爲基。參以道家之說。受上述諸禪師之影響。籍其超羣之創說力。組織而成。周子淡於名利。有顏子簞瓢之風。亦見其學之深邃。而具特色也。

第二款 太極圖

周子之太極圖。異說甚多。朱彝尊辯之甚詳。今錄之如左。

夫太極一圖。遠本道書。圖南陳氏演之爲圖。爲四位五行。其中由下而上。初一日玄牝之門。次二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次三曰五行定位。五氣朝元。次四曰陰陽配合。取坎填離。最上曰鍊神復還虛。復歸無極。故曰無極圖。乃方士修鍊之術。當

時曾刊華山石壁。相傳圖南受之呂岳。岳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於魏伯陽。伯陽聞其旨於河上公。在道家未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祕。周子取而轉易之爲圖。亦四位五行。其中由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曰陰陽配合。陽動陰靜。次三曰五行定位。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紀生萬物。更名之曰太極圖。仍不沒無極之旨。

竊以爲周子之太極圖。當如朱彝尊所說。得自道家。乃參考道家諸作。表明儒家思想之具。何則。凡學說圖式。未有突然見世者。往往參雜古來諸說。然後發明也。今周子之太極圖。有參酌道家無極圖之迹。若因而輕重之。圖屬不當。若謂太極圖者。當寶之貴之。是亦不然。但太極圖之表明中國古來宇宙萬物發生之說。盡巧妙之極致。故其來源何如。果不具論。或如朱晦庵張南軒等。謂太極圖與太極圖說。全屬周子之手創。非道家者流陳希夷等所得知也。此論出於崇拜周子之餘。不免有漠視史實之嫌。夫太極圖之來自無極圖者明甚。至其貢獻於儒教哲學之處。則創造與模倣。有何異哉。況周子非徒事抄襲而已。更其內容。易其圖案。有所發明於其間耶。

第三款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第四款 太極圖說評

(一) 周子之太極圖說。立說以易爲主。圖說之首尾。皆用易語。中間之用語。亦多來自易。然以此圖說。比之易之太極圖說。則進步矣。蓋宇宙萬有之本體。實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然在未剖別前。無可名狀者也。故以無極二字。附於太極。夫易之所

謂太極。中庸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卽此處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太極之外。非別有無極也。周子於太極外。特加無極二字。蓋恐拘泥於太極二字。誤以爲別有一物耳。且太極爲萬有之源。非於萬有之外。超然獨存者也。太極非持久不動。必有始爲動靜者。故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太極有動靜。是易中所謂一陰一陽謂之道。言天命之流行也。卽無形無狀。無聲無臭之太極。循必然之勢而爲動靜也。

(二)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以質而語五行發生之序。曰水火木金土。是卽陰陽二氣變合而生五行之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此處二氣變合而生之五行。就相對之體而言。

以氣語五行循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五行之生也。因之氣之推行循環。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木火陰也。金水陽也。所謂五氣順布。春夏秋冬四時運行者是也。此處一氣循環而生之五行。就流行之用而言。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周子此語推明易義。但易以卦爻言。此處以造化言。卦爻所以擬造化也。兩儀者陰陽也。四象者春夏秋冬（少陽太陽少陰太陰）也。其同一可知。

（三）今自本末兩端說木火土金水與太極之關係。其語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具此五者。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推其本末。以明其渾然一體。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具於一物之中。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然皆不能外陰陽也。五殊二實。無爾無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然皆不能離太極。精粗本末。無彼無此。至太極之所以爲太極者。形狀臭之無可言也。

通書第十六章有云。五行陰陽也。陰陽太極也。四時運行。萬物始終。又於第二十二章。謂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也。二本則一。是萬一也。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而定云。朱熹釋之曰。二氣五行。天之賦與萬物。所以生之者也。自其未溯及其本。則五行之異者。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合萬物言之。爲一太極而已。自其本而行於末。則一理之實。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小大之物。無不各有。一定之分云。

(四)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張宋軒釋之曰。五行之生。雖質有不同。然大極之理。未嘗無存。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五行各專其一也。云無極之眞者。以無妄之理而言。二五之精者。以純粹陰陽五行之氣而言。妙合者。卽言太極與二五本相融合無間。氣凝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成形。陽而健者爲男性。陰而順者爲女性。是人類萬物之原始。以氣化爲生成死滅。變化無窮也。若自男女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一太極也。若就人類萬物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則萬物體統於一太極。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太極。易有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形化也。周子之圖說。蓋本此語。

(五) 人類萬物之生。無一非太極之理。然陰陽五行氣盾交運。人類之所稟。獨得其秀。故人類爲萬物之靈。然人類之中。聖人之心最靈。不失其性故也。此卽禮記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人之極也。然形體發於陰。精神發於陽。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感物而動。當其發動之時。有中節得宜。有不然者。於是善惡分。以陽爲善。則以陰爲惡。又

以類分。爲仁義禮智信。自有五性之別。散爲萬事。此示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類者如是。

(六) 人爲萬物之靈。中有秀而全動靜之德之聖人。以中正仁義定人道。主靜而立人極。靜者。指心之無欲。寂當不動之狀也。聖人之行也得中。其處也得正。其發也仁。其裁也義。一舉一動。全天稟之本性。故易中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得於自在至境之中。而行動也。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卽此境也。必體立而後用行者也。且此處不言仁義禮智。而曰中正仁義。其語之出於易。於此可知。易本陰陽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之不越陰陰兩端。仁義而不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刻忍。故附以中正二字。通書第六章有云。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守之則貴。行之則利。卽此是也。雖有不及聖人者。若能修養盡人性者。則吉。此卽君子也。小人不知。悖而爲凶也。

(七)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是易中所示天地人三才之道也。道雖唯一。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

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實則一太極也。陽剛仁三者物之始也。陰柔義三者物之終也。能原其始。知所以生。即究其終。知所以死。此乃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也。聖人作易之大意。不外於此。故引易語以證其說。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孔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主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故周子之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言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

提要

周子之太極圖說。前半爲純正哲學。後半示其實踐哲學之淵源。釋其順序。大略如左。

(一) 周子示宇宙之本體。名之曰無極而太極。此即黃帝書中所謂「谷神不死。是謂之牝。」又曰「天地根。」易之所謂「太極。」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又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列子所謂「太易者。末見氣也。」皆可對比者也。

(二) 從其本源。以示萬物發生之序。則云二氣之變合。與五行之周流。五行之說。印度哲學中。有以地水火風四者。爲萬物元素之說。

(三) 其示人類萬物之關係。則謂有共通之基礎。同根同體。

(四) 人類稟受萬物中最清最厚之氣。故爲萬物之靈。道德性三者全備。此卽自五行而說仁義禮智信五性。以示人與其他動物之所以不同。是亦儒教之所以說道德固有也。易言之。道德者。人性之所必具。非偶發者也。先天而非後天也。參考中庸之天命性道教章。其義更明。

(五) 言聖人爲秀中之秀。先衆人而悟人道之正。因啟導衆庶而垂教。平治天下而立法。

第五款 道德及政治論

周子之學說。多得自易理中庸。故精究周子之學。可知易理與中庸愈深。若以周子之學說。與易經及中庸所論者相較。則秩序更清。本末之連絡。便於明瞭矣。內如天地開闢之說。易之微旨。發揮幾無餘蘊。至於道德政治。闡明易及中庸之意者亦頗多。尤以周子以誠爲道德根源之說。雖來自其根本主義。然間接得自中庸者亦頗多。中庸中說唯一之誠。明示宇宙萬有之發生。倫理之原則。所論駁雜而次明瞭。今讀周子之太

極圖說及通書。再觀中庸。則不勞而能得其旨矣。

周子之道德政治論。讀其著述。即可得其全豹。太極圖說。自宇宙之本體起筆。說及人性及道德之根源。通書則與太極圖說。互爲表裏。直自人性及道德之說出。發故圖說與通書二書。相待而成。周子之學說。有不能分離之關係在焉。陸象山疑太極圖說。非周子之定說。又云非周子之作。恐有未加深究之失。朱晦翁之論。乃得其真。通書中無「無極」二字者。節繁相待故也。故無無極二字。反足爲成於周子一人之手之證。若於通書中。求與圖說同一義者。簡十六章及第二十二章最著。第十六章中用「太極」二字。說萬物之始。終故張二書出於他人之說。不可從也。

通書四十章。語節而意深。善能發揮儒教道德政治之精神。今示其大要如左。

上 道德論

(一) 誠

周子之道德論。脫胎於宇宙論。故研究其道德說時。降參考太極圖說不可。中庸以誠爲宇宙之原則。故其倫理之原則。來自誠。周子以誠爲倫理之大本。故其本源。遠自宇

宙發生之順序說起。誠本天地。爲天性所固有。非後天偶然也。誠於天道人道。不可或離者也。何則。陰陽交錯。實理流行。乃生萬物之中。誠自具備故也。於是人性之善。亦得自宇宙原理而說明焉。是卽圖說中言。自太極化生萬物。惟人得其秀而最靈之謂。故聖人之所以爲聖。亦在全誠。全誠者聖人。所以善具太極之全德也。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上通善誠

夫誠爲人生所固有。道德之根根。故誠則靜無而至正。動有而明達。不誠則不至正。不明達。爲邪。爲塞。爲暗。全誠者。衆理自具。不待思勉。從容中道。雖屬至易。然或受邪慝之障。故爲誠不易。有果斷之勇。堅持之操者。爲誠不難。是以能誠與否。可決之於一日之間。其効亦迅速顯著。中庸嘗謂不誠則無物。至誠者。生知安行。至誠之極効。參天地之化育。觀其語意可知。若知此義。則儒教道德之根源。人性論。聖人及至誠。聖人之極効。亦不難推知。曰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則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焉。」誠下

夫五常者。人德之總稱。百行者。行爲之全體。故人而無誠。則心德空虛。行爲虛僞矣。

(二) 五常

如上所述。誠爲諸德之根。故能誠者。一任自然。則善而無可爲者矣。然人心發動之際。有中節者。有不中節者。故善惡之別。不能不分也。其有善惡之別者。太極圖說有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心德可分爲五。曰仁。義。禮。智。信是也。心有博愛衆庶之德。是曰仁。心有適宜處事之德。是曰義。心有節文條理之德。是曰禮。心有通達事理之德。是曰智。心有守約任賴之德。是曰信。所謂五常。人心固有者。卽言此也。雖有五種之別。然皆以誠爲基礎。故曰誠者五常百行之本也。一任人性之自然。不傷誠而得安然行之者。謂之聖人。次之復仁。有執守誠之功夫者。謂之賢人。此誠之發現。雖微妙不可見。而之德之充周無窮者。謂之神。神能參贊天地之化育。德化無窮。神者作用至妙。

之謂也。按其語曰。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

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誠幾德 第三

吾人行爲之善惡。卽在幾微之間。不可不慎於發動之時。世其謂善人惡人者。如有大
差者在。若一探其本性。則無不具五常之德。故欲全此心德。須慎此發動之機。周子誠
之切。其語曰。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故君子慎動。慎動 第五

中庸之中和說。亦警戒發動之際者也。古今聖賢之教訓。多出於此。

(三) 仁義中正

周子之太極圖說中有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通書中亦言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記。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
不行不廓耳。』道篇全中正仁義之道者。聖人也。不能爲中正仁義者。小人也。太極圖說

中立君子小人之別。一依此爲標準。視此一節。則二書之出於一人之手也明矣。未言不守不行不靡。乃嘆小人之志薄行弱也。

(四) 聖人

周子以人類中之最優秀者。謂之聖人。更明敘聖人之狀態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動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能具誠神幾三德者。謂之聖。此語亦來自易經。

(五) 修爲之功夫

周子道德論之要領。已略述之矣。若進而全誠德。接聖域。其功夫若何。亦一要問也。周子乃置「思」之一章。以示聖凡善惡之別。其要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此。誠動於彼。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蓋以思爲聖凡之歧路。承尙書洪範之意。又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皆示可爲向上功夫也。周子又說無欲靜虛之心境。爲希聖之要術。最堪注意。其語曰「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

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下世若是則近聖矣。無欲靜虛。爲宋學者之口頭禪。宋以前。除道家釋家外。無有言之者。周子之所謂無欲靜虛。非若槁木死灰忘我也。用語雖同。其義則異。然旣用此語。則非有與釋老之靜寂功夫相類之點。決不至此。程伊川嘗評周子爲窮禪客。可知周子乃明儒而又通禪也。故雖明攻釋教。而又暗受其影響。實亦勢所然也。

下 政治論

周子之政治論。可自道德論推測而知。其大要在正當局者之心術。師長之操行。漸次風化下民。此與大學中說人君之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相同。儒家之政治說。大概如是。帝王卽萬善之府。上之所爲。下必效之。故論王室一家之和睦。主宰一人之操行。甚力。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亦不外此。其語曰「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章治人君之德化。最易普及。故所望於人君者更甚。人君雖有才德。一人不能遍化下民也。故求賢才。立師道。立師道之効如

左。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章

是又以正上爲主眼而立言者也。下民之教化雖亦多及。唯先舉其效果之顯著者言之。又謂聖君德化之狀態曰。「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賢德修而萬民化。」所謂「天下之家。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此卽周子（順化）政治之要旨也。又說禮樂之効。以示爲政之要具。其論刑則以刑爲治世不可缺之具。唯不可用以爲主。至不得已而後用之。嘗曰。「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使命也。任用可不慎乎。」刑三蓋亦儒家之通論也。故若但觀儒家之說。不覺有何驚惕之處。幾如不言而喻。若一顧其他學派。則有後道德而先法律。高唱法律萬能者在。周子之政治論。雖尙有未盡之處。然說爲政大本。似已盡之矣。

第三章 邵康節

第一節 略傳

邵雍。字堯夫。范陽人。康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西紀一零七年。在事一零六年。生神宗李之才授以

圖書先天象數之學。邵子探蹟索隱。妙悟神契。數被荐終不就。天津橋上聞杜鵑聲。知世將多事。至誠前知之類也。卒時。程明道爲之銘其墓。元祐中賜諡康節。云著有邵子全書十五冊。二十四卷。收皇極經世書。觀物篇 論 伊川擊壤集等。

第二節 學說

第一款 先天學

先天之學。爲邵子純正哲學。雖有傳統。至邵子而始大成。故於邵子章中詳述之。先天二字。與後天相對。來自易經。卽論宇宙萬有之發生。故可比之周子之太極圖與太極圖說。但周子書中名太極。邵子書中則名先天。二者所論各有特徵。邵子曰：「一極太分爲二。陰儀二分爲四。太陽少陰四分爲八。乾兌離震一易繫辭傳有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可供參考。邵子又云：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邵子有八卦次序之圖。及八卦方位之圖。六十四卦次序之圖。及六十四卦方位之圖。朱晦庵云：先天卦位圖之說。皆出邵子。蓋邵子得之李之才。之才得之穆修。修得之陳希夷。所謂先天之學是也。圖則朱晦庵

周易集註卷前亦有之。觀其先天象數學之圖說。大抵得自伏羲之易。自太極開展。而生萬事之序。亦與周子相類。皆可互相參考。然邵子之宇宙萬有觀。有與前人稍異之處。蓋邵子不但單說萬有。且約而歸之心界也。嘗曰「先天之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先天象數圖說「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先天方數卦圖就以上數語觀之。邵子之先天學。即說心法。例如言宇宙萬有。自心而生。然邵子一面謂先天之學心也。又曰先天之學心法也。但不曰萬物生於心。皆自圖中起。與「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是以乾坤屢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先天圖甲數圖一段。比較而研究之。可得其真意。若謂森羅萬象。皆起於心。則全屬主觀之唯心論。與大乘佛教所謂萬物唯一心。心外無別法之說相同。但邵子始終不作唯心說。區別自然界與精神界立說。未見以自然界為精神界。以非我為我也。且自邵子思想之系統觀之。亦無若是之唯心論。故不若謂之物心同法說。或我非我相同說。其他宋儒之作此說者甚衆。唯邵子最詳。邵子謂心為太極。道為大極。又謂先天之學心法也。其意不外謂自然界之現象。與精神界之現象。全從同一理法而生。有是大小

宙與小宇宙。可對比而研究者矣。太心爲太極。卽小宇宙。心略不動性之太極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卽大宇宙。邵子多就大宇宙說。旣言萬物卽心法。則內外通一。吾心亦與自然略同。當從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理法。由是以往。萬化萬事。莫不皆同。故於宇宙之間。吾心不能思維者。未有也。於是以吾爲起點。可云宇宙間一切法則。無不生自吾心。邵子謂天地之道備於人。此卽以一爲中心。觀察天地萬物也。邵子之先天學。繼承易之宇宙說。用於精神自然二界。以示大小宇宙。全循同一法則。若以邵子與張子之太虛主氣說較。可謂略帶主心說之傾向。邵子之門人子弟。得傳先天之學者甚稀。唯朱晦熹得之。用以釋易。朱熹學力之超絕羣儒。於此可見。若以邵子之萬物生成說。與以前諸說較。則稍有不同。其顯著之點。在不言五行。而曰四維。四維者。水火土石是也。陰陽剛柔。亦各爲大小之別。凡用四數。觀物內篇嘗云。『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又曰。『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焉。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

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邵子用四數。竭力爲之配合。所使專門語亦往往有爲其他哲人所不用者。然洞觀邵子之真意。則天有日月星辰。乃爲寒暑晝夜。地有水火土石。乃爲風雨雷露。此天地之元素。互爲感應。而遂人類萬物之消長變化者也。

第二款 天地之過程

夫宇宙者。自其空間觀之。則茫無際涯。自其時間觀之。則連綿不絕者也。然於時間空間。定一標準。立一基礎。則亦不難測定之也。計算時間。有一定之標準。百年。三十年。爲一世。年之外。又有月日時分秒之分。今邵子以世運會元。測定天地進行之大限。由易數歷學而成。數之運用。爲邵子最得意之處。其序如左。

辰一時。日十二辰。月三十日。年十二月。世三十年。(三十)運十二世。(三百六十)會三十運。(一萬八百)元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

自辰至元。爲天地一新之期。若於其間。精察其微。則萬物之變遷者甚多。例如以一年爲萬物一新之期。則一元之間。實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回之革新。由是類推。則如一月

一日者更小矣。一元一新。雖如悠久。而在宇宙大化之中。猶如吾人之一年。宇宙循環往復。川流不息。自其大者言之。自一世至一元。萬物一變。而天地之進行。尚不止此。自世之運。運之會等。進而至於元。尚無際窮也。且細察之。自元至終。移至辰之始。天地於此滅焉。天地雖滅。而又成立。故實連綿無間也。

第三款 性說

邵子言性不甚詳密。然其語屢爲後儒所引用。有重要者在故也。曰

性者道之形體也。斷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邵子全書

卷十八伊川擊壤集自序二丁右

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性理大全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身者心之區宇。性理大全

邵子之性善說。以仁義禮智爲性所固有。按無形之道。依存於性。可推想而知。性心身三者之關係。觀其末句。卽知邵子之「心統性情」一句。可以參攷玩索也。

第四款 修爲功夫

邵子不爲政治經濟論。好言宇宙大觀。探其秘奧。故所論往往有前人未發之妙理。然探秘奧之餘。不免稍涉怪誕。有令人難解之處。今就其諸論中。取其最可恃者觀之。尤以修爲說。有千古不朽之價值者。「言人必重內。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名好利。無所不至。」此示好名利而陷於內輕外重之弊。志學之徒。最可猛省之所也。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邵子之言行。皆可爲法。其思想有稍涉高虛之迹。然事父孝。事師謹。雖飯於野。居必正。坐必拜。終身安樂。以先生自足。非篤學有道之士。不能至此。

第五款 結論

邵子之思索力。如許強大。然推考所得。往往有茫漠不確之感。徒爲數之配合而已。牽強附會之點亦不少。伊川評邵子之學曰「空中樓閣。」可謂適評。故傳邵子之說者甚寡。偶有潛心其學。而其所得之結果。反與邵子異者甚多。初邵子欲以其學傳之二程子。程子知其說多附會。辭之。謂專門之學。非費二十年不悟。邵之子伯溫及門人張

行成稍有所得。然與邵子之本旨不同。但門人後學。因不能繼承其學。乃不以邵子爲偉大。則謬矣。若大觀邵子之學。必可見其深遠廣博。言之有附會者。白璧之微瑕耳。

第四章 張橫渠

第一節 略傳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宋真宗天禧四年庚申西一零七七年卒享年五十八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篇授焉。遂翻然志於道。以爲未足。又求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年至京師。見明道伊川。共語道學之要。服之。因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其後歷任諸官。熙寧十年。呂汲公荐之。詔從其議。召同知太常禮院。不果。遂卒於道。著有西銘一篇。東銘一篇。正蒙十篇。嘗謂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所得也。』又橫渠經學理窟十二篇。橫渠易說三卷。或謂十卷宋志中爲十卷。陳振孫之書錄

解題中爲三卷。四庫全書總目亦爲三卷。有張子語錄抄一卷。張子文集抄一卷。文九篇。雜詩十六篇。及性理拾遺一卷與附錄。

第二節 學說

(上) 氣一元論

張子之宇宙論。排斥釋老。攻擊其他宋儒。而自成一家。故不如周子之用「太極」二字。程子之說「理氣」。邵子之「先天學」。而以老子之「有生於無」。釋氏之「執無不知有」。獨唱一說。以太虛卽氣之作用。解釋宇宙之本體現象。故張子之說。可名之曰「氣一元」論。以「氣一元」論宇宙者。不限張子一人。然爲說不如張子之顯著。故當歸功於張。其論氣卽道云「太和卽所謂道也」。太和者。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易有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指太和曰道。太和之中。涵容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既發。則二氣摩盪。而生勝負屈伸。如寒暑之往來。聚則勝而伸。靜之感動也。散則屈而負。動之感靜也。此氣之流行。始則潛孚默運。幾微易簡。而其究極。則爲廣大堅固之用。乾坤不毀。以此而已。此氣一鼓。初無形迹。而萬氣生。不見其難者爲乾易。及庶物露生。巨

細畢達。有迹可見。而亦不覺者。爲坤簡。乾以此始物。坤以此成物。示非有他也。有散殊
髣髴。而可象者爲氣。變化之客形也。清通不測。而不可象者爲神。太虛無形也。示非有
二也。氣交密浮沈升降。非如莊子所謂野馬飛騰。羈絡無所。往來不息者。不足謂之太
和。此謂太和之盛大流行。充塞無間也。曰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

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

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連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張子全書
卷二上二

丁正蒙
太和篇

又謂天地之氣。氤氳升降。飛揚於太虛之中。未嘗或息。此卽易之所謂網緼。莊子所謂
生物以息相吹。又謂野馬者是也。一虛一實。一動一靜。機括由此而出。一陰一陽。一剛
一柔。朕兆自此而萌。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他感遇聚散。萬變無窮者。
無非道體之流行耳。若融結糟粕煨燼。卽是氣之渣滓。要之示人以道之理耳。

又論氣及心之體用。謂太虛無形者。氣之本體也。氣之聚散。不過變化之客而已。氣之

體用若是。至靜無感。性之本始也。有識有知者。心交於物。時之客感也。心之體用若是。此卽並說氣之體用與心之體用也。氣有無形客形。心有無感客感。然本體用一元。顯微無間。非有二也。唯知體虛空爲性。本天道爲用者。一之於斯耳。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

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

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和太

氣之聚散攻取。雖屬無窮。然皆循自然之理。不自妄行。氣之爲物。散入無形。本非有滅也。故曰「適得吾體」。聚爲有象。本非有增也。故曰「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聖人能覺宇宙之理。盡道其間。寂然不動而感。遂通天下之故。有無聚散。兼體一貫。不蒙繁累。是所謂「存神其至矣」。昧者不知此。彼語寂滅者。知散不知聚。徇生執有者。知聚不知散。二者雖不同。而拘泥則一也。曰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順而不紊。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

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

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和太

氣之聚散。實理也。聚而不散。散而不聚。性無生死。何有滅亡。此非輪迴之說。唯宇宙之常理耳。

和太

張子排斥釋老之有無說。謂之虛空即氣。則宇宙間雖有聚散出入。形實之分。可明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推本所從來。唯深於易理者。始能爲之。僧之正說如此。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當入老子所謂有生於無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者也。

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於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天人不相待。陷於佛教唯識論。以山河大地爲幻像。釋老之言。皆誤認所從來故也。略知體虛空爲性者。即可稍明太虛無形。即氣之本體。不知本天道爲用。是不知其聚其散。即本體之變化也。故分體用爲二。以無爲真常。以有爲幻妄者。恃狹小之見。觀察天地。不明本然之實理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器卽道。道卽器也。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也。聖人之三

極大中之道。皆出於此。不悟此者。漫然引釋老。以與我混。大謬也。今之語天道性命者。非溺於釋氏之恍惚夢幻。則定以老子之有生於無。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正終身蔽於彼淫之說矣。太和篇

又論鬼神之道。世人每聞鬼神二字。先存一種怪誕之念。但哲學上之所謂鬼神。無此性質。爾雅有云。『鬼之言歸也。』或曰。『氣之屈者爲鬼。』韓詩外傳有云。『人死肉歸於土。血歸於水。骨歸於石。魂升於天。』韓氏唯就人類言。蓋萬物一旦消散枯滅。卽歸其本也。是所鬼謂也。『神之言伸也。氣之伸者爲神。』者。卽謂氣之伸張。生成萬物。易有『陰陽不測之謂神。』此等語。皆從哲學上解說鬼神。張子亦自宇宙造化說鬼神。嘗謂鬼陰也。神陽也。陰陽二氣屈伸。自然之妙用。生成天地萬物。故二氣之良能。謂之鬼神。以至誠而得天道者言之。謂之聖。以太虛妙應言之。謂之神。鬼神聖神而已。若夫天地之發象。皆神化之糟粕耳。故其語曰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

神化糟粕爾。太和

造化作用。瞬刻不息。其靈能妙機。令人歎服。良能卽本然之作用。謂天地之法象。曰神化之糟粕者。達現造化之言也。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和太

鬼神之實。不外寒暑屈伸二端。寒暑屈伸。卽二氣之良能之所以行也。又謂鬼神在天曰神。在地曰示。在人曰鬼。唯往來屈伸之義耳。蓋「天曰神」者。以天之生萬物而立言也。卽中庸所謂「化育」。論語所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言神之類也。地曰示者。地祇也。示周禮作祇。古代通用。人鬼者。死後之靈也。靈魂不滅之意。可見一斑。曰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正蒙神化篇

張子之鬼神說。其正確如斯。且又富有哲學性質。較之中庸之鬼神章。未見若何相異。鬼神之性質如是。而又尊之敬之。齋戒沐浴以祭之。遂至全具宗教性質。此則頗可研究者矣。古來世人之敬祀鬼神。原因頗多。而其主要者。乃見陰陽二氣造化之妙用。卽神靈視之。長此以往。遂至以爲造化作用之外。別有想像之鬼神。故可謂鬼神以外無神。

(下) 倫理學

第一款 天地萬物一體之仁

張橫渠嘗銘其書室之兩牖。西曰訂頑。東曰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銘西銘。」乃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西銘者。將古來儒家倫理思想之精神。打成一團。簡易表明之者也。周子太極圖說之於哲學。與張子西銘之於倫理學。二者之功績幾同。太極圖說。乃集古來發達於隱微之間諸家之宇宙觀。更進而爲正確之宇宙說。西銘乃總括古來聖賢發於隱微間之倫理觀。而爲歷然至大之倫理說也。故太極圖說與西銘。可謂宋學之雙壁。西銘本名訂頑。頑不仁也。不仁之人。蔽錮私欲。不能通物我。推惻隱。心頑如石。此銘欲正此頑。故曰訂頑。西銘者。反覆推明吾與天地萬物。其理本一之故。名狀仁體。因以破有我之私。明無我之公。使其不仁之心。融化洞徹。物我無間。毫不容私欲於其間。以天地爲一家。萬民爲一人。儒教倫理之極致。亦不外此。世間萬物。自其同點觀之。無不皆同。其所以同者。太虛一氣。生之故也。然自其異點觀之。無不皆異。其所以異者。一氣交感。化生萬故也。若假伊川之語言之。則同者理一也。異者分

殊也。而說萬物一體者。不流於墨子之兼愛。知萬物一體。而說分殊者。不流於楊氏之爲我。張子之分殊。說一體之仁。故不流於墨氏之兼愛。且西銘有作並說仁孝解者。有作唯說仁字解者。以余觀之。說至大之仁而已。卽明道所謂「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文中所謂孝。對於乾父坤母之孝爲主。不但孝兩親而已。以孝形仁。示事天之道。卽與事親同事天卽循天理。循天理卽仁也。西銘之主旨。欲使學者求仁。人雖本與天地同體。因人自爲小。故小若其自處。能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復與天地同體矣。西銘之作。欲示此旨也。且張子之人生觀。亦可由西銘推測而知。西銘所示。爲人類不可缺之要道。未有能離之者也。行之者。非爲人也。非爲幸福也。爲人之道。當如是也。此爲儒學人生觀之正旨。今錄西銘如左。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

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全書卷一丁

西銘首尾貫連。示吾人之所以事天。東銘戒妄言妄動。去傲避非。最切吾人之日常言行。然其意義。不如西銘廣大。

第二款 初說天地氣質兩性

伊川晦庵各持已見。區別以前之性說。歸諸本然氣質兩性。至其當否。則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然張橫渠用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二語說性。未有挾異議者。故張子實爲天地氣質兩性說首創之人。學術上貢獻甚大。張子學說之要點。在變化氣質四字。氣質之性。可謂張子所發明。朱子嘗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可知張子於學術上貢獻之大矣。程

明道亦謂「學至氣質變化。方有是功」亦與張子同意。朱子言氣質之說。起自張程。蓋指此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全書卷二

下十三丁正
蒙誠明篇

張子謂天命流行。賦與萬物。純粹至善者。謂之天地之性。氣聚成形。此性具於其中。氣質則不能無純駁偏正之差。謂之氣質之性。而能變化氣質。則天地之性。不失其初。必得復其本然之善。故不徇氣質之性。而可爲歸本功夫。今察兩性之關係。本然之性。不能離氣質而獨存。往往有不爲氣質雜柔所污者。氣質未必限於惡。故善之氣質。發達之使歸一於本然之善。惡之氣質。亦可化而爲善。窮極發達之也。此學之所以不可缺也。人得剛柔緩急之中者爲才。失中者爲不才。此卽氣之偏正之所爲。然天命之性。參和不偏。若養其氣。反之於本。則盡天性矣。且善惡者。本屬相對之稱。盡善則無惡。唯不存天地之性。則惡生。惡盡則善名亦亡。故不曰善。但曰性。全集卷二二
丁誠明篇此說本述易之繼善成性。示人以去惡爲善之法。然斷章取義。未必與易之本旨悉合。略知張子之氣

之偏正及善惡之義而已。張子又言萬物皆有是性。然因通蔽開塞。故有人類與萬物之別。且塞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分。開發通達有先後。故賢愚有高下之差。全集卷十性

理拾

開通之極點。達於天道。與聖人合一。即氣質之性。化而成天地之性也。張子嘗曰。

『心統性情者也。』示心與性情之關係也。

何謂善惡。此問題難解釋。今按張子之意。則以中道爲善。過不及爲惡。其言曰。

極善者。須以中道。方爲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便非善。不及亦非善。全集卷十

二語錄丁

此處謂過不及曰惡。初視之似可首肯者。然所謂中道（即中庸）或大中皇極云者。當依何種標準而定。此非難關而何。吾人之處事。最感困難者。在知其處置如何。方可中節。而爲和爲善也。行後而知和否。果屬易易。然欲預知中節。以避過不足。則難矣。

第三款 變化氣質

張子之爲學功夫。論述最精者。在變化氣質四字。其於性說中。創氣質之性說。以變化氣質。爲進脩之術。凡教育莫不與變化氣質相關。故變化氣質。行之已久。然標榜此四

字爲自家學說之精髓者。當自張子始。故述其概要。以窺其究竟。夫變化氣質。爲學者先務之急。而變化氣質。須與虛心相表裏。虛心之說。亦自張子之清虛一大之說而來。進脩發明。觀聖人之奧旨。不外存天地之性耳。曰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

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全集卷六十
四丁義理

張子但言變化氣質。其法甚多。最要則在居仁由義。居由仁義。去舊惡遷新善。動作皆中於禮。則氣質自好。凡人之不能上達者。不能化氣。反爲氣所使。故欲制其氣。當志於學。待師友之薰陶耳。氣質惡者。亦可以學改之也。若至學而成性。則不爲氣所使矣。天資佳者。易於好學。以至大成。然佳者難得。故望天資之佳。不若變化氣質。全集卷五十二
二丁卷十二

^{十一}張子豪傑之士。最勇於學。世儒多以孔子爲生知。張子不然。是恐豪邁不撓。苦心力行之張子之心得之見也。夫人之進步。不論其氣質之善惡。志於學而不屈者。不患其不成。全集卷十二
四丁語錄凡古今篤學之士。用意於變化氣質者。未有若孔門三千弟子之專心一志。以孔子爲標的。以期到達也。結果雖不能與孔子之人格相髣髴。要皆不無

有相似之處。豈非變化氣質。足以同化於孔聖耶。全集卷五十一 丁集卷五十一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居養可不慎哉。張子舉變化氣質。爲學功夫。固非偶然也。夫入學就教。歲月有限。在此短促之歲月中。雖受極大之感化。猶不足規制其一身。況氣質有善惡乎。善者猶須扶掖。惡者而不慎於居處。則不可救藥矣。變化氣質之說。在講學之士尙易。世人則難。故其說明。不得不詳。夫變化氣質之道。不外化惡習。求良伴。樂善行而已。

第五章 程明道

第一節 略傳

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洛陽人。

仁宗明道元年壬申西紀一零三二年生。神宗元豐八年乙丑西紀一零八五年卒。享年五十四。

中進

士第。爲永兆府鄆縣主簿。闢民之愚。除水害。爲江寧府上元縣主簿。均一田稅。革兼併之弊。人民大悅。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深服明道之教令。在縣三年。盜賊絕迹。無有鬪死者。熙寧初爲太子中元。神宗嘗命推荐人才。明道所荐者數十人。以張橫渠爲首。人皆稱得其當。時王安石當國。盛行新法。論者攻之甚力。明道亦痛詆其非。是以不得久居於朝。哲宗卽位。政治一新。舉賢德之士。召明道爲宗正寺丞。未行而卒。明道資性過人。

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顏色。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有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倉卒之際。亦不動聲色。十五六時。與伊川同向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遍覽諸家。出入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後得之。文彥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蓋明道之爲政治家。純屬儒教。優奏治績。爲學者道德家。宋代第一流人物。著有明道文集五卷。二程遺書二十八卷。工程外書十二卷。總輯爲二程全集。共六十六卷。又有改正大學一篇。漢儒收入禮記。傳之後世。至唐之韓退之。始推重之。至宋。二程子始與中庸自禮記中提出而表章之。明道以大學有錯簡。乃改定之。伊川亦別有改定本。至朱子承程子之意。改定之。作大學章句。

第二節 學說

第一款 宇宙觀

明道之宇宙論。出自易經。明道雖未嘗用「太極」二字。然以乾元一氣。爲宇宙之根柢者。則甚明。明道亦承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二程全書卷十二 四丁天乾也。地坤也。絪縕言二氣之交感。示陰陽二氣交感而生萬物也。其必待二氣而

生之說。按「獨陰不成。獨陽不生。」二語可知。且天地二氣相交。萬物生成。然釋其先後。則天生之地成之也。曰「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至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唯無成代有終者地道。」又如萬物本於天。形成於地之說。古來甚多。明道亦取之。曰「萬物本天。」又曰「萬物成形地。」「天只主施成之者地。」明道之宇宙萬物發生說。不出易經。易中立太極。明道雖不言太極。然其思想則同。故明道之宇宙說。可謂之「乾元一氣說。」明道以二氣交感之度。有正偏之差。說明人類禽獸草木所以各異其類之故。曰「人與物但氣有偏正。獨陰不成。獨陽不生。得陰陽變者。爲鳥獸草木夷狄。受正氣者爲人。」全集卷一五丁若從此說。則人類萬物。其根柢有相通者明矣。唯言氣時。雖其說明。唯屬形體。與精神無關。然恐明道兼說心物也。其言曰「天地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但人受天地中以生。」自心之關係言之。人類之心。卽是草木禽獸之心。此又自其生成之根源上相同之點立說。謂物質與精神各有幾分相同之處也。

草木有心之說。亦欲自氣一元說明萬物。故自同一方面觀之。萬物皆同。其有靈不靈

之差者。全由二氣交感。偏心之差而已。故有萬物一體。萬物同根之語。以至說仁之義。亦以萬物爲一身焉。明道又有宇宙真相觀。宇宙萬物。爲陰陽二氣所生。物物皆存其迹。互相對待。此說如甚簡易。然於明道之學。有重大關係焉。明道之倫理學爲尤甚。曰「天地萬物。理無獨有對。皆自然。」全集卷十 二五丁又曰「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同上 八丁萬物之有相對關係。可無疑義。明道之視萬物。皆二氣之有此連鎖關係。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遞次增減。以爲萬變。此卽世界之真相也。曰「事有善有惡。皆天理。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不齊。物情。」全集卷十 二六丁事有善惡。物有美醜。天理也。世界決非唯恃美善而成。物之不齊。其根本原理使然。吾人處之。方。要唯不入於惡。不流一物而已。明道見張橫渠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乃謂「恐有未安。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以示世界不唯恃善美清虛而成。知明道之宇宙真相。方可明其性說。所爲善惡之義。來自過不及。皆屬相對之言。知其過不及。則以中正之道爲標準而已。宇宙萬物。參差不齊。功妙不同。有令人驚嘆不止者。如有大卽有小。有長卽有短。有清卽有濁。有善卽有惡。固不足怪。故使之歸於一齊。

者。反違天理。誤解宇宙之真相矣。唯處不齊之事物。而不失其道者。乃吾人所當注意者也。欲探大程子學說之極致者。當先悟此旨。

第二款 倫理說

(一) 性說

明道之性說。不知其學說之大要者。易生誤會。攻擊大程子之性說者。如多出於此。今先就其道與性之關係。及其人類之本質論觀之。明道謂人之本質。完全無缺之時。可從性而行。完全者。預想孟子所謂人性善。然尚未公然道破之也。猶如佳種之在地下。尚未萌發者然。故明道立復性爲學功夫。言可脩治以敬也。明道之性說甚詳。今分六段論之。

(一)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謂。生之謂性。」與告子之語同義。觀「天地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數語可知。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性。數句。即明道宇宙論中所示稟受乾元一氣而生者。必具性之意。人之性。受天地之中以生。爲萬物之靈。比諸萬物。固爲善美。然至最善最美。階級甚多。明道嘗謂人類萬物。所以

有善惡美醜。參差不齊者。宇宙之真相也。故宇宙之間。無絕對之清虛善美。明道說性。卽氣。氣卽性。故受氣而生。卽有性。未受氣時。則無生無性。

(二)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生。有自幼善。有自幼惡。是氣稟有然。」人生之氣稟。理自有善惡。自明道宇宙真理論推之。亦無可置疑者矣。雖有喜惡。性中非有相對存在。善則中節。惡則過不及之謂。無善則無惡。無惡亦無善。故與楊雄之性善惡混同說不同。氣稟雖已如是。然可用人力化之。

(三) 「善固性。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斷言善惡皆是性。爲後人攻擊之點。明道於氣稟論中。不謂宇宙間有絕對之善美。知此者。若說唯性至善。則不合理矣。

(四) 「蓋生之謂性。人生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人性善。是「生之謂性。人生不發動。唯在靜止狀態之時。善與惡皆無由說起。若從明道之說。性卽氣。氣卽性。則自氣稟立言。故得言善惡。然靜止之時。善惡不分。明道謂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之本體。又謂凡說人性。只是說繼者之善。非天性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明道唯說氣稟之性。尙未說到本然之性。故如伊川。不謂孟子說

本然之性。仍以爲孟子亦說氣稟之性。不立兩性者之見解。亦有所不得已也。

(五) 「夫所謂繼之者善。猶水流就下。皆水。有流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爲有流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多者。有濁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急則遲清。其清則卻只是元初水。亦不是將清來換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偶。」「夫所謂繼之者善。猶水流就下。」一句。與孟子所謂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不可同一解釋。單以下流之水作譬喻。以示發動之際之善惡耳。

明道言濁水不可謂水。是亦不認絕對清濁。此清濁爲相對。遞爲隱顯故也。故末曰「清則卻只是元初水。亦不是將清來換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又謂「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功。」言人之善惡。爲薰陶所左右。聖人之善。非絕對之善。惡人之惡。亦非絕對之惡。唯相對之善惡耳。

(六) 「水清則性善。謂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物相對。各自出來。」水清卽性善云。者以清濁比善惡也。今摘其大要如左。

(一) 唯言氣質之性。

(二) 雖有佳種。性說尙未萌發。

(三) 學說則性善也。由氣質上有喜惡之假定而成。

(四) 比之伊川。缺本然之性說。故說明不有備之處。

(五) 明道之本然之性說。猶如土中之佳種。伊川之本然之性說。如幼芽。晦庵之本然之性說。則已開花給實。而三子之氣質之性。則皆同。

(六) 明道含性善之復本說。主張變化惡質者也。

明道論性之動靜。有一大宏論在焉。張橫渠問定性功夫。明道答之。名曰定性書。今錄其一部如左。以見明道造詣之深。宋明學者。論定性功夫。多本此篇。曰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近乎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且性爲隨物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絕外誘。不知性無內外。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夫天地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學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一篇之大要。唯在一定字。其極致則歸之「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八字。此在鑑空衡平。明鏡止水。寂然不動之心境之中。始可望見。聖人之心量。猶如天地。天地之間。何物不能容。超脫相對之小我。而入無我之大我。以無心之心。無情之情。順應事物。無彼此無內外。能涉動靜。可得定矣。明道雖不及顏子。然其功夫之醇熟。固非其他宋儒所可企及。張橫渠雖亦爲豪傑之士。然其品性。似不及明道。

(二) 仁說

仁之意義。至大至廣。統括百行。其內容亦頗複雜。故自其最廣之義。以至最狹之義。其間有無數階級。不能下一明確之定義。程子所說之仁。意義似亦甚多。先就其分殊之仁說起。以及其綜體之仁。曰「觀鷄雛。此可觀仁」。又曰「滿腔子是惻隱心」。言充滿於吾人腔中者。皆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緒。振大之其效可及天下。故語雖簡。其意則長。

以上所述之仁。意義較爲狹隘。尙未盡其全體。以下所述。恐爲最廣義之仁。亦爲明道致力之處。其言曰

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天地間物品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不愛者。聖人仁至。全集卷八丁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

萬物爲一體。莫非已。認得爲已。何所不至。卷二丁

手足雖在我身。麻木而失感覺之時。則疼痛不知。是對於手足無情愛也。仁人以天地萬物爲一身。以天地間之品物萬類爲四肢。故普愛品物萬類。猶如愛我之手足。不仁者則如身之一部。罹風頑之疾。非完人也。明道之仁說。在宋儒中爲最備。伊川亦未嘗爲是說。可謂明道之特徵矣。且明道於仁。費盡心力。一讀識仁篇。卽知其言曰

學者須先識仁。仁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識得此理。以識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懈則心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用皆我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我。須反身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

下略全書
卷二五丁

識仁篇與定性書。爲明道之精髓。起首卽曰「學者須先識仁。仁渾然與物同體。」示

仁之最大意義。且有仁爲吾人所固有。無用求之於外之意。「義禮智信皆仁」一句。卽示最狹義之仁。又謂義禮智信。亦皆包含于最廣義之仁之中。又曰「天地用皆我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我。須反身誠。乃爲大樂。」是亦直示人性本然之善。謂識得此仁之理。以誠敬存之者。進修之術也。存誠敬三字。猶爲二程子致力之處。二程子之同點雖多。然未有如存誠敬說之符合無間者。識仁篇與張橫渠之西銘。皆示儒教倫理之極致。但西銘說仁之處。較內廣遠。而其存養功夫。不若識仁篇之緊切。

(三) 致良知

良知良能之說。始於孟子。至王陽明而大成。自孟子至陽明。千餘年間。不無有說致良知者。內以程氏兄弟爲最著。孟子之良知良能。乃證仁義固有者也。故其固有於人心。自不待言。至明道益覺明瞭。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申。乃出天不繫人。」全集卷二 十一丁此示良知良能。爲天賦之物。不待學習而得也。明道又說良知與人欲天理之關係。先天已有良心。當合天理。然蔽於人欲之時。良心作用。爲之微弱。絕滅天理。雖人非人矣。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人欲。則亡天理。」八卷丁二當明道說爲學功夫時。亦以發達固

有之良知爲主。有問知識與守持之關係者。答曰：「須先在致知。」黃百家嘗評明道語。謂已開王陽明之宗旨。陸王二子。得自明道者。實不爲寡。蓋如明道之仁說性說。天人合一說。物我一體說。天理說。良知說。及簡易直捷之爲學功夫。適爲陸王二子學說之先驅也。

第六章 程伊川

第一節 略傳

程子名頤。字正叔。後封伊川伯。世人稱伊川。明道弟也。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西紀一零三三年生徽宗大觀元年丁

亥西紀一零七年卒享年七十五與明道同受業於周茂叔。遊大學時。胡安定方主教。以顏子所好何

學論試諸生。伊川論之。安定得之大驚。卽延見共語。處以學職。爲呂希哲師事之時。四方之士。從遊者已日益衆。嘉祐二年。與張橫渠同舉進士。哲宗初。士人之歸其門者甚盛。伊川亦以天下爲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忌。時蘇子瞻方在翰林。有重名。一時文人多歸之。文士不樂拘檢。以伊川之所爲爲迂。兩家門下。迭起標榜。遂分洛蜀二黨。紹聖間。以黨論竄涪州。渡漢江時。船幾覆。舟中之父老問當船危時。獨無怖色何也。曰存心

誠敬耳。父老曰：存心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老父已去。蓋伊川以躬行實踐積功以存誠敬爲學之骨子，故不問險夷，無不存誠敬。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著有易傳四卷，伊川文集八卷，經說八卷，二程子遺書二十五卷，二程外書十二卷，粹言二卷。

第二節 學說

第一款 宇宙觀

(一) 理氣二元論

伊川嘗謂張繹曰：吾昔爲明道先生行狀，我道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此文可也。伊川之學說，大半與明道同。述之不無有重複之處，故唯述伊川獨得之見。伊川之學，稍帶分析，明道則稍帶綜合。故二程子之說，大同小異，而其小異之處，明道未判然明言者。伊川分析說明之，徵之二子之繼承者亦然。繼承明道之陸王學派，有綜合性質。繼承伊川之朱子，有分析性質。宇宙論亦然。明道爲氣一元論，伊川則說理氣二元。理氣二元論，至朱子更爲顯著，而伊川實爲之端。伊川曰：「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

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二集卷十

六六丁十 所謂道者。理也。從理氣二元論說二者之關係也。又如道字。可作理解。徵之下

列一節可知。「天地之道。至順而已矣。大人先天不違。亦順理而已矣。」三卷四十一 雖

有理形而上。氣形而下之別。然二者非相離而存者也。伊川又於說天地造化之所。示

理氣二元者甚多。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理。鬼神者數也。數者氣之用也。」此等

語。顯然自理氣二元論而說宇宙造化。且舉理氣二元。亦先理而後氣。為朱子二元論

之端緒。於此可見。「物之名義與氣理貫通。天之所以為天。本何為哉。蒼蒼焉耳矣。其

所以名之曰天。蓋自然之理也。名出於理。音出於氣。字書由是不可勝窮矣。」一卷四十一

書 此語自物之名義。示理氣之關係。可見理為萬物所通具。氣之清濁厚薄。各物不同

之意。音之殊別。可悟氣之不一。名之一致。可悟理之合一。曰「天地日月。其理一致。月

受日光而不為虧。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天氣不下降。天氣下降。至於地中。

生育萬物者。乃天之氣也。」六卷四十一 是假日月二物。示理之共通於萬物。便知陰陽

二氣交感。生成萬物。二氣交感之際。有清濁厚薄之差者。即物之所以有類也。按伊川

之二元論。不過萌芽而已。晦庵出。乃得健全發達。

(二) 天地化育論

伊川之天地化育論。雖與古代諸說。無大差異。然其說明。自有一種特長之處。伊川之化育論中。最堪注意者。在說明道生萬物。瞬間不息。消長變化。千端萬緒。然仍秩序井然。毫髮不亂。萬物參差不齊。無一物相同者也。伊川於易經。深有所得。故其化育論。可就易傳。窺而得之。二氣變合不息者。即道之所以行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十卷丁四此道之生成萬物。出於自然。以春夏秋冬。畢一化育。此後當其生生之時。乃新陳代謝。變化無窮。非再用既生之氣也。天地萬物。皆自一新。再進於一新。非舊態重演者。此即自然之道也。曰「道則自然生萬物。今夫春生夏長。了一番皆是道之生。後來生成不可道。却將既生之氣。後來卻要生長。道則自然不息。」九卷丁六天地化育。廓然廣大。變化無窮。然其間有中庸常道。一絲不亂也。故云天行健。不留一息。令人疑其速。然密察寒暑之變。卻覺其遲。又謂陰陽二氣變化而生萬物。則雖一物。不能相同。一葉猶有左右表裏。各不相同。萬變不齊之狀。雖巧於數者。不能

窮計。丁卷二十六伊川化育論之要旨。在陰陽二氣之變合。生生萬物。瞬間不息。行之無窮也。伊川之說。萬物發生。及人之所以爲萬物之靈者。與明道同。顏子所好何學論中。亦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易傳卷一）卦百及遺書卷十八中。亦有天地交。萬物生於其中。純氣爲人。繁氣爲其他萬物等意。

第二款 倫理說

(一) 性說

伊川之性說。較之明道。稍趨精密。不但主張已說而已。古之性說。亦詳加評論焉。根本上論人性。則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而既熾益蕩。其性鑿矣。」卷六十二一讀此節。卽知伊川得孟子及子思之精髓矣。「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卷二十九若性卽理。則論性之時。無聖賢愚不肖之別。悉皆同一。無不皆善。論其氣稟之時。則有清濁之分。千差萬別。

不免有善有不善。古人說性。各從其所見。故不可一概論定。或自稟受氣處立言。或卽自性理立言。或有問人生謂之性。與天命謂之性。是否相同。答曰：「性字不可一概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卷七由是可知伊川承認氣稟之性。與天然之性二種。氣稟之性。或曰氣質之性。天然之性。或曰本然之性。張橫渠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可供參攷也。

伊川用「氣質之性」一語。解釋之曰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卷十九 三 十六 丁 三

若從伊川之說。則「性相近也」及告子程明道所謂「生之謂性」。皆說「氣質之性」。伊川又論才與氣之關係曰。稟於氣者謂之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所偏。然才之不善。得依教養而變化。復歸於善。此卽張橫渠所謂變化氣質之意。但氣質之性。未必皆惡。善者存養之。可使與本然之性合一。卷三十一 五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

論性不明。二七以上所論。皆以才性爲主。又有以性情爲主而立言者。性心才情。用字不同。此因方向之異殊。故略異耳。所謂在人爲性。主身爲心。其實一也。且情者。發於心之思慮。而欲有所爲也。才者。心之發動。爲用之能也。其爲心善。情則有善有不善。按其立論。伊川溯及孔孟之性說。孔子「性相近也」。與孟子「人性善」。顯有不合之處。今於孔孟之間。當從何說。然孔孟之說。本有不可舍之關係在。至是伊川創立性說之先決問題。乃在結合孔孟二子之論調。伊川作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謂性善。才情則有善有不善。其原因恐卽在此。故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伊川用此法。聯絡孔孟二子。爲古來人性論上。一大發明。功亦大矣。至朱晦庵註四書。公之於世。然其立說。早已完成於伊川之手矣。

(二) 知行合一論

伊川論知行之關係。嘗謂知天性善。則必行之。知天性惡。則必避之。且因知善惡之深淺。而生行善避惡之深淺。世有不行善不避惡者。未之知也。故德育之本。在先與善惡之知識。曰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雖飢不食。烏喙人蹈水不火。只是知也。人爲不善。只爲不知。卷十六 二十九丁

伊川之知行關係論。恰似陽明之先驅。然伊川所奉之處。反與西哲蘇格拉底斯之知行合一說相類。程王雖皆唱知行合一。而陽明重行。伊川及蘇子則重知。時勢有以使然也。

蘇子重知。嘗論人若不知而爲善。則其所爲之善。全無價值。其意蓋謂不知而爲善。較知而爲惡尤劣。此意固非獎勵爲惡。然極言無知之德非真德。伊川亦謂不知好惡。不知是非。雖信義忠孝不足貴。全無主義。全無操守故也。曰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卷二十 八六丁

觀此語。益知伊川之知行合。近蘇子而遠陽明也。

(三) 致知格物

伊川曰「進學卽在致知。」致知卽在格物。故格致爲學問之要法。「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卷十五以禮義養心。又是以敬直內也。進修之術。雖不一足。然未有先於正心者。正心在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是大學中所示之先後也。蓋格者致也。物者事也。卽物以致窮理也。格物卽窮理也。至其方法。雖千差萬別。而所達則一。或有問進脩之術。何者爲先。答曰

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種。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卷十九物卽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卷十六
丁

讀書講學。應接經驗。無非格物窮理。黃宗羲嘗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伊川之正鵠也。朱考亭守之勿失。其議論雖多。要不出此二語。可謂適評矣。伊川及朱子以爲至物卽是所以致知。至其窮理之法。則以讀書講學爲首。後世學朱子者。以讀書

爲主眼。動輒流於繁衍叢脞。蓋墨守此訓。而不得其宜也。所欲窮之物理甚多。而時問能力自有定限。不能盡窮萬物之理。有問萬物須格各物。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可知。答曰「怎生便爲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卷十九 有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見得諸理否。答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卷二十 朱晦庵於大學中。作格物致知補傳。全據此語。夫經驗既多。自然有所貫通。在自得心悟之間。非他人所可知也。此雖爲未達此境者之所難知。然古來偉人傑士。多年熟練之後。觀其處事。絕無澀滯。則雖凡庸。亦必能有所覺矣。嚴言之。經驗論者之難關。在知未經驗之物理之法耳。然程伊川主張經驗論後。言能自然豁然貫通。直覺論者之見解。亦已包含在內。則無難關可言矣。總之。伊川以經驗論爲主。晦庵承其說。而經驗論之彩色愈厚。若從小程子之解釋。則致知之「知」字。有知識之意。致則推窮也。與陽明之良知說不同。朱晦庵註大學曰。知猶如識。推窮知識。欲盡其所知也。此語全承伊川之說矣。

(四) 智識論

伊川分智誠爲二種。曰

見聞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八卷二十一

蓋德性之知。卽孟子所謂良知良能。先天有之。不待經驗之收獲也。伊川承孟子良知良能之緒。使兩者截然分離。德性之知者。良知卽良心也。又曰天理或曰道心之「良心」。本屬固有之物。非得之於外也。曰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八卷二十一明道亦說良知。然不若伊川之辯二者之別。德性之知。雖爲固有。但有蔽於物欲者。故不可不求知以致之。曰

致知在格物。非有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

人欲格之。八卷二十一

見聞之知。俟見聞之經驗而後生。與德性之知不同。雖有相互補助之處。然見聞之知。

有陷於巧僞邪僻。不無有害良知之處。曰

萬物皆有良能。各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處。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三卷二十

按伊川此語。可知本能之發於善行者。名曰良能。老莊所排斥之知。指見聞之知。未嘗說及德性之知。曰

知出於人之性。人之爲知。或入還巧僞。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

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三卷三十

若以二種之知。用致知格物方法擴充之。則可知伊川之所謂致知。本有此二種意思。在內。見聞之知。爲普通智識。其發達之之必要。固不待言。德性之知。爲天賦良知。良知上之發展。爲德育上一大要體。故言擴充之之必要。擴充德性之知。卽所以致良知。陽明致良知說之端緒。已在二程子矣。

(五) 進修之術

伊川資性嚴毅。故其進修方法。亦自有一種特徵。其主要之據。不外閑邪存誠。居敬格

物窮理盡性。知天之範圍。伊川嘗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最能表明伊川學說之實踐方面。夫閑邪爲消極。存誠爲積極。閑邪之外。無存誠功夫。今人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善。決非入善之道。若人性本善。則出於性之行爲。皆是善也。除去不善。外別無求善之要。易言之。去不善與求善者。但有消極與積極之差別而已。更無求善之必要在也。此說或有譏爲消極。但伊川本認人性善。則率性而動。自無不善。是故明言閑邪卽存誠功夫。去惡卽求善功夫。曰：「閑邪卽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閑邪存誠功夫。不外居敬二字。居敬爲伊川竭力提唱之字。故一究其義焉。

伊川謂嚴其容貌。整其思慮。內外相待。可得生敬。敬者。主一而在得中。內外相待。直其內部。以爲根本。若內部已直。則天理自明。曰：「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九卷下十六居敬是閑邪之法。得爲閑邪。自然得遂存誠。三者相待。其功可奏云。去惡卽爲善。爲善卽去惡。假門作譬。「不出卽入」云。王陽明說「爲善去惡是格物」可作參考。伊川曰「敬是閑邪之

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卽是惡。志惡卽是善。卷十九 五丁閑邪存誠。二而一也。敬以直內。最爲切要之方。故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若人能凝持敬功夫。則克已自行。意必固我之四者自絕。曰「敬則無已可克。學者始則須絕四。」卷十六 一丁若塞邪念。則不但心之純一而已。動作亦自然莊嚴整肅。自無非僻之奸。得合於正理矣。卷十六 十一丁心存誠敬。威儀自然嚴肅。致敬亦不可不自威儀嚴肅入手。曰「嚴威嚴格。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卷十六 三丁 十七丁敬以直內。則心自有主。雜念不起。能虛。自然無非僻之心。每起一事必敬。則事可以專一。是所謂主一無適。故不爲雜念妄想所妨也。此道簡易。常人亦能爲之。敬事爲吾人最要之業。凡不守本分。不專職務。卽不敬事也。伊川之持敬說。豈就區區動作而作。乃言人生一切行爲。皆須持敬而成也。卷十六 九丁

第七章 程學後繼

第一節 謝上蔡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因號上蔡。從明道學。初以記問爲學。該博自負。對明道舉

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記憶何多。可謂玩物喪志。」上蔡聞之。汗流浹背。因止記誦之學。大事涵養。元豐八年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上殿。召對。上蔡修養大。到嘗學於伊川。別一年復見。伊川問其進學。曰：「但去得一矜字耳。」伊川曰：「何故？」曰：「點檢病痛。盡在此處。」伊川嘆曰：「此所謂切問近思者也。」著有論語說。及朱子所編謝上蔡語錄三卷。上蔡雖受二程之薰陶。然其學。得自明道者多。受簡易直達之講學法。更雜以禪學。故朱子屢謂上蔡之語入禪。嘗云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上蔡嘗與胡文定書云。儒之異於禪者。正在下學之處。顏子之工夫。真百世之軌範也。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二三十年不覺虛過矣。據此其學風可知。所以爲張橫渠陸象山之先驅也。

上蔡承明道仁說。爲已說根本。明道說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名天地生生之大德爲仁。上蔡以心爲仁。以仁爲活者。嘗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

加功焉。」上語錄又示仁與天理之關係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上語錄先天道德論至此益明。人之爲德行。非有求於他也。唯天理之當然而已。上蔡以心爲仁。以仁爲天理。然亦以孟子之言爲基礎。夫天理人欲之說。古來唱者甚多。爲宋明儒者致力之所。上蔡有云：「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卻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卷上語錄從良心而動。卽純天理也。天理依吾人之良心發表。最爲適宜。故又謂天理卽良心。上蔡雖以禪學雜於程學。然辨儒佛之別甚詳。至其修爲工夫。則循下學上達之序。不敢失之放逸。其戒名利。勤持敬。常使一心。惺惺炯炯。故謂得透名利之關。卽是小歇之處。藉窮理功夫。至此方可望入聖域。敬是常惺惺。以心齋爲法。故在儒家中。爲簡易直截之爲學法。

第二節 楊龜山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號龜山。

宋仁宗皇祐五年乙卯西紀一三五年卒享年八十三

以師體見明道於穎昌。明道喜甚。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沒。又見伊川于洛。龜山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龜山與遊定夫俱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張橫渠著西銘。龜山疑其近于兼愛。與伊川往復辯論。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由是浸淫經書。推廣師說。始仕州郡。有治績。召爲侍講。多所進言。伊川自洛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龜山上蔡不變。卒諡文靖。著有龜山集三十五卷。三經義辯語錄。龜山之哲學。與明道同爲氣一元論。言天地唯一氣。宇宙之千態萬狀。不外一氣之離合聚散。張橫渠之宇宙論。亦與此相似。一元氣爲宇宙之本體。有生滅變化者。現象而已。故觀生死。猶如水之凍釋。龜山以儒教之性說。比之佛教。謂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耶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卽孟子之言性善是也。性善可謂探其本。善惡混者。乃是於善惡已萌處看。蓋王荊公不知云。若從龜山之說。則孟子就本言。楊雄就末言。二者無所矛盾也。而龜山之性善說。觀此評論可知。龜山言以格物致知。乃得修齊治平之知識。而行之以誠。此卽合大

學中庸之教。立一家之見者也。其大要有云。『自修身推而至于平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啓學其他論述尙多。大抵承二程子之餘論而已。

第三節 呂藍田

呂大臨。字與叔。京兆藍田人。號藍田。學於張橫渠。奉其說極篤。橫渠沒。歸大程子。藍田謝上蔡游廣平楊龜山。並稱程門四先生。藍田本以防檢窮索爲學。明道語之以識仁。且令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藍田默識心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始藍田博覽羣書。能文章。至是涵養益粹。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藍田尤通禮。獨居之時。猶儼然獨坐。涵養其德。元祐中。爲大學博士。卒時年四十七。有藍田文集二十八卷。詩說一卷。大學說一卷。中庸說一卷。克己銘與未發問答。雖甚節易。然足窮其造詣。

藍田之性說。與張橫渠程伊川相同。立本然氣質兩性。氣稟有強弱。蔽有淺深。故有賢

愚若自理言。聖愚不同。嘗曰。性一也。流行之方。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譬有三人於此。皆一目。別色之時。若一人居廣都之中。則三人所見之昏明各異。非目有不同。隨其所居。蔽有淺深耳。此說甚爲巧妙。

藍田之修爲功夫。在存未發中之心狀。故說中字。如來自中庸及孟子之良心章。且藍田之釋良心。與他人不同。嘗謂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人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謂此乎。此心自正。非待人而後正也。蓋言使良心作用清明。以接事物耳。故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若令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之失守。其意亦可知矣。此實所以開羅豫章李延平。靜中涵養之學風也。

第四節 胡五峯

(一) 略傳

胡宏。字仁仲。號五峯。崇安人。胡定文之季子。有志大道。嘗見龜山於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荆門。胡定文爲一世碩學。五峯能傳家學。優游衡山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

張南軒師事之。著有胡子知言五卷。百子全書中收朱子評語一卷。胡知言及附錄。五峰之哲學。觀此可知。又有詩文集五卷。皇紀八十卷。五峰易外傳五卷。

(二) 倫理說 心性論

五峰以心裁事物。爲無生無死。言雖未備。宛如釋家之靈魂不滅說。故朱子張南軒皆以此語病之。然胡子所謂心無生死一語。非輪迴說也。若作說輪迴說。則幼稚矣。胡子之所謂心。指虛靈知覺之性而言。既指虛靈知覺之性。則比之形體而論。得言無生無滅矣。性無生死。張橫渠亦已言之。何獨非胡子。胡子所說之性。卽子思所謂天命之性。爲天下大本。萬理之樞紐。則所謂性者。其義至廣至大。真可謂之宇宙之根本原理。有此然後天地人倫得立。故其說性。特用專語焉。曰

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類指一理而言之爾。未有

見天命之全體者也。胡子知言卷四二丁右

此處所謂世儒。指孟荀揚雄等。五峰所見。與三子所見。範圍大異。何則。五峰指具萬理者謂之性。以評先儒。指一理之謂性故也。且先儒以相對之善惡論性。胡子則以絕對

之至善論之。遂至大異。作問答如下。「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惡乎哉。或又曰。何謂也。曰。某聞之先君子。胡文定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某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也。胡言

疑義五 此處所謂先君子之言。可知文定亦以性爲絕對至善。超絕善惡之形狀者矣。然則胡子之學。得自家學可知。但胡氏父子之評孟子之性善說。不無有異議之點。今略示胡子之大意。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武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同也。曰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於今賴焉。胡言此乃說性。並示性與心之關係。「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數語爲胡子之名言。胡子既以性爲天下大本。乃舉教化天下之六君子爲例。若胡子以天命卽性。性爲天下大本。而具萬理。則吾人之一舉一動。無不本於性。而性爲萬人所同具。故聖凡之別。唯賴中節與過不及。非本有善惡之分也。有論胡子之性說。與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說相同。是未知胡子者也。胡告

二子之思想。雖甚酷肖。然有相異處。朱子嘗評告子之說。謂近世蘇東坡胡文定公之說。亦如此云。

第五節 王震澤

王巖。字信伯。號震澤。福州福清人。師事程伊川。較楊龜山爲後。然龜山最重之。以爲師門後來成就者。唯信伯也。高宗召見。對曰「民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衆。則合天心。以衆之所同。固有至公之理也。又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相傳如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於聖人之心。萬善皆備」云。皆爲帝所嘉納。以著作佐郎。通判常州。尋奉祠。秦檜惡之。奪官久之。復主管台州崇道宮祠。震澤樸實簡默。未嘗著書。垂老乃作論語集解。未成而卒。震澤爲伊川晚年之門人。與明道之學風。多所相似。震澤傳至陸景瑞。景瑞傳至林茂軒。遂至陸象山。蓋震澤亦程學之粹者也。

第六節 羅豫章

羅從彥。字仲素。號豫章。南劍人。

北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西紀後一三五年生南
宋高宗紹興五年乙卯西紀後一三五年卒享年

四十 以事師吳儀。崇寧初見龜山於將樂。汗流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身云。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之九四爻。曰「伊川之說甚善」。豫章卽嚮裏糧往洛見伊川。歸從龜山久。建炎四年授博羅主簿。官滿入羅浮山靜坐。平生嚴毅清苦。在楊門獨得其傳。世之嗜好泊如也。淳祐七年賜文質。楊龜山羅豫章李誕平稱南劍三先生。著有豫章文集十六卷。春秋指歸。台衡要語。中庸說。春秋毛詩語孟之解。豫章雖學於伊川。龜山吳儀然於學理。未見多所發明。而其操存涵養之深。不恥爲楊門之人。豫章之學。一傳至延平而遂。再傳至晦翁而大。

第七節 李延平

李侗。字愿中。號延平。南劍人。哲宗元祐三年癸未西紀一四一六三年辛亥年七十一學於羅豫章。豫章不知於世。獨延平冥心是契。退而屏居。謝絕世故者四十餘年。篋瓢屢空。怡然自適。以孝友稱。延平得程學之實。驗之於日常行爲。故無新說。不著書。爲文可傳者絕少。可窺其大意者。唯朱子語類大全中語。及朱子所編之延平問答而已。延平承孟子之夜氣說。以存夜氣爲涵養法。嘗謂常有此心。勿爲事勝。欲慮非僻之念。卽不自作。

孟子有夜氣說。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之處。着力於涵養之處。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
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云。問延平夜氣者。夜深人靜。一切邪念妄欲。息滅之時。指與心境相
伴之氣也。卽良心作用。最清明之時也。若不論晝夜。能作存此夜氣功夫。則非僻之念
不起。不爲外事所勝矣。延平之釋疑也。必賴靜坐。靜坐而直覺。而實得之者。則在日常
行爲之間。所以近禪而不落虛空也。又謂大率有可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天理必明
察。當見着力於日用處。端緒在勉之而已。且延平之明察天理。人倫爲直覺。而其判別
正理凝滯。亦爲達觀。嘗云大率吾輩之主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澄然之時。綽然一見。
會心之處。便是正理。若生疑。卽恐凝滯耳。凡百事物。不冀勉強行之。常求有灑然冰解
之處。其教化門人。亦先令靜坐。體察大本未發以前之氣象。以達灑然之境。故謂聖門
之傳中庸也。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餘策。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是一篇之
指要。若徒記誦。則又奚爲。必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其爲一物。不違心
目之間。然後擴充。往往無所不通。庶幾可謂中庸。問延平延平又有靜坐說。自周末秦漢
以下。未見有靜坐說。宋儒始作之。故默坐澄心。爲宋儒涵養法之一。其主意雖與老莊

異。然非老禪之影響而何。凡思索微妙深邃之理。自當默坐澄心。老禪本有此法。宋儒取之。亦勢所然也。延平之修養法。最重靜坐。朱子嘗謂李先生之教人也。大抵令於靜坐中。體認大本未發時之氣象。此乃楊龜山門下相傳之旨訣也。又謂李先生之意。只是要學者於靜中得箇主宰存養之處。延平修爲之眼目。在先體認大本未發時之氣象。達灑然之境。故先以默坐澄心爲要件。易言之。第一先遂根本上之大覺大悟。然後應事接物也。故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而已。若真有所見。則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延平令門人終日靜坐一室。不雜一語者。欲確立體認天理之大本也。晦庵陽明亦取澄心。然未如延平之甚。朱子以居敬二字代靜坐。陽明說靜坐及事上練磨。朱子受延平之影響。亦以默坐澄心。樹立大本爲學法。朱子二十四歲時。見李延平。聽其說。覺從來徒爲空闊之言。以自快之弊。遂執弟子禮。延平及得晦庵。頗嘉其才。與友人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我黨鮮有師弟契合之狀。可以想見。延平聞晦庵之說。曰子雖得如斯懸空理會許多道理。而面前之事。卻不理會。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之間。着實做工夫處。

便自見得。前學部通辨朱子之得自延平者。在根本上之涵養。故觀晦庵之學風。其說玄妙之理。過於周邵張程。然能有所依憑篤守。循序而進。

李子之初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爲何如。久之。知天下之大本。真在於此。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是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變化。然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大之自天地之所以高厚。細之自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致經訓微言。日用小物。玩之於此。無不得其中。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學說雖無特傳之處。而得程學之粹。以成己之涵養。遙爲朱子樹立學基。其功亦非淺鮮。延平少時。豪勇夜醉。常馳馬數里歸。後涵養成時。則爲徐緩。雖行一二里。亦常委蛇緩步。從容如在室中。琢磨之功也。在鄉時與常人無異。鄉人但言延平爲善人。而延平亦不與人語。待問方說耳。不著書。不作文。頽然若一田夫野老。此卽李子之所以爲李子之也。

第八章 天學派之哲學

第一節 司馬溫公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後封溫國公。由是稱溫公。

宋真宗天禧三年己未。西紀一零一九年。生。宋哲宗元祐元年。

兩本。四紀一零八六
年。本。李。年。六。十。零。八。六。

幼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溫公以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破甕一事。即可於幼時卜之。歷仕仁宗。英宗。神宗。皆被信任。屢參國政。多所補益。溫公常患歷代史乘之繁。人主不能偏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續其書。至神宗元豐七年成。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公之作此書。閱十九年乃成。蓋一生精力之所注也。溫公極力排斥安石之新法。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罷青苗法。復常法。是時天子虛己以聽。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蘇生。卒贈大師。諡文正。溫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未嘗妄語。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著有司馬文正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老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註揚子法言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水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卷。潛虛一卷。溫公易傳三卷。

溫公之潛虛。擬楊雄之太玄而作。以示其哲學也。大要謂萬物皆祖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辯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質之具。性者神之賦。名者事之分。行者人之務。命者時之遇。虛潛溫公之所謂虛。卽楊子之所謂玄。觀溫公之潛虛。猶如見楊子之太玄。故謂玄以準易。虛以擬玄。溫公疑孟子著疑孟。尊楊子。已爲世人所異。况又擬太玄而作潛虛。雖欲不疑。其可得耶。溫公之性說。與楊子同。所謂性者。生時所具資質之意。「性辨」論斷孟荀楊韓四子。故讀之不少發明。嘗謂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遺其本實。夫性者。人受之於天。以生者也。善惡必兼而有之。猶如陰陽。是故雖聖不能無惡。雖愚不能無善。所受多少則殊。善至多。惡至少。爲聖。惡至多。善至少。爲愚。善惡相半。則爲中人云。此其要旨也。溫公爲一代名相。立旋乾轉坤之功。學問道德。亦卓絕一世。文章之業。尙屬餘緒。史筆亦蔚然自成一家。

第二節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永豐人。

宋真宗景德四年丁未西紀一零七二年卒享年六十六仁宗時拜右

熙寧五年壬子西紀一零七二年卒享年六十六

仁宗時拜右

熙寧五年壬子西紀一零七二年卒享年六十六

正言知制誥。有所感於時事。上朋黨論。轉爲參知政事。預定策。英宗初年。躬親政事。太后垂簾聽政。修與二三大臣佐兩宮。鎮撫天下。後爲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太師。諡文忠。修在朝不避正言。身任衆怨。至白首謗訕不止。然卒不汚。年六十。以論政不合。固請致仕。出處進退。不愧君子。修初在翰林時。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好學不倦。效法春秋。撰五代史。蘇軾序其文云。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著有五代史。歐陽文忠公全集。修之人性論。詳見答李詡第二書。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六性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爲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其論性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修之意若是。按中西古今之思想史。必有如修之以研究爲無益者。然亦足証當時性說之盛。歐陽修爲純儒之政治家。絕無釋老之見。參雜其間。修之本

論最足見其自任。本論慨釋道之蔓延而作。言異端邪說之入人心。全由缺乏根本上之修養。故與韓愈原道篇並稱。修在宋代學術界中。爲一代之太宗。當時性理學者。大受修之攻擊而不能避也。

第三節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安人。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四月一日生。神宗元祐元年丙寅四月一日卒。年六十六。善文。

才學兼備。登進士第。知常州。後以知制誥在京糾察刑獄。神宗卽位。爲翰林學士。兼侍讀。拜參知政事。旣而頒行新法。天下騷然。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江陵府。又爲吏部尙書。再爲參知政事。罷封於荊。哲宗立。加司空。未幾卒。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王安石之政治文學。皆占重要地位。哲學史上則不然。著有王介甫文集。王荊公詩集。其他有易義二十卷。詩經新義三十卷。禮記要義二卷。介甫之性說。乃選孟荀揚韓四子而成一家之說。其大要。則歸孔子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詳細可觀原性篇及性情辨。今掇其大性如左。

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然五行非太極性者。五常之太極。然五常不可謂之性。此卽所

以異於韓子也。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唯惡。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生利害。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而性不可以善惡言。此卽所以與孟荀異也。

孟子說性善。然人不能無怨毒忿戾之心。荀子說性惡。然人不能無惻隱之心。安石難之。遂曰諸子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又曰『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安石在四子之外。別立一說。性不可以善惡言。有情然後善惡形。示性與情之關係。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存於於者。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見於行者。情也。性者。情之性。情者。性之用。故曰性情一也。性情之相須。猶如弓矢之相待爲用。若夫善惡。猶如中不中云。此不可謂之性情相須說乎。性情辨。乃反對李翱等所唱性善情惡說而作。其要旨似劉向之性情相應說。而尤詳密。故宜名之曰性情一致說。性情相須說。善惡則唯以中節過不及分之。不言本有善惡。唯曰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詳言之。楊子言性中本有善惡二物。安石言善惡唯致發動後。始能決定。楊子與安石之性說。說明法上。類似之點甚多。而根本上則不然。不可混同也。

安石又駁當時之性說。嘗謂世之論性善情惡者。徒識性情之名。不知性情之實。彼曰性善。無他。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他。是見天下之人。以此七者。流入於惡。未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物而後動。動當於理則聖賢。不當於理則小人。彼徒見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所累。遂入於惡。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不察情之發於外。爲外物所感。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安石此論。明瞭簡潔。痛駁李翱之性善情惡說。安石之說。與劉向楊雄之性說相似。然有相異處。不可不辨。探安石之說。與方今心理學者之性解。最爲相合。

第四節 蘇東坡

蘇軾。字子瞻。洵之子。

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西紀一零三六年生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西紀一零一年卒享年六十六

博通經史。好

讀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於禮部。主司歐陽修。得東坡之刑賞忠孝之至論。驚喜。欲擢爲多士冠。猶疑其客曾鞏所爲。置第二。復對策。入三等。人以爲榮。仁宗見東坡兄弟之對策。喜曰「吾爲子孫得二宰相。」英宗召試。使直史館。神宗朝。以與王安

石議不合。遂轉仕於外。嘗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知於宣仁后及哲宗。爲禮部尙書兼翰林侍讀。因讒被貶。卒於常州。東坡爲一代文豪。忠言讜論。不願身害。凜乎大節。有使後人興感者。喜禪。深達之。著有蘇氏易傳九卷。或爲十卷東坡七集百十卷。蘇東坡之性說。略同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說」。故朱晦庵亦評告子之性說曰：「近世蘇東坡胡文定公之說。蓋如此。」胡五峯之性說。亦與此略同。可知其說爲古來所唱道。尙行於宋代也。蘇氏之說。大抵批評孟揚韓愈時發。故可分構成及批評二部。東坡嘗於蘇氏易傳中。駁孟子之性善說云。陰陽交生物。道與物接生善。物生陰陽隱。善立道不見。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見一陰一陽章及津逮秘書此卽東坡辯析善與性之本也。蘇氏之論。以孟子之性善語。作性卽善解。比之不同之「易之道」與「繼之者善也」。而立者也。但孟子非謂性卽善。乃言人性之作用。善而非惡。自善惡之標準。形容性之作用。謂之善耳。以火言之。非謂火卽熱也。自冷熱上言火熱而已。東坡之論。誤解孟子自立一說。但東坡謂性。初無善惡。若與孟子性善較。則孟子不免有見火之熱。以爲火卽熱矣。東坡又於「韓愈論」中。駁愈之性情之說。愈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爲性。

分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爲情。東坡非之。辨明有喜怒哀懼。而後有仁義禮樂。東坡又於楊雄論中。駁韓愈之混同才性。誤釋性字。愈之所謂情者。當東坡之所謂性。

東坡更就善惡。述其所見曰

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皆出乎性也而已。愈韓

東坡之性說。與楊雄之說。相似而少異。今觀此節。立論益見酷似告子。揚雄之性善惡混同說。乃謂善惡二元素。雜處性中。東坡則不然。謂性中無善惡。有性情。然後有善惡耳。此實二人性說之異點也。東坡又示善惡之標準。曰

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因將卽其所樂而行之。孰知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

說不已。疎哉。

東坡之性說。可謂告子性說之進化物。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湍水之譬喻。食色性也。等語。幾全爲東坡所移用。東坡於文章節義。雖有所長。而於哲學。終非張程諸子之比。然其詩文中。往往有如宇宙觀者在。赤壁賦有云。「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其自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精究之。益覺其味無窮也。比之世之彫蟲篆刻之士。有雲泥之差。餘如禪學之深邃思索。一繙東坡之禪喜集。居士分燈錄等。卽知。

(乙) 南宋哲學

第一章 總論

高宗建炎元年。遷都臨安。謂之南宋。屢受金元侵略。國運漸衰。國論亦分和戰二派。互

相軋轢。雖一時頓呈旺盛之象。然亦不外災厄之餘波而已。至其學術。雖有祖述北宋諸家之迹。然如朱子之於闡微傳播。竭北宋諸家。幾無其匹。故欲窮兩宋之學術者。宜致力於朱子。且朱陸二子。耀映千古。陳同甫之事功。另呈異彩。其他諸子。或旗幟不明。或繼承朱陸。比之北宋諸家。不無有寂寥之感。純文學。雖亦不及北宋之盛。而王十朋、呂祖謙、陳亮、朱熹、葉適等。執一時之文柄。及宋之末葉。節義之士。有文天祥、謝枋得等。一讀其文。皆有立起儒夫之概。

第二章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朗。小字曰二五。晦庵。晦翁。雲谷老人。滄洲病叟。遜翁等。皆其別號也。其居號武夷精舍。考亭。滄洲精舍等。徽州婺源人。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西紀一一年一三零年壬午宗慶元六年庚申西紀一二年零丁未就學於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年二十二。登進士第。二十四。始見李延平。聽其說。覺從來徒爲空濶之言。以自快。不動着實之弊。遂執弟子禮。朱子之得洛學之正統者。實始於此。孝宗卽位初。求直言。朱子上封事。言不可與金和。當時宰相湯思退等主和議。與朱子不合。遂誅之。五十九歲。更上封事論事。孝宗見之。大爲感

動。敍朱子於秘閣修撰。光宗朝。出知潭州。寧宗卽位。及趙汝愚執政。再召之。是時韓侂胄恃定策之功。頗擅恣。朱子至朝。直言之。以是忤旨。四十六日而罷。反對者乘之。目朱子之學爲僞學。沈繼祖。胡紘。劉德秀等。共相讒之。前之僞黨。至此又變爲逆黨。謂之慶元黨禍。然朱子泰然自若。講學不輟。卒諡文。贈中大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進封信國公。後改徽國公。著書之主要者。有學庸論孟集註二十六卷。論孟或問三十四卷。中庸輯略一卷。論孟精義律改要義又改集義三十四卷。易本義十二卷。易學啓蒙四卷。詩集傳八卷。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家禮五卷。孝經刊撰一卷。西銘解義一卷。太極圖說解一卷。通書解二卷。正蒙解二卷。伊洛淵源錄明楊十四卷。近思錄呂東萊十四卷。小學六卷。資治通鑑綱目六十卷。韓文考異十卷。楚辭集註四卷。同後語四卷。後人編纂朱子諸作。有朱子集文百二十一卷。朱子語類大全宋百四十一卷。朱子全書清五十二卷。年御纂六十六卷。簡單者如朱子書節要二十卷。朱子學的二卷。光地等編

朱子綱羅古來諸家之思想。爲已說之資料。舉其顯著者言之。遠如孔子之仁。子思之誠。孟子之仁義說。近如周子之太極圖說。小程子之理氣二元論。居敬窮理說。張子之

心性說。邵子之先天易說。諸家之學。一經朱子之手。始有詳細之說明。其間又多融然契合。觀此。則朱子之才力可知矣。朱子以儒教爲基。而於發揮儒教精神之際。則自盛行當時之釋道諸書中。採其適當之專門語。以說明之。絕不顧忌。此乃朱子能作適應時勢之說。所以儒教益臻隆盛也。朱子之爲學。不但取先人之說。收爲自家藥籠中之物而已。或發先人之緒。或明先人未見之理。故朱子不但爲宋代學說之集大成者。實爲中興儒教之人也。

第二節 學說

第一款 太極及理氣二元論

朱子之純正哲學。多得自周濂溪程伊川。伊川之理氣二元論。至朱子更趨精密。今先考其理氣關係。

朱子曰：「所謂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性理大全又說理氣之先後。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

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挂搭處。」朱子說類卷一

以上數語。朱子顯然于理氣二物。分別先後。分作二物說。故名之曰理氣二元論。爲朱子哲學之特徵。朱子又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朱子說類卷一若從此語。則理氣之性質及其作用。可以知矣。朱子更就人類萬物之發生。詳說理氣之性質及其作用曰。

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卻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艸木禽獸。其生地。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出一個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淨潔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

以上數語。示理氣二物性質之相異。一考理氣之表現於現象界。則理卽萬物所具之性也。若就人類言。則爲仁義禮智信。氣爲水火木金土。曰「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

仁義禮智。」此處曰金木水火而不曰土者。以土爲其他四行所通有也。曰仁義禮智而不曰信者。亦以信爲其他四者所通具也。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仁義禮智信曰五常。五行爲發生萬物之五元素。卽古今通用之元素說也。朱子之理氣說。已得其大概。今當一觀其太極與理氣之關係。太極一語。有易繫辭上傳。及周濂溪之太極圖說。朱子之太極濂大都依周子之太極圖說而成。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語類卷一。又曰：「太極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曰太極」同上。可知太極卽理。理卽太極。蓋分析研究宇宙間一切現象。其存於終局者。太極而已。所謂太極者。唯一絕對之謂。然言理必與氣相對。故太極與理。同體異名。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談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語類卷一。此示理爲究極。天地以前之本源也。故此理卽太極。於是以朱子之理氣說。比之易及周濂溪之太極圖說。則朱子之所謂理。當濂溪之所謂太極。朱子之所謂氣。當濂溪之所謂陰陽兩儀。然只是朱子由理氣二元論。解決太極濂說。當濂溪說太極時。不如朱子之辨明理氣也。

萬物生於太極之說。已略述之矣。然而太極與萬物之關係。更有研究之必要。今按朱子之說。可分爲二。一曰萬物體統一太極。二曰萬物各具一太極。是也。今由宇宙萬物。皆生於太極之說研究之。合而言之。統於一太極也。明矣。故朱子謂萬物體統於一太極。朱子又自個個萬物立論。則謂物物各具一太極。按太極從一面說。爲唯一。自他面說。則其數與萬物同。故朱子曰。『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體統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學的上六十八朱子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之說。不免啓世人之疑竇。有難之者。朱子答曰。『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凌奪。』周子全書朱熹著按朱子之意。太極爲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之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但此處所謂「一物天理完具」者。乃言人類禽獸草木等共通普遍之理。禽獸之所以爲禽獸之理。草木之所以爲草木之理。無不一致也。朱子謂萬物咸自理氣。故除萬物共通之理。別無特殊之理。共通普遍之理。名之曰太極。故生萬物各具一太極之說。一問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曰

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朱子全集卷四十九月之譬喻。與陳幾叟之「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同。陳北溪嘗於性理字義。示萬物各具一太極之說。謂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爲萬萬小塊。亦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爲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可供參攷。觀此譬喻。則太極唯一。其數與萬物相等之疑團。可以冰釋矣。易言之。太極者。一卽萬。卽萬一也。唯依說明法之不同。異其分合而已。理則無異也。

朱子欲自理氣二元。解釋宇宙萬物。故其立說。至爲繳妙。此卽理同氣殊說也。所謂自理言。則萬物皆同。無毫末之差。何則。萬物各具同一之理也。然則萬物之相。何不同若是。曰。此乃氣之正偏清濁。有以致之。凡有聖賢。凡愚禽獸。艸木之別者。全自氣稟觀察之結果也。清正者爲人。偏濁者爲禽獸。艸木。若氣無正偏清濁。皆屬於一。則所謂千差萬別之物。無由生。而爲一大物體矣。而天地自然之理。不能如是也。發展之際。必有精粗昏明之差。故生無數品類。蓋太極獨立自存。無始無終。超越因果原則。故其本源。究討無由。若知宇宙無窮無際。則已足矣。何事討究爲。故宇宙間一切現象。自此太極。循

此原則。必然發生者也。而此現象界。新陳代謝。變化無窮。永無邊際。此乃中國古來之普通思想也。

第二款 性說

朱子之性說。乃繼張橫渠程伊川二子之說而發展之者。分人性爲「本然之性」地天與「氣質之性」曰

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

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朱子語類大全性說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

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上同以理言之。則無不合。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上同

按以上數語。可見天地之性。理也。氣質之性。以氣爲主。而雜之以理者也。程朱謂「性卽理也。」就天地之性而言。朱子又示天命性道理心情之關係。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用也。心者情性之主也。」又示性與情之關係。曰「性者。心之所具之理。情者。性感於物而動者也。」又示命與性之關係。曰「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

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上學的又解心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道與理之關係，則曰：「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性與生之別，則曰：「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上同「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性卽理也。」按以上數節，天命性道理心情之關係，可得知矣。朱子於哲學上已立理氣二重之二元論。性說亦立本然氣質兩性，更於氣質中立清濁二元，故可謂之二重之二元倫理說。蓋本然之性得自理，雖清而氣質之性得自氣，不免有精粗清濁。且人於理，雖具仁義禮智信五德，當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發動之時，有得正者，有不得正者，故生善惡賢愚之別。中節者正也，善也，天理也。過不及者邪也，惡也，人欲也。以之與朱子之宇宙說較，則不但知小宇宙與大宇宙之關係，且知朱子之哲學倫理學，有不拔之根，而可互相融通也。

第三節 結論

朱子之天地萬物生成論，乃集古來之普通思想而大成之者。如「天地始初，混沌未

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渣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事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礙得硬。等語。今之地文學之新說。亦不過如是。又謂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一而非一。二而非二。又如一氣發展。而爲五行之序等。皆大有可觀。鬼神說亦承古說。得自程張者尤多。實際道德。則詳說五倫五常。爲學功夫。則細論格物致知。居敬窮理。詢可謂宋學之集大成者矣。

第四節 朱子後繼

第一款 蔡西山

蔡元定。字季通。建之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代經世。張氏正蒙授西山。曰「此孔子之正脈也。」西山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西山質正焉。慶元初年。韓侂胄禁僞學。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其徒

氣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西山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郡縣捕甚急。西山毅然上道。朱子與從遊者送別蕭寺。座客感歎。有泣下者。朱子視西山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履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脚爲流血。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或謂宜謝生徒。西山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之舊物。」閱三日。卒於貶所。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諡文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星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西山從朱子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西山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謂：「造化微妙。唯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西山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原而流。聞者莫不興起。西山爲朱子之股肱。以身殉道者也。父子兄弟。皆有功於朱子之學。律呂象數。爲西山所長。其於哲學。未有獨得之見。而當時禁止僞學。亦可由西山而

略見一斑。

第二款 蔡九峯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蔡西山之季子。號九峯。

宋孝宗乾道三年庚寅西紀一一三零年

卒年六十四當世名卿。物色求訪不就。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師事朱子。朱子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求門下生之可託者。遂以屬九峯。洪範之教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者。嘗曰：「成吾書者沈也。」九峯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衆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慶元禮僞學之論興。西山遠謫春陵。九峯徒步數千里。以從。山川風物。悲涼悽愴。居者率不能堪。九峯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悅。不幸西山歿。貶所。九峯復徒步歸。年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卒諡文正。著有書集傳六卷。其說本出朱熹。然與朱熹頗有異同。蔡氏家學之影響也。祖望曰：「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蓋九峯篤學而有氣節者也。

禮三款 黃勉齋

黃幹字直卿。閩縣人。受業於朱熹。自見朱熹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勉齋當金軍南侵。盡粹於國事者多。以承護郎卒。諡文肅。先是朱子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篇屬勉齋。朱子病革時。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勉齋。手書與決。勉齋持心喪三年。著有經解及勉齋文集。朱子之門。雖能者不乏。然有體用於學。而明正其師說者。其惟勉齋乎。勉齋之學。一本師說。而於大學中庸等。頗有可觀。

第四款 陳北溪

(上) 略傳

陳淳字安卿。號北溪。龍溪人。

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癸酉西紀一一一五年生。寧宗嘉定十年丁丑西紀一二一七年卒。享年六十五。 學

於朱子。朱子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別後十年。復往見朱子。陳其所得。朱子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凡三月。而朱子卒。北溪追思師訓。益勵郡守以下。皆禮重之。嘉定九年。寓於嚴陵。守鄭之悌。鄭氏率僚屬。延北溪講學。郡庠。授廸門郎。著有論語口義。孟子口義。大學口義。中庸口義。詩禮女學。性理字義詳講。此書共二卷。就性理學上之專門語。加以系統之說明。以便通讀。為讀程朱派性理字義所不

可缺之良書。又有筠谷所聞。漱口所聞。金山所聞。其子槃編次其文爲文集五十卷。

(中) 學說

陳北溪之性理字義詳解。極爲細密。文亦冗漫。不能全錄。今略舉其要點如左。

其論命。則謂命猶如命。如尊命台命之類。天不言。則做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似分付命令。命有二義。以理言。以氣言。其實理不外氣。蓋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是氣必有主宰之者。卽理是也。天命卽天道流行。賦於物者也。就元亨利貞之理言之。謂之天道。就此道之流行。賦與物者言之。謂之天命。氣亦有二種。一說貧富貴賤壽夭禍福。此就受氣之短長厚薄不齊上立論。是命分之命也。他如孟子所謂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之命也。一「命」。此就稟氣之清濁不齊上立論。說人之智愚賢否。

又論性。則謂性卽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在天爲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生從心。具是理於心。方謂之性云。其他說述。雖亦詳密。然大要不出朱子。

北溪釋心較朱子更爲完備。謂心乃一身之主。人之四肢運動。手之持足之履。飢思食。渴思飲。夏思葛。冬思裘。皆是此心爲之主。今如心恙底人。只是此心爲邪氣所乘。內無主宰。所以日用之間。飲食動作。昏失常度。與常人異。理氣都喪。只空有箇氣。往來於脈息之間。未絕而已。大抵人得天地之理爲性。得天地之氣爲體。合理於氣。方成箇心。箇之有虛靈知覺。便是所以爲身之主宰。然箇之虛靈知覺。有發於理者。有發於氣者。又不同云。

其論性情之關係。則曰。性與情相對。情者。性之動也。心在裏面。未發動底是性。觸着事物。便發動出來。底是情。寂然不動底是性。感而遂動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其大目。則爲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

其說才。則謂才是才質才能。才質猶如言才料質幹。是以體言。才能是會做事的。同只一件事。有人會發揮。有人全不去發揮。便是才不同。是以用言。孟子所謂非才之罪。皆把才做善底物。他只是從其性善大本發來。便都見一般。要說得全備。須如伊川之一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惡。論方盡。

(下) 結論

北溪以祖述朱學。排斥陸學爲己任。其爲嚴陵鄭氏開講之時。陸象山之學大盛。北溪歎其學問無原。全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北溪乃明道學體統。師友淵源。用功節目。讀書次序。四篇。以示學者。稱之嚴陵講義。所說不無有失當之處。然其尊重師說之志。則不可及。觀其一身所論。往往闡明朱子未發之理。蓋堅守閎義。理必窮其原之師訓也。可謂朱子之忠臣矣。

第三章 陸象山

第一節 略傳

陸象山。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父名賀。字道卿。有六子。子彊。子儀。庸齋。梭山。復齋。象山是也。象山宋高宗紹興九年己未西紀一三九一年卒享年五十四天資豪邁。容儀端莊。十三歲時。讀古書。見釋宇宙二字。忽大悟。長志文武。遂成一家。十六歲時。讀三國六朝史。有所感而講武道。乾道八年。登進士第。爲考官呂萊所識。淳熙二年。呂祖謙約象山及

其季兄復齋。與朱熹會於信州鵝湖寺。共吐蘊蓄。會者皆一世碩儒。鵝湖之會。以朱陸論難聞於世。二者之辯。起自朱陸學風之不同。往鵝湖途中。復齋先賦所感。誹朱熹潛心註釋。象山亦有「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句。論難數日不決。後朱熹與象山之交情益篤。而學術上之差異。終未見調和。往復論難。未嘗或息。象山之學。知於世。從遊者甚多。光宗紹熙二年。除知荆門軍。翌年卒。賜諡文安。著有象山全集。遺著三卷。語錄二卷。附年譜一卷。都三十六卷。又有明聶良杞編之陸象山輯要。象山之學說。來自明道伊川。謝上蔡林竹軒張無垢。與朱熹同承二程之學。然朱熹以伊川爲主。象山則以明道爲主。但象山非徒事堅守師說。故能成一家之學。

第二節 學說

第一款 朱陸折衝

朱陸二氏之於哲學上之折衝。起自周子之太極圖說。初象山之兄梭山。以爲太極圖說。非周濂溪之作。何則。周子之遺書中。無無極之字。若爲周子之作。亦必成於少年時代。作通書時。已知其說之非而去之矣。且易有太極。而無無極二字。言太極已足。何又

言無極。此卽周子之所以改無極二字云。朱熹以爲無極而太極一語全爲周子真說。且信不苟周子少時與晚年確爲不易之論。不以梭山之見爲然。並示無極而太極一語不可缺一字。象山承梭山之論更進數步。前朱熹覆梭山書有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不足爲萬物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不能爲萬化之根本。象山駁之。以示朱熹之說之非。象山謂極中也。無極云者猶如言無中云。又辨無極二字不可加於太極之上。朱熹對之則謂諸儒雖有解極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訓之曰中。極者至極耳。象山又論無極二字出於老子。且曰「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又曰「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用二名以解極。倫理政治之最後標準則曰中。哲學之普遍原則則曰理。遂示倫理原則與宇宙原則可以一致。朱熹則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着無極二字以明之。又云極至極也。是純從哲學上以太極爲萬化之根本也。可參
宋

陸二民
之遺書

第二欸 心卽理說

陸象山平生標榜之語爲「心卽理」「明本心」「立其大者」等。「其大者」卽指理。不外「心卽理」之理。則明其具此理之本心。與「立大」無異。「本心」及「立大」等語。遍見遺書。心卽理一語。在象山全集卷十一與李宰書。象山十三歲時。見古書解宇宙二字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象山讀之。大悟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天地窮際之疑。至此冰釋。而其所得。尙不止此。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與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上。至千百世下。有聖人出焉。此心亦莫不同也。」象山全集卷三十 六六丁右年譜他日象山開導學者。亦多言宇宙二字。示吾心與宇宙之關係。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浮現心內之現象。卽宇宙之現象。起於宇宙內之現象。卽心內之現象。故云。「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宇宙卽吾心。吾心卽宇宙。而吾所具之理。及吾心所有之理。卽宇宙之理。與往古今來。東過南北。聖人所具之心。所有之理相同。其所以特舉聖人者。欲以不迷不溺無垢之心表出之耳。故吾心卽千

古之心。其所具之理。亦卽千古之理。若有此心。則常有此理。理不能離心而獨存。故當悟心卽理。象山之心卽理說。在十三歲時。已具根柢。象山之宇宙觀。亦由此而知。象山之言宇宙。雖極簡單。不得知其詳。若更按其真意所在。則宇宙無極際也。萬物於其間。消長變化。新陳代謝。秩序井然。人爲萬物之靈。又爲宇宙之中樞。故吾心卽宇宙之心。宇宙之心卽吾心。夫吾心者。卽亘千古相同之心也。東西古今同具之心也。非區區一人之私心。亦非偶然一時之心也。故可謂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若悟此心。此理。亘千古而不變。可知象山之真意矣。且象山之說宇宙與吾心之關係。全就理言。非就形氣說。卽由理之同一。而謂吾心卽宇宙也。

象山論說頗多。而其學說之精髓。則爲心卽理。具此精髓。然後簡易直截。以實踐爲主之學風。可得而成。陽明尊士象山。祖述其說。其致力之點。亦在心卽理說。象山之爲學。由此。象山之功過。亦全在此。心卽理者。心理也。或理心也之意。易言之。卽備理於心。或理備於心。或理可求之於心。或心外無理。諸義皆同。大之則宇宙萬物之理備於心。小之則人倫百行之標準備於心。做吾人務求不失本心。象山嘗曰。『此理在宇宙間。未

嘗有所隱遁。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順此理而無私焉耳。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極。安得私而不順此理哉。」卷十一與朱濟道書又曰：「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地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誠知此理。當無彼己之私。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卷十一與吳子嗣又曰：「宇宙之間。典常之照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卷三十二則以學文篇又贊易語曰：「塞宇宙一理耳。上古聖人。先覺此理。故其王天下也。仰見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禽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卷十五與吳南平書又曰：「塞天地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者矣。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卷十二與趙詠道書然則象山以理爲宇宙之原則。政法道德。亦循此則。若從此說。則理已充塞於宇宙之間。何能存於人心。欲明其所以存於人心。則象山之所謂心。當一加考察焉。天理備於心者。卽心所以能爲百行之標準也。然其所謂心。非常能作標準用。故象山特言本心。或良知良能。以示與邪心私心有別。心固一也。而其作用。不能常正。或陷於邪。不能常公。或流於私。公正者。心之本能。邪欲者。由

於外物。今象山所謂心卽理之心。指本心。卽良知。非就邪心私心而言。曰「此理本天所以與我。非由外鑠我。明得此理。卽是主宰。眞能爲主。則分物不能移。邪說不能惑。」
卷一與曾
宅之書 此示吾人先天有理。爲天所賦。若其理顯存。則能爲主宰。以拒外物之陷溺。
曰「心一理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略中「仁卽此心也。此理也。」卷一與曾
宅之書 此數語最足明示心與理之關係。孔子之所謂仁。卽此理。固有於人心者也。象山又以良知良能說本心。曰「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上同此自孟子之良心說說起。示良心爲我所固有。而本心卽理之所具。徵之以上諸說。可知理備於心。象山名之曰心。卽理云。若從象山之觀察法。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是宇宙。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可見遍在宇宙之理。不外心而已矣。象山又謂萬物皆備於我。只要明理。
錄解 可知宇宙之原則與倫理之原則相通。

第三款 性說

象山之人性論。奉孟子之性善說。曰「見到孟子性善處。方是見得盡。」十卷三十四
二

可知其取舍矣。又曰「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本心無有不善。吾未嘗不以其本心望之。」卷十一十七但又言氣稟之有等差。曰「俗人中氣質。又有厚薄輕重大小。」卷十九與董元錫書子思似分人之氣稟。爲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如詳論工夫。批評釋道皆頗有可觀。

第三節 朱陸二派之異同

(一) 象山之學。簡易直截。以便於實用。爲其特徵。當時學風。繁衍叢脞。不便實用。晦庵一派之特徵。適與象山相反。

(二) 晦庵重卽物究理。象山說心卽理。重唯心。所以陸王之學。名之曰心學。

(三) 庵晦以六經爲金科玉律。以註六經爲畢生事業。象山則曰「非我註六經。六經皆我註脚。」又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卷三十四「或謂陸先生

云。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吾何註六經。」卷三十六六

(四) 晦庵重經驗究理。屬於歸納。故學者或有力量不足。或有支離滅裂之傾向。象山爲演繹。有直覺頓悟之風。疑作禪者甚多。陽明竭力辨明象山之學。與禪不

同。

(五) 象山以德行爲先。學問次之。晦庵則謂當自學問入德行。晦庵曾作書與學者云：「陸子靜專以尊德性誨人。故遊其門者多踐履之士。然於道問學處缺了。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故遊某之門者。踐履多不及之。」四卷七十三

錄 蓋陸子稱頌以實踐導人之結果也。

(六) 晦庵謂學必於聖賢書求聖賢之遺意。修身之法。必自小進大。自洒掃應對。依次始得達聖人之域。象山則謂拘泥於文字之末。屈身於禮儀法則之中。不過殘害其天資。學問之道。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古人之文字。而在其精神。又謂必以形跡觀人。則不足知人。必以形跡繩人。不足以教人。

(七) 按當時學風。學理益趨精微。實行愈爲疏迂。辯論益臻繁脞。道義愈覺頹廢。實有不忍言者。然晦庵無此弊。象山目睹此狀。嘆曰：「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古之學者以養心。今之學者以病心。古之學者以成事。今之學者以敗事。古人皆實學。後人未免議論辭說之累。」故象山之學說。至簡至易。以期便

於實用亦當然之趨勢也。

(八) 朱陸二子之特徵。不特其性質不同而已。學說及家學亦有助以成之。梭山復齋之學風。無不直截簡易。

第四節 陸氏後繼

陸氏之學。比之程朱。其門派固不甚廣。然其簡易實用之學。頗爲時人所稱尙。故入象山之門者。常有百餘人。而使象山巍然自成一家者。非門下諸士。實爲明之王陽明其人耳。今唯就陸子門下最著者三人。錄之如左。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號慈湖。

南宋高宗紹興十一年辛酉。西紀一二二六年。卒享年八十六。嘗反

觀天地萬物。通爲一體。覺非心外之事。陸象山至富陽。與慈湖會。屢作本心之問答。座以待旦。質明納拜。遂稱弟子。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瞳瞳欲曉之時。灑然如物之脫去。此心益明。覺日月酬應。不能無礙。沈思數日。偶觸一事。始悟變化云爲之旨。交錯萬變。虛明寂然。其後歷任諸官而卒。諡文元。著有甲藁乙藁冠記昏記喪禮家祭記釋菜禮記。已易啓蔽等書。已易足以表明其哲學。

慈湖之學。泛濫夾雜。引象山入禪。遂爲極端之唯心說。然其事業。間有可觀者。全祖望曰：「壞象山教者實慈湖。然慈湖之言。不可盡信。而行則可師。」適評也。象山有慈湖。猶如陽明之有龍溪。皆承師說而失之過高。附儒以禪也。慈湖以我爲中心。其贊易語曰：「天地我之天地。變化吾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唯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隕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無際而非量。天者。我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無內外。貫通無異殊。慈湖慈湖恃此觀法。觀察天地萬物。消長變化。己身之外。不認天地之變。一已事業之外。不認天地之化育。故爲極端之唯心說。又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我心外物。此非與一萬物唯一心。心外無別法」之說相似乎。慈湖之得自釋氏者。蓋非淺鮮。而奉象山之教。馳騁過高者。亦未有如慈湖之甚。慈湖之宇宙觀。過涉高虛。而其平生之踐履。一無瑕玷。如處閨

門如對大賓。高年亦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與託虛禪以放逸為事者不可同日論也。

袁燮號絜齋。以忠信篤實為旨。曰：「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也。心者

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踐。直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

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宋元學案卷七十五「道不遠本心。即道

二道。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同上蓋學象山。稍趨平實。而有規矩

者也。

舒璘為象山門下憂國之士。視民之疾苦。猶如己之疾苦。其立言亦多平實。與事業有

關。然云：「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除。志慮所關。莫非至

善。」與權大防書按此語可見其得自象山矣。

沈炳亦受象山踐履之教。而平實者也。學說雖無特殊之處。亦以奇氣知於世。

第四章 獨立派 道學者外編 具論見者

第一節 陳龍川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號龍川。與朱子友善。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力學著書者十年。每見空疎隨人身後而談性命者。嗤之以爲灰埃。又非拘泥於王霸義利之別。力排程朱理氣性命之學。故陳子之學。名之功利派。又稱浙學派。平生喜任豪俠。屢下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唯推王通。後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一夕暴平。謚文毅。著有龍川文集三十卷。陳龍川文鈔。三國紀年。陳子之學風。以實用經濟爲主。排斥性理之學。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異同。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辟面盎背。則於諸儒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故所望於陳子者。不當以闡微之業。而在斥迂疎貴功實也。夫以天理人欲。非王霸之分。又以徒自拘泥時代而爲輕重。彼王此霸者爲妄。卓然具一家之見。詢足稱也。王霸義利之辨。豈可因時代而分。況王霸之別。封建郡縣之異。爲社會進步上不可免之物。輕重彼此。豈理之所宜。嘗曰。『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此其得之淺者。不過』

如枯木死灰。得之深者。亦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復』朱元陳子之言。不外熱誠之餘。世人滔滔然以理氣心性之說。互相誇耀。龍川獨自抗之。非有松柏後凋之節。焉得至此。

第二節 葉水心

葉適。字正則。號水心。永嘉人。

宋高宗紹興二十年庚午西紀一一一五年辛未生寧宗嘉定十六年癸未西紀一一二二年卒享年七十四官至

知建康府。兼治江制置使。晚年奉祠。凡十三年而卒。諡忠定。著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習學記言五十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全祖望論曰。『赤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宋元學案卷五十四蓋水心批評古人。與他人不同。晦庵象山沒後。南宋學術界。分爲朱陸二派。水心獨於其間。自成一家。成鼎足之勢。可謂雄矣。但水心長於文辭。弟子多流於詞章。水心疑議之處。不一而足。其論孔子之道。統以爲曾子不得其傳。曰。『世以曾子爲能傳。而予以爲不能。予豈欲與曾子辨哉。不本諸古人之源流。而以淺心狹志自爲窺測者。學者之患也。』此言顯然與程朱相反。又誹周張二程之學。曰。『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

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於佛老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大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網緼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於十翼。以爲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啟教後學。於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尙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觀此可見水心之於性理學者之意矣。又疑古來道統之說。曰「嗚呼。道果止於孟子而遂絕耶。其果至是而復傳耶。」韓愈謂「孟軻死。不得其傳。」以繼承千載不傳之道。統自翼。而如水心者。則謂道不止於孟子。今人不學而已。又疑中庸曰「漢人雖稱中庸子思所著。今以其書考之。疑不專出子思。」疑中庸之作者。不獨水心一人。此乃不達觀中庸之失。又曰「國語非左氏所爲。」其他如疑管子。詆老子。非劉向之五行傳。古今百家之作。批評殆盡。

第三節 張南軒

張栻字敬夫。一字樂齋。號南軒。

高宗紹興三年癸丑四紀一一八零年卒享年四十八

廣漢

人。遷於衡陽。父浚。故承相魏國公。諡忠獻。張浚有易解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之

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南軒從胡五峯問程氏學。五峯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指告之。南軒退而思。若有得也。爲吏部郎。兼侍講。召對。所言者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折僥倖。屏讒諛等。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南軒有公輔之望。卒時世皆惜之。嘉泰中賜諡宣。著有論語解十卷。孟子詳說十七卷。經義考曰未見癸巳孟子說七卷等。

南軒之性說。與二程及張橫渠之說相似。洋洋洒洒。多所發明。曰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不有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施。而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性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

此語自宇宙發展之本源。說人性之所以善。又示人與物之所以不同。宋儒大抵有儒佛之辨。按其所辨。或在宇宙。或在倫理。或在修爲功夫。比之隋唐以前

諸儒精微遠甚。但宋學在大體上。與大乘佛教有類似處。故雖達精微。而不明之處尙多。南軒嘗有問答如左。曰

問爲佛學者。言人當常存此心。今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曰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爲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矣。收其放則公理存。故子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知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今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私自利。此其不知天之故也。

儒釋之修爲功夫。頗爲類似。而觀其公私。與有爲無爲之差。則大異焉。宋儒修爲功夫。於後人極有補益。南軒早沒。而其學德冠絕儕輩。功夫亦飛尋常可比。其大要曰。「理義固須玩索。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又曰。「力貴乎壯。功夫貴乎密。若不密。雖勝于暫。終不能持於久。」又曰。「

主一之功。艱難曲折甚多。要耐苦辛。長遠勿舍。則寔有味。皆實得之言。非徒事臆測者也。又有持敬窮理之說。求仁之說。南軒又云。「學者徇名忘實。此真可憂。」大要在存天理之微。矯氣質之偏。南軒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徒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按理學界中。湖南一派。在當時爲最盛。然大端發露。無從容不迫氣象。自南軒出。而與考亭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語之過者。裁之歸於平正。南軒似明道。晦庵似伊川。南軒四十八而卒。其學德之盛如此。則其資性之超羣可知。

第四節 呂東萊

呂祖謙。字伯恭。諡成。其居曰東萊。因以爲號。

宋高宗紹興七年丁巳四紀一一一三七年
生孝宗淳熙八年辛酉四紀一一一八一年

本享年四十五年與朱晦庵、張南軒友善。叙秘書郎。病時。遷著作郎。以主管明道宮而卒。平生篤學。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尤達家政。纖悉委曲。皆足爲後世法。全謝山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陸學也。呂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同各三先
先書院記著有東萊左氏博

議二十五卷。東萊左氏春秋傳說二十卷。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皇朝文鑑百五十卷。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古周易書考定書說近思錄朱熹同編。官箴辨忘錄。歐陽公本末。觀以上諸書。呂氏之熟達左傳可知。呂氏兼取朱陸。無所撰擇。道高德重。不恥與朱陸爲伍。但呂氏長於歷史文章。哲學尙在其次。唯如麗澤講義。可資實踐道德者甚多。

第五章 程朱學派

第一節 魏鶴山

魏了翁。字華文。號鶴山。邛州蒲江人。宋孝宗淳熙五年戊酉。嘉熙元年丁酉。西紀一二三七年。卒。享年六十。

慶元五年。登進士第。累官至權工部侍郎。與宰相史彌遠不合。被貶。史彌遠死。以權禮部尙書還朝。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史彌遠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卒贈大師。諡文靖。著有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鶴山全集百九卷。經外雜鈔古今。魏鶴山與真西山並稱。鶴山之卓犖。爲西山依門傍戶所不能及。宋史有云。『鶴山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

「鶴山在蜀十七年。或以鶴山爲輔廣門人。但鶴山全集有云。『開禧中。余始識漢卿於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言語文字。每過余。相與熟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又曰。『亡友輔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所許與。』鶴山初志於學也。從范雙流與子薛符溪（絳）及至中原。始與李燔輔廣爲友。故鶴山之學。得自數人。其歸趨雖屬朱子。然與胡五峰之言。稍有相類者。鶴山之哲學。往往有類荒誕。邵子之哲學。亦有此感。然似荒誕者。反爲鶴山獨得之處。其說心一節有云。『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地之神明。爲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輔山此言雖如未備。而其唯心說。約略可見。與邵子之說。『先天之學心法』相髣髴。象山之門。有楊慈湖。又有與此相似之宇宙觀。鶴山之修爲功夫。爲實驗結果。最爲特殊。鶴山乃卓犖之士。故其修爲法。亦自有不同之處。曰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

終勿貳。曷嘗以老少爲銳惰。窮達爲榮悴。文辭之士。有虛矯恃氣之習。方其年盛氣強。位重志得。往往以所能眩世。歲愒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文辭衷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盛年之比。房記鶴山之志氣雄壯。觀此一節可知。且其所論。有益於吾人者甚多。其說養心之法。則曰。「聖賢言寡欲矣。未嘗無欲也。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後謂欲未必惡。全由如何導之而已。又謂人物之生也。有剛柔。於是有善惡。志有所守。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生生不窮。如是則可變化氣質。愚亦明。柔亦剛。雖引爲聖賢可也。餘如說持敬正心養心。說鬼神。嘗記神廟曰。「古之聖賢知之。故一死生。通微顯。昭昭于天地之間。生爲賢知。沒爲明神。安有今昔存亡之間。」卽此可見一斑。

第二節 眞西山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建州浦城人。宋寧宗淳熙五年戊戌西紀一一七八年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官至參知政事而卒。諡文忠。在朝不滿十年。而奏疏達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遊宦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

交頌。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時大儒之書。皆禁絕之。西山晚出。概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著有四書集篇二十六卷。文章正宗二十卷。同續集二十卷。西山甲乙彙。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西山政訓。西山題跋等。西山之性說。全拾程朱餘瀝。然其演衍之也。亦復自具一種特徵。其要曰。「仁義禮智。信性。古人謂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道。古人亦謂之五常。以性之體而言。則曰仁義禮智信。以性之用而言。則曰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實則一而已。天下豈有性外之理哉。」惟理大全卷三十一丁此語雖甚簡約。然足見西山倫理說之要旨。其修爲法。則在端莊靜一。涵養知德。是亦本伊川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語。有問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答曰。「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敬。而言。蓋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宋元學案卷八十一又示積聚經驗。遂有省悟之機。「問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省悟。」曰。「正如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功。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氣一以貫之。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着力。到此如炊

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着分毫之力。」上同此卽演衍朱子格知說之主旨也。又謂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收放心卽養德性。不是二事。學問思辨。乃窮理功夫。其他爲忠信說。鬼神說。仁說。敬說。頗有實得之迹。

西山與鶴山之學。同出朱子。然鶴山識力橫絕。西山依門傍戶。而於學術界中。魏真二氏。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缺一不能獨舉。西山之學。信奉程朱過甚。而其功夫。內省簡約。行之實際。直能與韓琦。范仲淹並肩。

第二篇 元朝哲學

第一章 總論

自鐵木真爲蒙古大汗。西紀一三零六年至世祖奇握溫忽必烈滅南宋止。凡七十二年。自世祖承正統。至元之滅亡。西紀一三六八年共八十八年。在此短時期中。元代之無特殊學術。亦不足怪。然自南遷以後。南有宋。北有金元。時間甚長。何則。金主阿骨打之稱帝號。先於宋室南渡十二年。當徽宗之政和五年。其亡若在理宗之端平元年。則有百十九年。故自金之開國至元之滅亡。實共二百五十三年。金元二朝。各乘宋室之衰。崛起北陲。侵略中原。得暫駐足。然本北狄武勇。洵可稱文物則不足。故其學術。繼承宋代之遺物而已。宋朝學術之入元。在宋理宗嘉熙二年。當元太宗十年。有元之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延宋之趙復爲師。因趙復得宋之學者數十人。又蒐集周張二程等遺書至燕京。及趙復還。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配食二程。張。楊。遊。朱等六人。元之有儒學。蓋自此始。故元代之儒學。賴趙復佈道。得許衡。劉因。姚樞。姚燧。吳澄。陳靜明。金履祥。趙偕。鄭玉等。金元之純文學。則另呈異彩。金有韓昉。吳激。馬定國。宇文虛中。李純甫。楊雲翼。趙秉文。雷淵。

元好問等。猶以元好問稱東坡以後第一人。元則有趙孟頫、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馬祖常、薩都刺、楊維禎等。小說戲曲之發達。爲元代文學之特徵。小說之起源。遠在先秦。而其發達。則在元朝。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廂記、琵琶記。四大奇書。後世金瓶梅。西遊記。出。乃配水滸傳。三國演義。而爲四大奇書。由是觀之。元代學術之盛。其最有精彩者。小說戲曲而已。

第二章 朱子學派

第一節 許魯齋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號魯齋。宋寧宗嘉定二年己酉。一、二、零九年。生元世宗。至元十八年辛巳。西紀一、二、八一年。卒享年七十三。嘗從日遊者。見尙書疏義。請就宿手抄以歸。既避難徂徠山。始得王弼之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之易義。而後發。其言行往往有卓越常人者。人亦稍稍從之。後訪姚樞於蘇門。得伊洛新安遺書。乃還。謂其徒曰：「昔日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率棄前日所學。從事小學之洒掃應對。以爲進學之基。」衆皆曰：唯。遂相與講誦。諸生出入唯謹。客至。見之惻然動念。世祖忽必烈卽位。授國子祭酒。至元二年。以安童

爲右丞相。使魯齋輔之。八年擢爲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三年定授時新曆。卒贈司徒諡文正。著有許魯齋集六卷。許魯齋全集七卷。許魯齋先生心法一卷等。魯齋以實踐爲主。故雖有宇宙論三才論等。率皆祖述程朱。其躬行實踐諸說。有益於吾人者甚多。『凡事一一省察。不欲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止持敬大略也。』

道者

『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義在。不由自己

底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上同『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然胡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

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天地間須大着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

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

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人而不自得也。何

欣戚之有。』上同

魯齋三易其師。訪姚樞得程朱之遺書。而姚樞學於趙復。故魯齋當屬程朱一派。時元忽必烈治世。武運隆昌。而魯齋深知於世祖。稍得行道之機。且自任亦甚重。嘗奮然曰。『綱常不可亡。有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故拉亂離之中。毅然以

振興綱常爲己任。嘗曰：「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務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爲主，商買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全書卷二 十五丁此言出於實驗，頗爲確切。陽明痛非之，以爲有誤後進，但許魯齋之深意所在，固足取也。

第二節 劉靜修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

至宋理宗淳祐四年甲辰西紀一二九三年卒享年四十五靜修視

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後於趙漢江復得周程張朱邵呂之

書，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元十九年，詔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二十八年，以集

賢學士嘉議大夫召，固辭不就。帝曰：「古之所謂不召之臣者，其斯人之徒與？」卒諡

文靖。

元史本傳及宋元學案卷九十一

著有靜修文集。

元代學界，可屈指者，唯許魯齋、劉靜修、吳草廬三人。草廬後起，故魯齋靜修乃元賴以立國者。二子之中，魯齋之功尤大。數十年間，彬彬號稱名卿大夫者，皆出其門。於是國

人始知有聖賢之學。靜修享年不久。所及不遠。然不但能繼承宋學而已。抑且持身高潔。道亦由之而尊。陶宗儀之輟耕錄有云。「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眞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先生不受集賢之命。或有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二子之爲人。於此可見。一讀靜修上宰相方。亦可知其自重矣。其辨君臣之義一節有云。「凡吾人之所以得如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所賜也。是以凡吾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自萬古而不可易。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又示不自徒貪高名。反中庸之道。其說雖屬存舊。而得全君子之節焉。

第二章 朱陸調和派

第一節 吳草廬

吳澄。字幼清。號草廬。撫州崇仁人。

理宗淳祐九年己酉。元統元年癸酉。西紀一三三三年。卒。享年八十五。

二十。應鄉試。越五年而元革命。程鉅夫求賢江南。起草廬至京師。以母老辭歸。至大元年。召爲司業。英宗卽位。遷翰林學士。泰定元年。爲經筵講官。卒。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

著有五經纂言、草廬精語、吳文正集、道德真經注、草廬之理氣論有云。

自未有天地之前。至既有天地之後。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本只是一氣。分而言之。則曰陰陽。又就陰陽中細分之。則爲五行。五行卽二氣。二氣卽一氣。氣之所以能如此者。何也。以理爲之主宰也。理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只是爲氣之主宰者。卽是無理外之氣。亦無氣外之理。人得天地之氣而成形。有此氣卽有此理。所有之理。謂之性。此理在天地。則元亨利貞是也。其在人而爲性。則仁義禮智是也。草廬精語

草廬又以理氣較之老子之有無曰

其無字是說有字。有字是說氣字。

又有天理人欲之辨。曰「主于天理則堅。徇于人欲則柔。堅者。凡世間利害禍福。富貴貧賤。舉不足以移易其心。柔則外物之誘。僅如毫毛。而心已爲之動矣。」上同

吳子嘗論讀書法曰。所貴乎讀書者。欲其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欲存此心而已。此心之不存。此理之不明。而口聖賢之言。其與街談巷議。塗歌里謠等之爲無益。

草廬講究聖經賢傳之方針。於此可見。草廬爲程徽庵之門人。朱晦庵之四傳。陸象山

之私淑也。故嘗與學者論朱陸之學。謂朱子於問學之功居多。陸子則主尊德性。問學不本德性。則其弊必徧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云。議者遂以吳子爲陸氏學派。不如許魯齋之崇信朱子。此亦不知朱陸者也。吳子不云。『朱陸門師之爲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至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可見吳子之對朱陸二子之態度矣。

第二節 鄭師山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覃思六經。尤邃春秋。絕意仕進。勤于教學。門人受業者甚衆。師山構書院以處焉。以文章名。至正十四年。除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師山疾辭不起。十七年爲明兵拘。不屈。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而死。著有周易纂註、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師山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周太子之極圖說。與張橫渠之西銘。並稱宋代雙璧。若比較而研究之。其味無窮。令師山自理氣二面譬比之焉。其說曰

太極圖說西銘。其斯道之本源與。太極之說。是卽理以明氣。西銘之作。是卽氣以明理。太極之生陰陽。陰陽之生五行。豈有理外之氣。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豈有氣外之理。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於理氣之外哉。二書之言雖約。而天地萬物無不備矣。跋太極圖說西銘

此種見解。非熟玩周張二子之說。不能至此。欲讀二書者。宜參考此說。

師山本折衷朱陸二子。故對於二子之評論。亦自穩當。曰「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達道。豈有不同者。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唯求其所以異。江東派朱子之指江西。派陸子則曰。此怪說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

離之說也。此豈善學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才高獨得之妙也。二家之說。又各不能無弊。陸子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頽隋萎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蓋學者之流弊耳。陸子蓋當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則毀陸。黨陸則非朱。師山立於兩者之間。作公平之說。欲一洗學界之弊。師山爲陸象山之五傳。朱晦翁之續傳也。吳草廬嘗調和朱陸。師山繼之。

然草廬多右陸。師山則右朱。此其所以不同也。師山處亂離之世。窮悲極慘。讀其傳不禁尚有同情之淚焉。而師山志望遠大。不以身之不幸爲憂戚。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內。不在高虛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無媿於古之人矣。」師山行狀又曰：「士君子在天地間。惟去處爲一大事。故觀其出處之節。而人之賢否可知。然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有不可避者。聽其在天而已。」送徐推官序此外示其操守之言尙多。師山既有斯志。貴賤貧富。何足介意哉。

第四章 陸學派

第一節 趙寶降

趙偕。字子永。慈溪人。號寶降。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萬象森羅。渾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曰：「道在是矣。何他求爲。」遂隱於大寶山之麓。其鄉之秀。烏本良輩皆從之。或勸之仕。曰：「吾故宋宗子也。非不欲仕。但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雖處木林。時有憂世之色。元之亂也。方國珍據浙東。逼寶降仕。不起。著有寶雲堂集二卷。又名文

華集。

夫以靜坐涵養為教者。嘗一見之李延平。今寶峰又有靜坐之說。比之延平。如愈近禪。

曰「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散失。宜靜坐以安之。」業示

伯奇清泰之妙境。得道之效果也。而復守之以靜坐。按先賢靜坐之說。能止騷擾。使思

索行動。愈趨深重。然往往耽溺於此。遂失磨練之機。不能動靜一貫。非正功夫也。寶峰

得其旨於慈湖之遺書。故其學以靜虛為主。接遠禪門。此乃慈湖之餘習。非陸學之正

宗也。然寶峰之操行。亦自有可師處。且人之出處進退。非精通時事者。不易可否。乃寶

峯自以宋宗子之義為重。見時勢之非。靜退不仕。亦可稱矣。如示慈溪令陳文昭之治

縣校。宜十餘條。說德治之要。政治教育之見解。於此可見。又謂「萬物有存亡。道心無

生死。」題修「人無固必自然安。有意於安便不安。人無動靜自然閒。有意於閒便不

閒。」安閒觀此可見其思想之一班。

第二節 陳靜明

陳苑。字立大。江西上饒人。號靜明。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西紀一三零。卒。享年七十五。文宗至順元年庚午西紀一三三。卒。享年七十五。

得陸象山書讀之。遂得其旨。是時科舉方用朱子之學。聞靜明說者。譏非之。毀短之。尤甚者。求中傷之。而不顧。而靜明誓以一洗訓詁支離之習。從之遊者。往往有所省悟。由是始知陸氏之學。其高弟曰祝蕃、李存、舒衍、吳謙。稱江東四先生。著有易書詩春秋孝經論語等。各有論說。

靜明生平。剛方正大。於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強禦無所畏。奸慝無所逃。浮沈里巷之間。而毅然以明古道爲己任。雖困苦終身。而猶拳拳於學術異同之辨。無十金之產。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人之所是。不苟是也。人之所非。不苟非也。按陸氏之學。流於浙東。而江右反衰。許衡趙復。唱朱子之學於北方。士人但知有朱熹。然非眞知朱熹也。獨靜明能興起於殘編斷簡之中。寶峯應之。草廬吳子。調停於朱陸之間。師山自陸入朱。靜明寶峯。固守陸氏之學。陸學之傳說。賴以繼焉。

第三篇 明朝哲學

第一章 總論

明太祖講文武並用之策。廣徵老儒。集遺書。講道德。修治術。登庸天下之才。以經術爲先。奎運爲之大開。然世儒多汲汲於舉子之業。哲學未見勃興。至英宗之世。薛瑄、吳與弼、胡居仁等相繼起。祖述程朱之學。或朝或野。各行其道。而開前人未發之徑者。未有也。及陳獻章、王守仁出。學術始入精微。宗獻章者。謂之江門派。宗守仁者。謂之姚江派。學說皆有可觀。守仁爲明代哲學界之巨擘。前賢未發之況。獨多。故論明代哲學時。守仁之學。最當詳述。自南宋有朱陸二子以來。學術界分爲朱陸二派。互相對峙。雖有折衷派調和於二者之間。然無燦然之彩色。時程朱日隆。陸學日微。及王守仁出。陸學之勢頓盛。足與宋子一派抗衡。此後哲學界中。分程朱陸王二派。兩相對峙。悉復舊觀。守仁以後。有羅整庵、楊晉庵、吳蘇原、劉會台等。其勢稍衰。然各自成一說。比之宋代哲學。不無有寂寞之感。但較元清二代。亦不可不謂隆昌者矣。此古來所以有宋明性理學派之稱也。明代文學。亦不可不謂極盛。一時有劉基、高啓、李夢陽、何景明、楊慎、王慎中、

唐順之、歸有光、李攀龍、王世貞等。自明代以還。科舉用八股。股者對偶也。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蘇軾已言之矣。明以前雖亦有有用之者。而儼然規定八股之格式者。則在憲宗成化以後。至近代猶沿用不止。天下有爲之士。汲汲乎從事於此。弊害之大。不可勝言。按太祖之所以重經術尊學者者。非出獎勵之意。要在網羅天下俊傑。使潛心於煩瑣之業。無復有談國家經綸之餘暇耳。明朝二百七十餘年間。默守此風。未嘗稍衰。清廷襲其故智。籠絡俊傑於圖書之間。故自由研究。爲之束縛。亦非偶然也。當此之時。陽明蹶起一方。發揮其特殊之思想。頗足多矣。

第二章 草木子

(一) 略傳

葉子奇。字世傑。號草木子。又號靜齋。括蒼龍泉人。明太祖時。出仕爲巴陵郡主簿。著有草木子。按其自序。洪武十一年春。因祭事得罪郡吏。連株被逮。幽憂於獄。恐一旦身先朝露。與草木同腐。心焉悲之。乃思虞卿以窮愁著書。左丘以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以腐刑。厥有史記。是皆因憤難。以摭其思志。庶幾能記空名於天地之間。囿中獨坐。閑而

無事遇有所得。卽書之。日積月累。因號曰草木子云。嗚呼。人生之遇不遇。不足論矣。甚至身在囹圄之中。歎與草木同腐。不亦悲乎。草木子有八篇。曰管窺。觀物。原道。鈞玄。克謹。雜制。談藪。雜俎。篇。前四篇爲哲學倫理。後四篇則爲簡單之史論。

(二) 自然哲學

草木子之自然哲學。多似宋儒爲氣一元論。言五行之最先者爲水。與古代希臘哲學者之水爲萬物原素之說相類。

天始惟一氣爾。莊子所謂溟滓之自然是也。計其所先。莫先於水。水中滓濁。歷歲既久。積而成土。水土震蕩。漸加凝聚。水落土出。遂成山川。故山形有波浪之勢焉。於是土之剛者成石。而金生爲土之柔者生木。而火生焉。五行既具。迺生萬物。萬物化生。而變化無窮焉。管窺

地球創生之說。雖在今日。猶有異議。而自氣體爲液體。漸次凝結。遂成現在之狀態。萬物生焉之說。幾成定論。而草木子仍爲五元素說。其生成之序。可推想而知。所說未臻精密也。

(三) 倫理說

草木子之於倫理。未有明顯之新說。但於評隲古來諸家之際。稍示已見而已。其語古來聖賢傳統之要曰。

堯舜傳心以中。周孔論易以元。武箕作範以極。孔曾傳道以一。思孟語德以誠。皆聖賢講道會要之總名。所以爲傳心之典也。原道篇

此語雖簡。亦能發要。非精究斯道者。不能至此。其形容道之語。亦極見精妙。

高不可貶。卑不可抗。道有定體也。語不能顯。默不能藏。道無定形也。原道篇

道有定體。而無定形。卽世人所以論道有常恆與變遷之異。今之論道德者。有唱千古不變。有唱時變。要皆觀察點之不同。有以致之。又示天人感應之妙曰。

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是致中之功效也。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致和之功效也。原道篇

是卽演繹中庸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意者也。其聯結人之心氣。與天地心氣。稍有過粗之失。讀者遇之。難得立言者之真意。

孔門問仁。夫子答之各不同。雖各因其材而篤焉。正夫子之泛應曲當處。用各不同。所謂貫也。然仁乃仁體之一歟。原道篇

孔子之仁。至大至廣。不能一言以盡之。然其說仁也。散見論語。縹緲而難把握。有望龍於雲間之感。此外評論古聖先賢之學說甚多。往往有精到之見。今錄其數節如左。

莊子曰。道在秕稗。在五礫。在屎溺。每況愈下。蓋以道無乎不在也。鈞注造化無全

功。巧其音者拙其羽。豐其實者嗇其花。上或問浩然之氣。答曰。一片花飛滅却春。

蓋言浩然是無虧缺時也。上孟子夜氣之說。是水靜而清時。浩然之氣。是水盛而

大時。上

觀此數節。草木子精思之迹。歷然可徵。草木子。雜家也。八篇之名。自宇宙萬物之發生。以至心性人倫。文如古今。儒釋道諸子百家之評論。所論極廣。有謂「葉先生營道於古。役志事微。著書數萬言。觀天文地法。鬼神屈伸之故。禮樂用備之體。陰陽順逆之度。天人交與之徵。卉木蟲魚之候。器象沿革之制。農桑術技之末。幽幻玄怪之迹。窮蒼委巷謠譎之語。搜冥拾頤」云。此語稍似溢美。然書中所論。涉及古今學說。經傳釋道。多

引用南北兩宋諸大家語。尤以邵康節張橫渠之言爲最。則其思想之趨向。約畧可知。

第二章 吳康齋

吳與弼字子傅。號康齋。撫州崇仁人。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西紀一四六六年。享年七十九。宗成化五年己丑。西紀一四六六年。享年七十九。

十九歲至京師。從楊文定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康齋之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苦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康齋謂「婁諒確實。楊傑純雅。周文勇邁」。蓋皆當時先輩。可以景慕者也。平時雨中披篲笠。負耒耜。與諸生並耕談學。歸則解犁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讒辨。康齋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康齋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英宗召之。康齋見時勢之非。不仕。潔然高蹈。得全其節。康齋嘗稱李延平不止。性質言行。亦有類延平者。康齋之學。純屬程朱。雖無新得之說。而於踐履之道。頗有精到處。世之所以推重康齋。亦全在此。齋康之矯正性僻。變而爲溫和者。尙已在二十歲時矣。其後功夫漸熟。遂能到灑然從容之境。其間實得之言。頗有裨益吾人。

之處。其示聖門大體之爲學法曰「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何以舍是哉。」存天理。去人欲之說。爲宋明儒者所同唱。無朱陸之別也。吳子之作此語。可謂洞見肝要矣。又示平日之修養法曰「食後坐東牕。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餘如「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屢有逆境。皆順而處。」「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動搖。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等語。讀之。可見其用心之精微。

第四章 辭敬軒

辭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

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四紀一三九二年生。英宋天順八年甲申。西紀一四六四年卒。享年七十三。

講習濂洛諸書。嘆曰「此學問正路也。」因盡棄舊學。復授監察御史。手錄性情大全。讀之。遇有所得。即便劄記。先力行而後文藝。人稱爲辭夫子。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言救人於死。一日召對便殿。上衣冠未肅。敬軒凝立不入。上知之。卽改衣冠。敬軒乃入。上以敬軒學行老成。甚重之。從學者甚衆。著有讀書錄。及辭子道論。敬軒爲世所尊。維持風教。與有力焉。其學以復性爲要旨。以濂洛爲正鵠。敬軒爲程朱派之實行者。

而非思索家也。從遊興起者甚多。故於傳道上功績不少。敬軒以爲理氣無先後。無無氣之理。亦無無理之氣。氣有聚散。理無聚散。更揭實行上之名言。以示成德之一班。曰「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動靜合宜者便是天理。不合宜者便是人欲。」又曰。人心一息之頃。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未有不在天理人欲。而中立者也。天理人欲之別。自理論決之。極感困難。而於實行之際。自明。惟患無去就之勇耳。敬軒嘗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常沈靜則含蓄義理。而應事有力。曰「心常主靜。物來應之。」曰「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若胸中無物。殊覺寬平快樂。至言極多。敬軒常於日常百行之中。體驗道而成德。可爲吾人之模範者也。今之學說。愈趨精密。而體驗爲德者。反寡。此馳騁理論。疏於實踐故也。敬軒曰。「功夫切要在夙夜飯食。男女衣服。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於此事事皆合天則。則道不外是矣。」切哉。

第五章 胡敬齋

胡居仁。字叔心。號敬齋。饒之餘干人。

明宣宗宣德九年甲寅西紀一四三四年生。憲宗成化二十年甲辰西紀一四八四年卒。享年五十一。

遊吳康齋之門。遂絕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於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聞歷浙。所至訪求學問之士。歸而與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爲會。敬齋嚴毅清苦。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鶉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曰居恒當以仁義潤身。註有居業錄。胡子自號敬齋。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頗有可觀。周翠渠黨謂「敬齋學之所至。深淺予雖未知。然觀君學之所向。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稍延。必日躋遠大。痛哉壽命之不永也。」蓋確評也。敬齋持敬說。亦胚胎於康齋之涵養法。故於陳白沙謂靜中養出端倪。有相似處。然敬齋以白沙之說。近於禪。屢非之。敬齋之敬說。來自程朱。愈入精微。程伊川始爲居敬窮理之說。朱晦庵承之而奏實效。爾後汲程朱之流者。皆有居敬功夫。然所唱不一。乃其說之未臻精密也。敬齋詳說持敬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居業錄非實得之人。不能至此。又言存心法。唯由持敬。曰「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矣。」觀此。可知與陳白沙之自靜中養出端倪說。

稍有不同。且敬齋不如康齋。白沙以靜坐爲修德法。嘗曰：「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弊。可知其存心法矣。」又曰：「真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之靜。」等語。有益於後學者甚大。

第六章 陳白沙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號白沙。又號石齋。明宣宗宣德三年戊申。西紀一四二八年。生。孝宗弘治十三年庚申。

西紀一五零三年。卒。享年七十三。受學於吳康齋。歸卽絕意科舉。築陽春台。靜坐其中。不出闕外者數年。

成化二年。復遊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白沙之作。驚曰：「卽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峯、章佩山等皆恨相見之晚。歸而門人益進。授翰林院檢討。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白沙曰：「先師爲石亨相好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聽選監生。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卒諡文恭。著有白沙全集、白沙要語。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爲學功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亦非空。萬感交集而

不動」之氣象。以白沙比之陽明。固不能及。然在有明一代。求與王學類似者。則舍白沙其誰。薛中離。陽明之高弟也。正得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羅一峯嘗云。「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多得自康齋之涵養法也。故出白沙之門者。多請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薰陶之功。不亦大哉。白沙主靜觀大。由斯致力。遲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由博而約。由粗而細。或以白沙之學與禪類似。不亦謬乎。

白沙之修爲法。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故先讀書靜坐。以保心體之靈明。而爲日常百行。曰。「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着一物。則有礙。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物聖賢如此。人心本體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便自開大。」與謝元吉書

「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箇端倪來。方有商量處。」觀此似類於禪。而實不然。又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與賀克恭書其非禪可知。故謂白沙似禪者。但知其外。不悉其內者也。白沙之說靜坐。欲避紛紜勞

攘會得道理耳。故曰「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學勞攘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一與林君書其他涵養之說。亦極精微。

第七章 王陽明

第一節 略傳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越之餘姚人。

明憲宗成化八年壬辰四紀一四七二年生世宗嘉靖七年戊子四紀一五二八年卒享年五十七

初溺任俠。再溺騎射。三溺辭章。四溺神仙。五溺釋氏。正德丙寅始歸聖賢之學。三十五歲上封事。下詔獄。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丞。後平南贛。汀漳。橫水。桶岡。三洞巨寇。又平寧王宸濠之亂。以功封新建伯。後世因稱王新建。文武兼備之傑士也。卒謚文成。著有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又王文成公全集十六卷。有傳習錄。聚陽明學之粹也。陽明學又號餘姚之學。姚江之學。良知之學。

第二節 學說

(一) 心即理說

王陽明謂象山之學。得孔孟真傳。承象山之簡易。直截講法學。而大成之。當作象山文

集序。詳示心卽理說。以明陸王心學之由來。其一節有曰。

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形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七陽全書卷二十六丁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十一卷一二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四卷二

陽明心卽理說之要旨。在說百行之標準。皆備於心。故但明心。求法於心云。心卽理說。詳見陸象山。今不再述。

(二) 知行合一說

陽明之知行合一。其主眼在人事。不及自然。凡於政治道德等一切人事。知善則行之。知惡則去之。所謂知者。非謂漠然朦朧幻夢之知。必爲可以直行之真知。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

己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全書上卷一六

陽明唱先天良知說。若從自然之性而動。知善必爲。知惡必去。凡徒自有。知因遇障礙。未至實行者。不得謂之真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五卷丁一知行本來合一。不可分爲二事。

知之真切篤實處。卽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卽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

行不足謂之知。四卷丁二

知行合一。聖賢之要旨也。分說知行者。唯欲完全爲一個功夫。故知行不可分爲二事。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全書卷六 二十丁

當時往往有瀟於知之探求。而忽於躬行實踐。故陽明唱知行合一說。以救此弊。不得爲之一時方便說也。知行關係論中。本以合一並進。爲精粹本義。故欲明知行合一之真義。雖以知行作二個說。畢竟爲一個功夫。故始則未融會。終則百慮必爲一致。要在真義之了解與斷行。非區區術語之辨也。程伊川有知行合一說。蘇格拉底斯亦有知行合一說。與伊川之意相似。均唱知行合一。然陽明重行爲。故其立論。出於勵行。伊川

蘇格拉底斯則重知。以有知必能行。蓋皆出於救世之精神也。今就陽明知行合一說之大要。揭之如左。以資思索。

(一) 知行合一者。知則必行之意也。(二) 知與行必同時並進。(三) 不行者。尙未真知故也。(四) 真知則必行。(五) 不行終非真知。(六) 知理想也。行實現也。知理想必實現。若不實現。乃空想耳。空想不可謂之理想。就觀念及發現言之。亦世間徒知空想家多。真知實行家少。故陽明發爲比說。(七) 知理論也。行實際也。理論之真價。全由是否適於實際而定。不適實際之理論。無價值。怠於諦視理論與實際之異者。陽明所大非也。故知行合一說。乃排斥幻想朦朧之知也。(八) 知行合一者。知行關係論之真相也。本義也。(九) 知行合一論。卽實踐之鼓舞論也。(十) 知行合一之行。不限於動作。心亦適用之。念中之爲善爲惡。亦是合一。知善惡。良知也。求善惡之標準於良知者。心卽理也。於是可全知行合一矣。

(三) 良知說

陽明歷千辛萬苦。始明良知之說。其言良知。則在二三十七歲春。至龍場。始悟格物致

知。年譜此後雖時作此論。然盛言良知。標榜致良知三字。以導世人者。則在五十歲時。

「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

全書卷「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

以後聖人而不惑者也。」全書卷八蓋良知之發見。歷盡艱難。偶遇良機。遂至徹底。良

知良心等語。皆出孟子。致良知三字。乃解太學中致知之「知」為良知而起。

陽明極言良知固有。曰「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全書卷

丁九「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卷二五「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

般。」卷九二「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卷六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

「卷二十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卷三二陽明常論良知

為先天。為普遍。毫不容後天之說於其間。今揭陽明良知論之大要如左。以作討究之

端緒。(一)良知之在人。為先天普遍。(二)萬人同性。聖愚之差。全由良知被蔽之

程度而定。故聖愚非固定。常有變化。(三)良知即所謂道。(四)良知即所謂天理。

(五)良知即所謂道心。(六)良知心之本體也。(七)良知乃未發之中。廓然太

公寂然不動之心體也。(八)良知之體。卽心之體。良知之用。卽心之用。(九)良知本自明瑩。(十)良知本非後天依經驗而得。故雖蔽昧之極。其本體不至泯滅。(十一)良知若不蔽昧常明。則人無是非之誤。故良知無誤謬。(十二)良知之體。可比之太陽。又可比之明鏡。然不足以喻其全體也。(十三)陽明之語。往往與後天良知說相類。或誤解其旨。以爲本無此物。得之後天。然後發達之者。此非陽明之本旨也。(十四)若以陽明良知說比之樹木。唯有良知之萌芽。屬諸先天。其體可逐漸發達成育。其用亦隨之而大。此亦非陽明之本旨也。(十五)陽明言良知之本體。不關其作用之有無顯微。先天完全無缺。不能增減分毫者也。故唯就良知之本體而言。無存養發達之必要。唯有勉除掩蔽本體之障礙。則其作用。逐漸強顯。得爲行爲之標準也。(十六)陽明謂良知出於先天。完全無缺。不可增減毫末。又謂良知之體用。卽心之體用。由此觀之。則心及良知之本體。成人孩提。善惡賢愚。無不皆同。陽明之斷案如此。(十七)陽明說先天之良知。猶如未全之良知。逐漸發達者然。蓋見內部先天之良知。現之外部故也。(十八)凡於宇宙之間。有精明無缺。不可增減一毫者。卽良知之本

體是也。良知之本體。卽天理。天理非精明無缺而何。天理能有分毫之增減耶。（十九）若從良知萌芽論。則未全之良知之萌芽。恃何發達。以達於完成之域。抑本有使良知之萌芽發達之素質者在。若有之。卽可謂之完備者矣。且其素質。出自內部。抑來自外部。或由內外二部而來耶。至此則不易明言之矣。而陽明言良知之體。本已完備。故無此難。（二十）天理無形無量。無大小多少之可言。天理之在人心。名之曰良知之體。故良知之體。聖愚善惡大小。無不盡同。所異者唯其作用而已。（二十一）天理之在人心。無古今無終始。自「天理卽良知」之說。及「心從天理。名之曰道心」。「良知卽道心」推之。曰天理。卽良知。詳言之。心所具之天理。卽良知也。故其體則廓然大公。寂然不動。其用則靈活者也。若唯天理。則常靜而不活動矣。

陽明又謂良知。足爲百行之標準。其言曰。「知善知惡的是良知。」全書卷三 四十二丁「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卷三 十四丁「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

卷二十 六丁良知雖萬人盡同。而其作用。則隨致良知之功夫。不能無差異。陽明謂（一

）良知作用之強弱。卽聖賢凡愚之所以不同。人品雖有千差萬別。然非固定不化。若

能勉之。必自進步。(二)孩提有孩提之致知功夫。成人有成人之致知功夫。(三)致一節之知。即得致全體之知。猶如知一杯之水。即知全世界之水。(四)有知爲正。後又知其邪者。是由致知之進步也。(五)有甲以爲正。而乙以爲邪者。則甲乙之致知功夫。必有一人未熟。當此之時。欲定邪正。非俟他人之良知之判斷。不可耳。陽明之致良知功夫。慨言之。可歸之動靜兩種功夫。動的功夫。即事上磨練。靜的功夫。即靜坐澄心。二種功夫。同時並用。然按陽明一生之言行。其重動的功夫可知。更就良知之定義。及良知與行爲之關係研究之。良知與心之關係如何。良知者何。此乃研究陽明良知學時。必然發生之問題也。良知固有論。良知標準論。既已略述一二。而其有助此者實多。故先從狹義上一論良知與心之關係焉。陽明日

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

卷五十六
丁右

此語言心之本體。即天理。指天理之在人心者爲良知。故良知與心之關係。可得知矣。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

全書卷二十四
十九丁右

若以此語與前語參酌觀之。則良知之體用。與心之體用。二者之關係可知。

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太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全書卷二

二十五
丁右

此專就良知之本體而言。古來聖賢形容心之本體之語也。可知陽明所以以心之本體為良知之本體者矣。

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全書卷二三
十五丁右

此語示心之體。即良知之體。心之用。即良知之用。則良知之體用。當然不超然獨立於心之體用之外。

概觀中國之古籍。往往分心之作用。為知情意三者。儒教中所稱之三達德。即指生自心之三作用之德而言。



故研究陽明之良知。自分析三作用著手為便。近世良心固有論者之中。有以良心為

知之作用。有以爲情之作用。有以爲意之作用。各有所偏。非完備之說也。精究之。則自歸「良心與心之三作用之道德有關」之說。今陽明爲良知。非超然於心之體用之外。則心之有三作用。與良知之有三作用。可想而知。按陽明語。亦明示三作用也。今略述如左。

心之虛靈明覺。卽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全書卷二二
十二丁右

良知應感而動者。名之曰意。卽主良知之意的分子而說者也。此語難未表明爲命令勸戒。而良知與意志之關係。則可依此而知。又曰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全書卷二三
十八丁右

良知能令人戒慎恐懼。不敢作惡。但此乃戒慎恐懼於將來。則可作將來之勸戒。看所謂預戒命令者。更覺適當。又曰

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大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全書卷三
六丁右

此說良知精明時。雖有邪思枉念。亦頓被遏制。自歸消滅。行爲前意之命令也。

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全書十卷

右丁

此示良知中有真誠惻怛作用。可看作行爲前之情之發現。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全書卷五二 十三丁右

此言良知之好惡。行爲前後之情之作用也。

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全書

卷二十六 八丁大學問

此卽小人爲惡之後。見有道君子。而起悔恨慚愧之情。明示行爲後情之感動也。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卽是致知。全書卷三三 十七丁右

此亦良知之情。以示所以處上下之道也。

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全書卷二 八丁左

此卽見孺子有入井之險。良知之有憐憫之情也。可作行爲前之情之感觸看。又曰

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全書卷二 九丁右

此示良知之作用中。本有憐憫之情。可看作行爲前之情之感觸。

良知常覺常照。全書卷二 十二丁右

此示良知之覺善惡。而照真偽也。可看作行爲前之知之作用。亦可看作行爲後之批評。

知善知惡是良知。全書卷三 十三丁右

此即陽明四言教之第三句。良知之知。在行爲前之作用。

若時時刻刻。就自上心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全書

卷二十六 五丁右

此示精白之良知。是是非非。不誤判斷。即知之在行爲前之作用也。若此作用。發現於行爲後。即爲批評。

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全書卷二 十一丁右

此示善惡真妄。唯依吾之良知。判斷批評也。可知爲行爲前後之知之作用。又曰

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全書卷五十五丁右

吾心是是非非之作用。即良知之知的作用。若曰是非之判斷。則雖起於行爲前。又可謂之行爲後之批評。又曰

這些子看得透徹。其知子指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更明。合得的便是。合不

得的便非。全書卷三五丁左

此語亦判斷是非誠僞。雖示良知之知的作用。又可看作行爲後之批評。

嘗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固然消阻。或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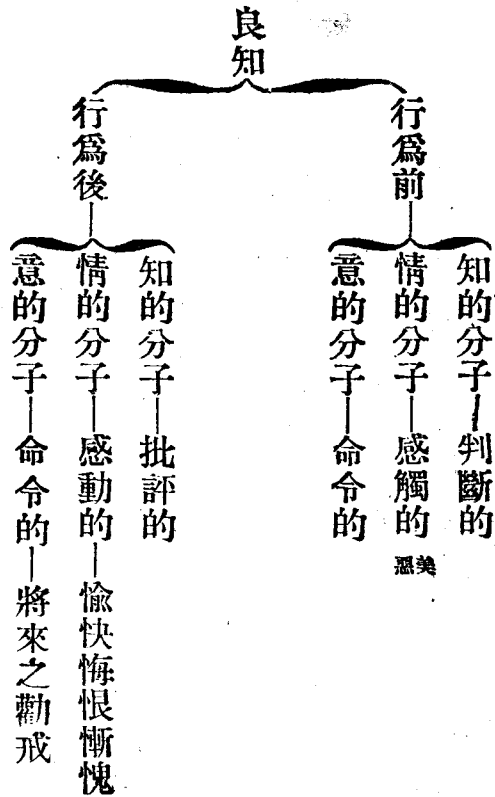
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全書卷二三十丁右

當情緒紛亂之際。良知一覺。妄情立爲所制。固然消阻。良知之制止惡事。有遏之於行爲之初。有止之行爲之中。有悔恨於行爲之後。按此語可知良知有三作用。

總觀以上諸語。則良知之定義。不外

良知之體。即心之昭明靈覺者是也。良知之用。即言昭明靈覺之心。即謂之知情意三作用。現之於行爲者也。

今按良知之各分子。與行爲之關係。列表如左。



夫既以良知爲有三作用。則其動也。有強弱顯微之別。發現於行爲前後。

(四) 結論

上論之心即理說。知行合一說。良知說。爲王學之綱領。三者互有密切關係。概言之。不

外「去私欲存天理」六字。爲陽明一生說示者也。最足見王學者。爲四句教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是也。四句教之意。議論不一。要皆不明陽明真意。妄爲之議。不足取也。今以四句教爲王門正旨之要訣。陽明之性說。言良知固有。承孟子之良知良能說。故爲性善說。殆無疑義。按其語意自明。若謂非性善說。則陽明之學。全失其根柢。陽明亦有宇宙觀。然極簡易。大要在有一元氣。理自具於其中也。尙有政治論。兵略論等。論述頗多。今唯示其大概。陽明兼備道德。事功。著述三者。皆成不朽之業。洵一代之傑士也。

第八章 王子後繼

徐愛。字曰仁。號橫山。餘姚之馬堰人。海日公之妹壻。陽明內兄弟也。陽明出獄歸。橫山卽北面稱弟子。及門。莫有先之者。橫山始聞陽明之教。與先儒相出入。駭愕不定。無入頭處。聞之旣熟。反身實踐。始信爲孔門嫡傳。舍是皆旁蹊小徑。斷港絕河矣。故如橫山者。實爲大疑之後大覺之人也。入王學者。皆當如是。橫山旣悟而入王氏之學。專心一志。信奉師說。同門之士。尙在疑信參半之間者。橫山誘之導之。百方辨析。於是門人益

親傳佈王學之功。實非淺鮮。官陞南京兵部員外郎。傳工部郎中。正德十三年卒。年三十一。橫山爲篤信實踐之人。學說上幾無所發明。

王良。字汝正。號心齋。揚州人。三十八歲。爲陽明弟子。初至陽明之門。反覆論難。遂服。陽明語門人曰。吾曩擒宸濠時。一無所動。今卻爲斯人所動。此真學聖人者。其後心齋以振興王學自任。扶翼陽明之功極大。然心齋之言動。稍馳奇矯。或有呼爲狂者。陽明切戒之。陽明沒後。退而注意於門人之教育。卒時年五十八。與王龍谿共稱王門二王。著作收入王心齋全集。心齋以大學爲證典。其他經傳史子。唯供參孫。最注力者。爲格物說。心齋之格物說。格如格式之格。卽絜矩之謂。吾心是一矩也。天下國家。如一方形。絜矩之。則知方形之不正。申於矩之不正。是以唯求正矩。不可不於方形上求之。矩正則正。方形亦正。方形正。則成格。故云物格。在言身之前後上下左右物也。絜矩也。唱安身爲第一義。止於至善。卽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心齋之格物。以身爲本。故書中到處皆有安身修身保身尊身守身愛身教身正已等語。極言保安吾身。可爲天下國家之矩。心齋之格物說。又稱淮南格物說。劉戴山全祖望等取此說。心齋言天然自

有之理。卽良知明哲保身論中。則謂明哲良知也。以哲保身。良知良能也。

王畿字汝中。號龍谿。浙之山陰人。弱冠受業於陽明。陽明門人益進。不能偏授。多使之見龍谿與緒山。龍谿資性明朗。辨舌爽快。門人日親。官至武選郎中。致仕後。益致力於王學之流傳。無日不講學。東南講舍。皆以龍谿爲宗盟。辨論與文章並長。感人之處甚多。年八十。猶周流不倦。王學因之大弘。卒年八十六。著有王龍谿全集。龍谿闡王學之精微。然因時勢所趨。遂至接近虛寂之禪學。不免時受譏讖。而其功足以償之。而有餘。不得不謂王門之功臣也。

錢德洪。字洪甫。號緒山。浙之餘姚人。陽明平宸濠之亂歸。輔陽明弘教旨。一時稱爲教授師。官至刑部主事。致仕後。在野三十年。無日不講學。卒時年七十九。緒山與龍谿親炙於陽明最久。喜其以收斂爲主之說。而事物上則重實心磨練。故與龍谿之說異。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文莊其諡也。江西泰和人。少時忻慕陽明。從學焉。得王門之正旨。資性溫粹。與物不忤。然臨大節。則侃侃不屈。學亦務實踐。避空虛。承陽明簡易直截之學。體驗之於身體。當此之時。良知之說。漸行於天下。稱南野之門人者。幾半天下。官

至太子少保。享年五十九。

南太吉。字元善。號瑞泉。陝之謂南人。及知紹興府。陽明方唱道於東南。四方負笈來學者。至於寺觀不容。瑞泉陽明分房所取之士也。觀摩既久。因悟人心自有聖賢。謂奚必他求。闢稽山書院。親身講習。陽明深稱其篤學。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聽陽明講學。心有所得。後刻陽明文錄。盡瘁宣佈。王學所謂廣德版文錄是也。東廓得陽明之木領。學問事業兼備。王門之正派也。餘如薛侃。字尙謙。號中離。陳九川。字惟濬。號明水。陸澄。字原靜。又字清伯。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皆王門之錚錚者。

第九章 楊晉庵

楊東明。號晉庵。何南虞城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天啓甲子卒。年七十七。晉庵之論性臆說。足見其學說之要。

夫分理氣爲二之說。伊川創之。朱熹成之。而晉庵不取。唱理氣非二物之說。謂「盈宇宙間。只是渾論元氣。生天生地。生人物萬殊。都是此氣爲之。而此氣靈妙。自有條理。便

謂之理。蓋氣猶水火。而理則其寒熱之性。氣猶薑桂。而理則其辛辣之性。渾是一物。毫無分別。」「夫唯理氣一也。則得氣清者。理自昭著。人之所以爲聖爲賢者。此也。非理降於清氣之內也。得氣濁者。理自昏暗。人之所以爲愚不肖者。此也。非理殺於濁氣之內也。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晉庵論性理言一讀此語。晉庵理氣非二物之說。即可得其大概。晉庵既具理氣非二物之見。故其性說。亦唱氣質之性之外。無他性之說。不取張橫渠程伊川朱晦庵等本然之性。氣質之性說。曰「此理氣斷非二物也。正唯是稟氣以生也。于是有氣質之性。凡所稱「人心惟危也。」「人生有欲也。」「幾善惡也。」「惡亦是性也。」「皆從氣邊言也。蓋氣分陰陽。中含五行。不得不雜揉。不得不偏勝。此人性所以不皆善也。然此氣卽所以爲理也。故又命之曰義性之性。凡所稱「帝降之衷也。」「民之秉彜也。」「繼善成性也。」「道心惟微也。」「皆指理邊言也。蓋太極本體二五根宗。雖爲雜糅。而本質自在。縱偏勝而善根自存。此人性所以無不善也。夫一邊言氣。一邊言理。理與氣。豈分道而馳哉。蓋氣者理之質也。理者氣之炙也。譬猶銅鏡生明。有時言銅。有時言明。不得不兩稱之也。然銅生乎明。明本乎銅。孰能分而爲二哉。」

又曰「且氣質可以姓名也。謂其能爲義理。氣質而不能爲義理。則亦塊然之物耳。惡得以性稱之。四四字出於宋儒。亦但謂補性之所未備。而氣質外無性。想宋儒亦不得而知也。」晉廣論
性廣論

按上述之說。晉庵之性說。全與理氣說有關。不先明理氣說。不易解也。晉庵尙有辨護陽明之四言教論。與晉庵問難者。有鄒南皋。馮少墟。呂新吾。孟我疆。耿天台。張陽和。楊復所。諸人。晉庵能得陽明肯綮。居家之時。凡民間利病。無不身任之。嘗曰「身有顯晦。道無窮達。還覺窮時。卽獨善其身之言。有所未盡。」其自任可知。

第十章 羅整庵

羅欽順。字元升。號整庵。吉之泰和人。明憲宗成化元年。靖二十六年。丁未。西紀一五四七年。卒。享年八十。

三 弘治五年中進士第。授翰林編修。擢南京國子司業。後爲南京吏部尙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整庵不留意詩文。晚年多焚棄宿稿。昔官京師。嘗逢一老僧。曰「佛在庭前栢樹子。」爲之精思達旦。恍然而悟。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心性之眞。而確乎有以自信。整庵得禪僧一言。賴以感悟。正是其成學之基要之。整庵初入禪學。後參程朱

陽明遂歸於儒。老其言行遺著益顯。著有整庵存稿二十卷。困知記二卷。續記二卷。附錄一卷。（內有與人論學書六篇）

整庵之學說中。最著者。爲理一分殊說。理一分殊語。伊川已用之。一又如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一朱熹亦嘗用之。以釋周子之太極圖說。未必爲整庵獨創。然令一本萬殊之關係。愈趨詳密者。整庵之功也。且整庵之學。多出會悟。故不偏周程。不黨陸王。正正堂堂。是是非非。其疑理氣二物說。曰「太極圖說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愚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朱熹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此。因知此蓋疑朱子說理。爲具體之物。可以與氣對之。然朱熹未必以爲理是具體之物。抽象也。抽象之程度。與整庵之說。稍有不同耳。後世疑朱熹之理氣二物說者甚多。然能明朱熹之真意。而攻擊之者極寡。整庵之說。以氣爲主。理則自然具於其中。又云「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爲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闢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

之生長收藏。爲斯民之日用彞倫。爲人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緒。紛紜繆轉。而卒不克亂。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附於氣而立。附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句。乃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象理之總名也。云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於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爲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義也。唯程伯子言之最精。叔子與朱熹。似乎小有未合。明道嘗歷舉繫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識之也。學者誠以此言。精思潛玩。久久自當有見。所謂叔子小有未合者。劉元承記其語。有云。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者道。竊詳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未只此是道觀之。自見渾然之妙。似不須更著所以也。所謂朱熹小有未合者。蓋其言有云。理與氣決是二物。又云。氣強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諸似此類頗多。唯答何國材一書有。

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爲直截。深有合於程伯子之言。然不多見。不知以何者爲定論也。一因知蓋氣一元論。爲程明道所唱道。與整庵之理一分殊相合。故整庵深稱明道。伊川創理氣二元論。朱熹大成之。後儒承其說者頗多。而整庵不取。辨析二程及朱熹宇宙觀之差異。有如整庵者。實不多見。伊川晦庵立氣質本然兩性。解決古來性說。而整庵則以理一分殊解決之。張程二子。雖立氣質本然兩性。若精究之。則尙未妥。今整庵以理一分殊四字。結合氣質本然。二而爲一。一而爲二。凡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唯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無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云。

整庵自禪入。故涉獵釋教甚博。其批評之精密。切中肯綮。唐以後無其比項。著有辨佛書。自困知記中。拔爲一帙。明儒學案中亦載之。

第十二也 吳蘇原

吳儒須。字延翰。號蘇原。武宗正德十六年進士。奉明道之學。參以陽明。自成一家。以吉齋名其室。著書曰吉齋漫錄。此書以評論古今哲學倫理爲主。間雜自家之說。此外有

夔記積記等書

蘇原所論。遍及宇宙倫理。範圍頗廣。然大抵就古人之說。附以己見。未有先賢未發之見也。宇宙觀。則斥朱熹之理氣二物說。而立氣一元論。有云何謂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則何以謂道。曰氣卽道。道卽氣。天地之初。一元氣耳。所謂道者。非別爲一物。並出其間也。氣之混淪。爲天地萬物之祖。至尊無上。至極無加。則謂之太極。及其分也。輕清者敷施而散。重濁者翕聚凝結。故謂之陰陽。陰陽既分。兩儀四象。五行四時。萬化萬事。皆自此出。故謂之道。太極者。以此氣之至極言。陰陽者。以此氣之有動靜言。非有二者也。而又以其變易。則謂之易。生生之謂易者是也。靈妙則謂之神。陰陽不測之謂神者是也。爲天地人物之所生成者。則謂之性。成之者之謂性者是也。曰然則何以有理氣之別。曰理者。氣得其理之名也。亦猶變易之謂易。不測之謂神之類。氣之外非別有理。先儒以陰陽爲氣。以道爲理。是去一陰一陰之謂道之義。而求之於他之過也。吉齋漫錄上若以此說。與朱熹所謂「先有箇天地。却有氣。氣積爲質。性具之。」「理與氣決是二物」較。其不同可知。

蘇原又論太極圖說。贊明道。駁晦庵伊川之理氣二物說。說心性。言大學之三綱。領說格物致知。及誠意慎獨。評王陸。論致良知。說中庸。論孟子之知言養氣等。範圍極廣。然吳氏之學。以明道爲宗。雜以陽明。其論說有益於吾人者亦甚多。

第十一章 劉念臺

第一節 略傳

劉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又號戡山。越之山陰人。明神宗萬曆六年戊辰西紀一五七八年。生。福王弘光元年乙酉西紀一六四

五年卒。初就許敬庵。叩爲學之要。告以存天理。遏人欲。謹識之。謁高攀龍。共相講論。

有問學三書。皆儒宗之要旨。其後屢言時事。奉旨革職爲民。家居潛心性理之學。嘗與高攀龍質疑無間。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崇禎初。爲順天府尹。直諫被斥。歸而閉門靜坐。不見一客。門人羣請教。不得已。過陶石簣祠。集紳儒會講。以伊洛主敬之學。宣之於衆。尤重慎獨。後啓戡山書院。從遊者及千人。梓所述之人譜。以授學者。有朱子之致知。與陽明之致知辯。福王立。爲吏部左侍郎。至南都。疏請誅誤國諸奸。又表勸親征。併劾四鎮。淮撫戰守失宜之罪。違宰相意。遂被逐。弘光乙酉六月山居。聞變。絕食而卒。著有劉

子全書四十卷

第二節 學說

慎獨二字。已見大學中庸。未必爲念台所創。然提爲根本主義者。念台之功也。曰「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爲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能不過其則。郎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卽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卽是慎矣。慎之工夫。只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卽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慎獨之意。極爲微妙。獨者。不但間居幽處而已。一念萌起。他人未知而獨知。亦獨也。故獨兼具內外精粗之意。念台評朱子之語曰。「朱子於獨字下。補一知字。可謂擴前聖所未發。然專以屬之動念邊事。何耶。豈靜中無知乎。使知有間於動靜。則不得謂之知矣。」^上念臺之慎獨。得自陽明之良知說。故以慎戒獨知爲主眼。

念臺之人極圖。模倣周子之太極圖而作。人極圖說。來自易及太極圖說。周子自宇宙說及道德。劉子則就人性立言。人極圖說有云。『無善而至善。心之體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繇是而之焉。達於天下者道也。』言人性至善。萬善皆繇于此。藉慎獨功夫。可以防遏不善也。又如良知論。四句教。亦頗可觀。

第四篇 清代哲學

第一章 總論

漢唐訓詁學。宋明性理學。清朝考證學。三者各自表現其時代之特徵。按清儒之多帶考證傾向。動因甚多。而宋明性理學之反動。實爲之主。宋明諸儒之講學法。不拘泥于文字訓詁。往往深探精妙之理致。以補翼其哲學。周程邵張爲之端。晦庵南軒承其後。思索之周到。造詣之深遠。幾有空前絕後之概。陸象山以六經爲我心之注脚。絕不拘泥於字句之末。朱陸二子。雖有不同。而攻究心性之傾向。則無少異。及朱陸二派起。天下學者分隸之。直至元明。明時程朱一派之講學。愈陷煩瑣。唯以反覆尋繹宋儒之遺說爲務。陸氏之學。幸王陽明出。賴以大成。其講學法。簡易直截。然末流之徒。馳騁狂禪。失却立教者之精神。程朱之學。支離滅裂。陸王之學。杳冥放蕩。兩派反目疾視。交爭紛紜。國家之受其害者。實非淺鮮。甚至如陸稼書以明代之亂。歸之陸王一派。且明自太祖以還。力開言路。布衣猶得上書。言論國政。英宗以後。權臣弄政。論朝政之得失者頗多。及神宗立太子之事起。羣臣陳之者皆得罪。願憲成。鄒元標。趙南星等。亦與焉。時憲

成已罷官歸里。集同志於東林書院。託講學而大議朝政之可否。人物之是非。元標南星亦各於其鄉里。集徒講學。遙應憲成。天下學者多就之。不得志於廟堂者。亦稍稍附和之。於是當路者。百方排斥。遂生東林黨與非東林黨一派。至明末猶互爭政權不止。是亦學者論政之害也。故理氣心性之煩瑣。與六經心法之放達。足令清儒復歸考證。東林論政之覆轍。亦足使清廷稍慎學者之言路。有謂清廷使豪傑之士。從事編輯考證。以籠絡之者。亦一理也。至清。歷史之考證。註釋疏義。小學字彙。解題目錄等業。大爲進步。如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康熙字典。大清會典。十三經校勘記。圖書集成等類。又如收於皇清經解。正續編之書。皆可畧知當時大勢之一斑。更就清主言之。則如世祖聖祖。高宗等。皆英邁之主。聖祖康熙。可比唐之太宗。其優遇學者。獎勵學術。頗爲懇切。而清朝哲學。卒不興。抑又何故。湯斌嘗謂「宋以前之儒者。患不知道。今諸儒之說備矣。苟好學深思。人人可得。第患不力行耳。今雖橫說豎說。何曾一語出古人範圍。言愈多而道愈晦。語愈精而行愈僞。」是何等言邪。魏晉六朝。諸儒之不知道。詢如斌言。宋代諸家之完備。亦如斌言。然今之學者。橫說豎說。到底不能出宋儒範圍者。非自劃之甚。

耶。宋儒之討究。既已精緻。明儒則更臻精密。黃宗羲嘗謂有明之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則爲前代所不及。牛毛蠶絲。亦無不辨。能發先儒所未發。程朱之闡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在迹上。其近彌理亂眞者。終是不出指他。明儒不使遁影於毫釐之際。陶石簣亦謂若以見解論當時諸公。儘有過高者云。與宗羲之說。不期而合。清儒在宋明諸大家之後。其於宇宙倫理及排斥釋道等題。已無研究之餘地。湯斌黃宗羲之說。可謂表明清儒之態度矣。清之學派。雖可大別爲程朱派。陸王派。朱王調和派。考證派。詩文派等。然於考證學外。一無發明。不過嘗古人之糟粕。反覆先賢之遺說而已。考證則有詞若璩。毛奇齡。阮元。焦循。劉逢祿。陳壽祺。孫星衍。王念孫。王鳴盛。程瑤田。胡渭。齊召南。戴震。段主裁。惠棟。江聲。汪中等。不勝枚舉。但考證與哲學。唯有間接關係。故此處考證學。論述不詳。詩則有錢謙益。吳偉業。宋琬。施潤。王古禎。尤侗。楊思聖。龍鼎孳。周亮工。趙執信。袁枚。蔣士銓。趙翼等。文則有侯文域。魏禧。顧炎武。姜震英。朱彝尊。邵長蘅。汪琬。王猷定。金之俊。袁枚等。比之明代文學。殆無遜色。其他如歷史。天文。曆數等。皆極一時之盛。獨於哲學。衰微不振。今數哲學不振之原因。錄其大概如左。

(一) 宋明性理學之反動。

(二) 考證學之勃興。

(三) 清儒過尊宋明學者。故於宇宙倫理等問題。不加研究。

(四) 排斥釋道。已爲前人啓發殆盡。

(五) 釋道之說。沈滯不振。不足刺激清儒。得其反嚮。

(六) 滿人缺乏學術思想。反阻漢人之進步。

(七) 百事廢頽。

總觀中國哲學史。其思潮之起伏。如波紋之高低。有先秦哲學勃興。漢唐訓詁之學以起。宋明哲學之隆盛。而清代考證學以興。反動之進連。常各馳極端。今考證學既已馳於極端。則繼之而起者。果當何屬。耶教之教理。單純若是。其不足爲興起哲學者明甚。今可屬望者。唯在輸入深邃之泰西哲學。一新沈滯不振之思想界耳。

第二章 程朱學派

第一節 顧炎武

一 略傳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或自署曰蔣山傭。吳之崑山花浦村人。

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
癸丑西紀一六一三年

生清聖祖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西紀一六八三年卒享年七十

性耿介絕俗。與人不苟。狀貌英秀。見者異之。明季屢試

不第。見時多故。遂棄舉業。去而屏居山中。講求經濟之學。嗣母王氏。事姑至孝。得旋閭。典。明亡。與同志共舉兵不成。時嗣母年六十。謂炎武曰。我雖婦人。然亦受國恩。我則死之。不食而卒。臨終以世食明祿。勿仕二姓。誠炎武。炎武奉其遺教。勵節益嚴。發爲詩歌。以寓其悲壯忿激之思。次年閩中使至。召爲職方郎。欲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共赴之。以嗣母之喪未葬。不果。福王亡後。絕意仕途。所至考其山川風俗。古今治亂之迹。證之金石碑碣。與賢豪有道之士。辨論必究。由是見聞益廣。當代咸稱之。謂通儒。康熙十六年。始卜居於陝之華陰。嘗餌沙苑蒺藜。甘之。曰。啖此久。無肉無茗亦可也。諸生論講學。謝之曰。近日李二曲亦徒以講學得名。遂招逼迨。幾致凶死。威武雖不屈。然名之累則已盛。況東林之覆轍。由此而進者耶。有求文者。則告之曰。一文不關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康熙十七年。聖祖詔徵鴻博之士。諸卿士爭欲致炎武。炎武乃豫使門人之在

京者辭之曰。刀繩具在。勿速我死。炎武負用世之才。而不得用。嘗於雁門之北。五台山東。及長白山下。懇田牧蓄。故財常饒足。尙書徐乾學之兄弟。炎武之甥也。當其未達。炎武常救其乏。至是顯達。爲東南人士所宗。四方翕然從之。累書迎請。炎武不至。十九年元日。作一對曰。『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非孤忠未死之人。』其老而彌篤者如此。卒於華陰。著有日知錄三十二卷。日知錄補遺四卷。天下郡國利書。肇域記。左傳杜解補正三卷。九經誤字一卷。二十一史年表。五經異同三卷。石經考一卷。音學五書三十八卷。金石文字記六卷。下學指南六卷。歷代帝王宅京記十卷。昌平山水記二卷。經世篇十二卷。亭林文集六卷。詩集五卷。菰山隨筆。或作隨筆三卷。炎武等。

二 學說

炎武博學多聞。考證精詳。長於經濟。抱用世之器。然以明遺臣。孤守忠節。慨然以復古爲志。遂終生不食清粟。是以奔走流離。深負沈痛。幽隱不發。金謝山嘗謂歷年漸遠。世之能讀亭林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如炎武者。不獨有益於學術。亦足令人重大義名分也。其學專奉朱子。排陸王。蓋經學卽理學。舍經學之理學。卽是禪學。非

吾道也。唐鑑嘗曰：「亭林之學，以明體達用，經世濟人爲主。以卓犖不羣之才，抱俯仰無窮之志，足跡半天下，所交皆賢豪有志之士，而卒著書以老，使人追慕於簡策之間而不能置。夫先生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炎武之學風，觀此可知。亭林離不如宋明諸家之邃於理氣心性，然猶明道之體用，究經世之術，故可謂之程朱派之考證學者。

理氣心性之學，在宋明已登峯造極。清朝諸家，似已無研究之餘地。學術界亦已一轉其傾向，注意於考證學之研究。故所謂哲學而可論述者，至希。大家如炎武，尙不免有寂寥之感。然於實踐方面，各有一說。今就其爲學論，錄其大要如左。

曰：學博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不恥惡衣惡食，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

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有誠。

下學指兩

此語雖甚簡易，然爲學經世之綱領，不能出此。炎武不幸處明清革命之際，不得實施

其抱負。然王佐之才。觀其言行可知。又有與友人論學一書。頗足見其主意所在。今撮其要點。錄之如左。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然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心。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與友人書

炎武之根本義。在排斥陸王簡易直達之風。而以着實周到之朱子爲宗。觀其致友人一書可知。學說上未見新異。然以身爲則。亦已多矣。炎武之重實用經濟之學。觀其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可知。

第二節 應搗謙

(一) 略傳

應搗謙。字嗣寅。號潛齋。仁和人。

明神宗萬曆四十年癸亥。西紀一六八三年。卒。享年六十九。祖康熙二十二年。乙卯。西紀一六八三年。卒。享年六十九。生清聖祖

自少以斯道爲己任。專心理學。以窮極底蘊。不自欺爲本。以期必合聖賢。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與同志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恒立狷社。摠謙性直諒。表裏洞然。一筵一席。無不整肅。倦而休。則端座瞑目。寤而起。則游息徐行。終日無疾言厲色。明崇禎十七年。摠謙誦黍離詩。歎曰。「今日性正人心。誰持正教。庶不負所生。」乙酉奉母避兵亂於獨山之東。旣以故國諸生。遭逢喪亂。絕志進取。乃益盡力讀書。一遵北宋胡安定之教。弟子益進。有造於人材者甚大。康熙十七年。詔徵天下鴻博之士。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薦摠謙。下詔徵之。以篤癯辭不起。聖祖素聞其名。問閣臣曰。是杭人所稱之應先生耶。僉曰。是。遂不許辭。再徵。有司言實老病。乃免。遂卒。著有周易集解十三卷、春秋集解十二卷、同補校一卷、禮學彙編七十卷、古樂書二卷、性理大中二十八卷、教養全書四十二卷、詩傳翼、書傳拾遺、論孟集註拾遺、考亭集要、潛齋文集、孝經今文辨定、學庸本義、幼學蒙養編等。

(一一) 概評

應摠謙奉胡定安之教。遂於經學躬行實踐。嘗令其二子就學陸隴其。以繼家學。則其

宗程朱可知。摛謙專事祖述胡子程朱。故無新說。而亦不駁陽明。蓋不偏不倚。守道之純儒也。

第三節 陸隴其

(一) 略傳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

明毅宗崇禎三年庚午西曆一六三〇年生。清聖祖康熙三十一年四紀一六九二年卒。享年六十三。 康熙

庚戌進士。授江南嘉定令。以德化人。治行稱天下第一。後爲直隸靈壽令。著松陽講義十二卷。與諸生講論而作也。爲說百十八章。隨時舉示。每節不爲之解。時黃宗羲之學盛於西。隴其非之。再三致意此編。以啟後學。在伍八年。民風士習。大爲改善。徵入京。補四川道監察史。在職一年。知無不言。始終一節。特立不回。其後屏居華亭柳口之上。益以明道覺世爲己任。疾卒。聖祖深悼惜之。曰：「本朝如此之人。更不多得。」乾隆二年。賜諡清獻。人呼曰當湖先生。又以三魚名其堂。蓋紀世德也。著有三魚堂集。合爲十二卷。先正一隅集三十七卷。四書講義因地錄讀四卷。松陽講義十二卷。評定四子大全。評選國策去毒二卷。古文尙書考一卷。讀朱隨筆四卷。三魚堂牘言十二卷。松陽抄存二

卷。崇記錄。老子經註。舊聞素居記事。靈壽縣志等。

(二) 學說

隴其生於明末。嘉隆以來。陽儒陰釋。唱陽明之學者。極一時之盛。而能剖其異同者甚罕。於是隴其專宗朱子。闢其說。刮磨洗剔。要歸大醇。嘗云大丈夫生於斯世。攬轡澄清。非異人之任。今日之憂。可爲溫飽耶。著學術辨三篇。與湯斌。范鄆鼎。往復辨難。其於儒釋出入之辨。疑以剖析。分別異同。頗爲親切。嘗謂「聖門之學。雖一以貫之。未有不從多聞多見入者。欲求聖學。斷不能舍經史。」又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卽非正學。董仲舒云。諸不在公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隴其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嘗曰「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又謂學在通經。平居宜以小學一書。時時省察。出門以謹身爲第一義。有以不安於命之說進者。戒勿聽云。切實真至。唱明聖學。爲朱子第一功臣。平日積誠勵行。孳孳不已。

自修身齊家。以至涖官立朝。動準古人。無有闕失。儼然存程朱之氣象。卓然爲程朱之事。博文約禮。致知力行。蓋亦清初之鴻儒也。至其學說。如太極論。理氣論。駁王學等篇。皆甚可觀。

第四好 陸世儀

(一) 略傳

陸世儀。字道威。江蘇太倉人。劉念臺講道穀山時。與張受先約往德講。因故不果。終身引以爲憾。時流賊日熾。世儀睹此狀。謂討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壞成格。舉文武幹畧之士。其說終不用。退而築亭高臥。閉門謝客。因號桴亭。及風波既平。至四川哭錢肅樂。歸始應諸生之請。講學東林。又講毗陵。歸復講學里中。當事者屢欲薦之。力辭乃免。世儀少時。嘗從事養生之說。既而翻然悟。乃棄之。由是專修程朱之學。大有所得。終身以講學著述爲己任。思辨錄。費十二年而成。不問寒暑。不問治亂。免讀仰思。有所見。卽疾書以識其所得。著有思辨錄。此書出自居敬窮理功夫。前後十四類。前集收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後集有天道。人道。諸儒。異學。經子。史籍。甲申臆

議八陣法門城守要略先儒語錄集成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等論讀史筆記考德錄等。

(二) 學風

清初諸儒恪守程朱之家法者推二陸爲正宗。二陸卽隴其世儀也。世儀攻擊陸王之學。不如隴其之甚。然猶駁陽明四句教之無善無惡。世儀雖悉奉程朱之說。而有不真之迹。然如說「太極爲理。兩儀爲氣。人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判然。」則取自朱子明甚。但觀「理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亘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恰與羅整庵先生之說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合。性原無二。」等句。則如傾向整庵矣。又論仁曰。「竊謂仁字之義。語其遠且大者。雖極千聖之微言。不足以盡其蘊奧。語其精且約者。卽俗諺一言。已自至當不易。俗諺有云。人心天理。卽是箇仁字。又云。瞞心昧己。便是箇不仁字。」此說與程朱不同。別立一說乎。程子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曰仁。朱子曰。仁乃心之德。愛之理。二者之意相同乎。語簡不易捉摸。要之世儀之學。主體認力行。不尙空知空論。其辨晰物理。至精至實。凡天文。

地理、禮樂、農桑、井田、學校、戰陣、刑罰、薦舉、祭祀等。不但考覆之而已。精審體認。雖言行視聽起臥之間。亦莫不存養省察。世儀之太極圖說論。亦頗足稱。雖不如隴其之顯達。而其傳道之功。實不讓焉。

陸隴其有太極論。其奧義頗多發揮。又明人生與宇宙之關係。桴高之說。如稍涉詳細。然亦有先賢未發之理。今錄其大要如左。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繁辭。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非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即能盡性。能盡性。即能達天。天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

又曰

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一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工夫。

又曰

中正仁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匝。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爲靜。以人欲爲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偏靜之弊乎。

又曰

中正仁義句。周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主靜。然不曰主靜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仁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靜。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靜者。非主靜也。

桴亭詳評太極圖說。不脫周子範圍。說人極與太極之融合。示天人合一之奧旨。以主靜之靜爲天理。以人欲爲動。示動靜可以無偏。又發揮中正仁義與主靜。不但毫無輕重。兩者又有不可相離之關係。故有益於吾人者甚大。哲學上擴充之功甚偉。非窮宋學之蘊奧者。不能至此。

桴亭有性說。按程朱之性說。在中國倫理學史上。極占重要地位。自有此說以來。諸家之性說。皆有斷定之觀。然程朱二子之解孟子性善說。但言本然之性。引起後儒不少

疑團。桴亭與陸稼書俱爲清初程朱派之鴻儒。而以程朱之評孟子有未盡處。乃別出心裁。立論如左。其大要曰。

諸儒謂孟子道性善。只是就天命上說。未落氣質。然讀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是就人有生以後看。卽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只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曰端。卽知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卽人人有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

嘗論程朱二子之唱天地氣質兩性之說。乃結合孔孟二子之性說而生。而諸儒謂孟子之性善。爲天命性。不雜氣質之性。何邪。蓋與周子之太極圖說較。亦不可在氣質以外言性。陸桴亭亦論之曰。

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足。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又曰。論性不得離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大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

此論頗有根據。就易之一陽一陽章而區別之。則以前之說。在孟子性善說。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之處立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而桴亭則謂在「成之者性」。以前不得着性字。既說成之者性。便屬氣質云。故揭其性善圖說之大旨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不在繼之者善耳。成之者性。已屬氣質。故即就氣質發明之。」論旨明晰。頗易惹人注意。且桴亭之性說。已有氣質之性之跡。故證之孟子七篇。亦無不一一適合。程朱以後。未能晰之。於是取孟子以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未合。而合者常有八九云。可見並不盲從程朱。

第五節 魏裔介

(一) 略傳

魏裔介。字石生。號貞庵。又號崑林。直隸柏鄉人。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西紀一六一六年。生清聖祖康熙二十五年丙寅。西紀一六八六年。卒。

自少沈默寡言笑。

順治丙戌進士。選庶吉士。累進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已以建言多裨益國事。加太子太保。及聖祖踐祚。孝績復宮保。晉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裔介深感兩朝恩遇。夙夜不懈。終以直道忌者衆。亟請回籍養

病。聖祖優詔許之。喬介天性孝友純篤。交人質直。胸無府城。久要不忘。尤喜獎掖後進。挂冠十六年。課督農桑。平生景慕留侯二疏之爲人。其出處亦略相類。著書亦多成於此十六年間。卒於家。賜諡曰文毅。著有四書大全纂要、四書朱子全義、四書精義彙解、孝經註義一卷、惶心篇捷解三卷、鑑語經世篇二十七卷、聖學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柏鄉魏氏傳錄二卷、柏鄉魏氏家約一卷、致知格物解二卷、論性書二卷、約言錄二卷、希聖錄十卷、周朱程朱正脉、辭文清讀書錄纂要、多識集十二卷、雅說集十九卷、牛戒續抄三卷、資塵新聞七卷、佳言玉屑一卷、溯洄集十卷、兼濟堂集二十卷等。

(二) 學風

魏裔介專奉朱子之學。而能主惟精惟一之旨。博文約禮之訓。旁繹朱子百家之言。有所深省獨得。而不以告人。詩文醇雅。亦不失儒者之言。如所著之崑林小品。有稍雜佛老之迹。或其晚年窺釋道。有以致之。然觀其經書理學之作。則其根柢純屬儒教。而以朱子爲宗者也。欲知其主義者。以聖學知統合錄之說爲最便。曰「吾序述知統錄。自伏羲至辭瑄而止。吾序知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

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止至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庵作四書集註通鑑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雜伯功利。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贄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蠹也。一讀此數句。喬介之講學態度。無可置疑者矣。喬介又長於國家經綸之術。觀其爲吏部尙書。禮部尙書之成績可知。嘗上疏世祖曰。凡人少而勤學。古人比之曰出之光。恐年旣盛。嗜慾日開。宜及時講學云。始舉經筵日講官。以爲治本。其他自舉舊典。通壅滯。核奸弊。勵臣節。善風俗。清學校。以至田賦財用。兵制屯政。凡有關國計民生者。皆條分縷析。明如指掌。可謂得儒教於內。而施之於外者矣。

第三章 陸王學派

第一節 黃宗羲

(一) 略傳

黃宗羲字太冲。號黎洲。又號南雷。浙之餘姚人。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己酉。西紀一六零九年。生清聖祥。康熙三十四年乙亥。

西紀一六九五年。卒。享年八十八。

父尊素。

忠端公。

明之忠臣也。宗羲年十四。補諸生員。隨父於京邸。當時

國勢危急。父屢與諸豪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宗羲獨得侍側。盡知朝中清濁。父死。詔獄。由是宗羲繼父之志。奔走國事。或請袖長鐵。錐刺奸者。或清上疏誅奸逆。披瀝至誠。致莊烈帝歎忠臣孤子。甚惻朕懷。云。文忠端公嘗謂宗羲曰。學者不可不通史事。於是遂自有明十三朝實錄。上溯二十一史。無不究心。歸宿於經。旁求九流百家。無所不窺。憤科舉之錮人。思有以變之。乃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自諸藏書家抄之。究羊搜討。遊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古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爲常。是時山陰劉宗周講道於蕺山。宗羲以忠端公之遺命。從之遊。而越中承周海門之緒。援儒入釋。爲之魁者。石梁陶奭齡也。狂瀾鼓衆。陽明學之緒。幾爲之壞。宗周憂之。未爲立計。宗羲年尙少。奮然起曰。是何言耶。乃與吳越之高材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推其說。故蕺山之弟子。如都御史祁彪佳。給事中章正宸諸子。皆以明德見重。禦侮之功。不如宗羲。蕺山之學。專言心性。漳浦之黃道周。忠烈公。則兼象數。當時擬之程邵兩

家宗義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治律歷諸說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一時老宿。聞其名。競延致之。閣學文震孟。見其行卷。曰。當以大著作。有名於世者。宗義有二弟。宗炎。宗會。皆負異才。自教之不數年。名皆大顯。於是儒林中有東瀨三黃之目。後糾合志士。學義兵禦清。嘗至日本。乞援。事終不成。出萬死而保一身。乃奉母返里門。於是注力著述。四方請業之士。漸至。嘗自謂受業。戩山時。頗喜爲氣節。軒軒一流。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尙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胸中之窒礙。爲之盡釋。追恨爲過時之學云。蓋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從者既多。康熙六年。復舉證人書院會於越中。以申劉戩山之餘緒。復東之鄞。西之海寧。皆主講席。大江南北。從遊者駢集。守令亦有從學者。大府亦皆請開講。不得已應之。非其志也。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方藹。以詩。德。忠。之。使。就。道。固。辭。乃。免。未。幾。方。藹。奉。詔。與。同。院。學。士。徐。元。文。監。修。明。史。元。文。以。爲。宗。義。非。能。召。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坐。之。李。清。同。徵。詔。督。撫。以。禮。敦。促。宗。義。以。母。在。耄。年。已。亦。老。病。又。辭。修。史。官。知。其。必。不。可。致。請。詔。下。浙。之。巡。撫。抄。宗。義。所。著。與。史。事。有。關。者。送。入。京。延。其。子。百。家。參。預。史。局。又。徵。其。門。人。鄞。處。士。萬。斯。同。及。

經言同修之。左都御史魏象樞曰。吾平生願見而不得者三人。孫夏峰黃黎洲李二曲是也。康熙二十九年。刑部尙書徐乾學。因侍直聖祖訪及遺賢。以宗義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之奉荐。而不能來者。此外更無其倫。聖祖曰。可召之京師。朕不以事授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乾學對以篤老。恐無來意。聖祖因歎得人之難。自後屢蒙存問。先是戊辰之冬。自營生壙於忠端公墓側。置石牀。不具棺槨。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弟子無違。蓋自以身遭國家之變。但期速朽也。宗義雖年逾八十。著述不輟。寒夜每身擁緇被。以雙足置土爐上。餘膏熒熒。執卷讀之。暑月則以麻帷蔽體。置小燈於帷外。隔光繙書。常至丙夜。寢疾數日而卒。遺命以一被一褥。卽以所服之角巾深衣殮之。二子先卒。以弟宗會之子百家爲後。百家助伯父纂輯宋元學案。有益於學術界者甚大。又有二程學案二卷。王劉異同五卷。勾股矩測解原二卷。明制女官考。征南射法各一卷。體獨私鈔。幸跌草。失餘稿若干卷。宗義著有易學象數論六卷。孟子師說二卷。宋元學案黃百家纂輯全祖望修定百卷。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宋史叢目補遺三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律呂新義二卷。授書隨筆一卷。春秋日食歷一卷。深衣考一卷。弘光紀年一卷。

隆武紀年一卷。永歷紀年一卷。魯紀年一卷。贛州失事紀一卷。海外慟哭紀一卷。紹武事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丹山輿廢一卷。沙定洲記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汰存錄一卷。大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洋歷假如一卷。回回歷假如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四明山寨紀一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今水經一卷。金石要例一卷。明夷待訪錄二卷。明夷留書一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文集爲南雷文定十一卷。南雷文約四卷。所作之古文。舊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杖吾山集。晚年手自刪削。名曰文定。十一卷。後更刊存四卷。名曰文約。又哀輯續宋文鑑。續元文抄若干卷。以補品蘇二家之闕。後門人哀次其詩。爲姚江逸詩存十五卷。

(二) 學風

黃宗羲爲明儒劉蕺山之高弟。信奉陽明者也。蕺山以慎獨二字爲學的。宗羲亦以慎獨爲宗旨。而慎獨卽不外致良知之旨。故宗羲闡明良知之處不少。有云宗羲之撰明儒學案六十三卷。其意出於擁護陽明良知之學。恐確論也。然宗羲辨陽明四句教「無善無惡心之體」之非。又駁王龍溪之「性皆空寂。隨物而有善惡」之說。要之宗

義之學。以實用爲主。不尙空疏之談。蓋得王學之精髓。繼蕺山之遺志也。

夫宗義既奉陽明爲宗。以簡易透徹功夫爲主。故於哲學上未見有前人未發之言。然其脩養心德之說。大有可觀。今錄其大要如左。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絕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

此卽主心之觀法。本體之達悟也。「盈天地皆心也」一句。是總括萬物之萬殊。歸之一心。以闡明心理爲學問之要也。先修法後講學者。顯然得陸王之精神。又如言諸家語錄之不同。卽所以證心體變動之狀。固守之。反於實踐受用有害云。可謂卓見矣。

第二節 萬斯大

一 略傳

萬斯大。字充宗。別字褐夫。鄞縣人。

明毅宗崇禎六年癸亥西紀一六三三年生清聖祖康熙二十二年癸亥西紀一六八三年卒享年五十一

從黃宗羲學。不爲科舉之學。以通經爲己任。獨能自闢門戶。不肯附會先儒成見。貫穿互證。有所發明。與人明辯。非條分縷析不止。黃宗羲曰：「充宗之論經。能奉正朔以批閏位。」海內鴻儒。如嘉興之曹溶。崑山之徐乾學。海昌之陳之問。皆敬禮有加焉。斯大爲人質直。面斥人過。以至面赤。或嚼齒大罵。然性和易。好納賢豪。獎引後進。與之相處者。無不懽然相得。嘗遊杭州玉龍山。入勳賢祠。拜於陽明像前。至東廡。見有張縉彥之神位。碎之。雖有司之謫貶。不懼也。又嘗旅食海昌。患足疾。自號跛翁。晚年著學春秋隨筆。至昭公病作。易簧之時。猶不廢。卒於杭州。著有學禮質疑二卷。禮記偶箋三卷。儀禮商附錄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學春秋隨筆十卷。萬氏家譜十卷。丁災一卷。甲陽草一卷。

二 學風

萬斯大。宗羲之門人。奉陸王者也。專攻經學。尤精春秋三禮。春秋則有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義。三禮則有論郊。論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義。論說。

皆極確實。唯其說經以新見長。以鑿見短。蓋輕於起義。而勇於信心。比之空談諸家之書法者。大有可取。夫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亦有益於考證也。斯大於哲學。無所供猷。然為陸王學者。而又長於考證。亦頗足多矣。考證學當推閻若璩。毛奇齡。而清之儒家。皆有考證之著述。蓋一時之風尚也。斯大嘗謂非通諸經。則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亦無悟傳註之失。何謂通諸經以通一經。經文錯互。有略於此而詳於彼者。同於此而異於彼者。同詳以求其略。因異以求其同。學者之當致思者也。何謂悟傳註之失。學者入傳註之重圍。其於經也。無庸致思。經既不思。則傳註之失。何以悟之。何謂以經釋經。世之信傳註者。過於信經云。其研究經學之意。可以概見。

第三節 萬斯同

一 略傳

萬斯同。字季野。號石園。斯大弟也。

明毅宗崇禎十六年壬午。癸未。西紀一七零二年。卒。享年六十。

與兄俱受業於黃宗羲。乃以慎獨為主。以聖賢為必可及。束髮以後。未嘗為時文。專意古學。博通諸史。尤熟明代掌故。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評弘勳以斯同

荐不就。翌年開局修明史。大學士徐元文爲總裁。延斯同至京。時史局中之徵士。欲以七品俸授之。斯同力辭。以布衣參史局。請不署銜。不受俸。徐元文許之。以刊修委之。斯同以史事自任。撰明史稿本紀。列傳四百六十卷。唯諸志未成。斯同初至京時。時議以其專長在史。侍郎徐乾學請於斯同。纂讀禮通考一書。上自國卹。以迄家禮。十四經之箋疏。二十一史之志傳。漢唐宋諸儒之文集說部。搜求無遺。又以其餘暇。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斯同之邃於經學。于此可知。乾學固請斯同遍成五禮三書一百卷。安溪之李厚庵曰。吾平生所見。不過數子。顧寧人萬季野。閩百詩。斯真足以備百梁。顧問之選者矣。斯同行清氣和。尤喜獎勵後進。唯恐失之。講習中惓惓三致意焉。卒時門人私謚曰文貞。著有歷代史表六十卷。記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經考二卷等。

二 學風

斯同得宗義慎獨之旨。而實行之焉。其事功之傳諸後世者。雖在史之編纂。而其修養。則全依師傳慎獨之教。故斯同卒時。詩郎方靈皋謂人曰。萬先生真古人也。予所有前

輩。諄諄教人爲有用之學者。唯先生耳。自先生卒。山證人之緒不復振。是則可爲太息者也。此數語足見斯同之學派與人品。

第四也 朱王調和派

第一節 孫夏峯 附 鹿 逸

一 略傳

孫奇逢。字啓泰。號鐘元。又號夏峯。直隸容城人。

明神宗萬曆十二年甲申四紀一五八四年生。清聖祖康熙十四年乙卯四紀

一六七五年卒

明萬曆二十八年。年十有七。舉鄉試。二十二歲。父母繼沒。築廬於墓者

六年。人稱其孝。平生又尙氣節。見奇逢。傾心定交。皆以國士稱。崇禎九年。流寇圍容城。奇逢指示方略。士民協力。城賴以全。巡撫都御史。以實聞於朝。特旨褒嘉。其後屢徵。皆不應。蓋以時之不可也。天下稱爲孫徵君。移家於衛之共城。闢兼山堂。講易其間。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終不改山林之操。常念聖學久湮。慨然以紹往開來爲己任。與鹿伯順友善。默對一堂。共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謂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之真訣。非可以言語文字承當。唯自不自欺始云。逮鹿伯順殉國難。奇逢

獨以斯道自任者四十年。年愈老。德愈高。問業者日益進。顯官有告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又有遠遣其子弟從學者。公卿之持使節過衛時。往往不入公署。屏驕從。先見奇逢。奇逢之接人也。無貴賤少長之別。隨其學之淺深。諄諄緩論。必使其歸於道而後已。嘗言七十歲之工夫。較六十歲密。八十歲之工夫。較七十歲密。九十歲之工夫。較八十歲密。云。講學無止境。此念時不敢懈。涵養益邃。自強不息。至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措。而奇逢處之裕如。未嘗幾微動於中。晚年講學於夏峯。學者稱爲夏峯先生。中州談理學者。推睢州之湯斌。嵩陽之耿介。然皆奇峯之門人也。海內仰之爲宗。率於夏峯著有讀易大旨五卷。四書近指二十卷。理學傳心纂要八卷。歲寒居答問附錄一卷二卷。聖學錄。兩大案錄。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乙酉記事。孝友堂家乘。孫文正年譜。歲寒居文集等。

二 學風

孫夏峯之學。在憂患中默識心性之本原。嘗謂喜怒哀樂中。視聽言動。必合於禮。子臣弟友。必盡其分。此終身行之不盡者也。世之學者。不務躬行。唯騰口說。增藩籬於道有

何補。夏峯病世之辨朱陸異同者之不知反本。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王羅顧十一子爲正宗。自漢之董子。以迄明季諸儒。謹守繩墨者次之。橫渠慈湖等。議論之出入儒佛者。又次之。其言平實。而切於理。不持門戶之見。明末清初諸儒。或取朱子而斥陸王。或取陸王而排朱子。門戶之弊。竇特甚。而奇峯不特兼取朱熹陸王而已。凡古來諸家之說。無不併而有之。絕無偏倚一派之弊。蓋達觀諸家之說。取其適於實用者也。奇逢之稱朱陸折衷派者。就其大旨言之也。奇逢門人極多。湯斌耿介。其最著者。奇逢於著書講學二端。貢獻於清初學界者。決非淺鮮。耿介字逸庵。奉奇逢之學。以明絕學爲己任。復興嵩陽書院。遠近皆宗之。著有理學要旨。中州道學編。孝經易知。敬如堂存稿等。可謂善紹奇逢箕裘之人。湯斌當別論之。

第二節 李二曲

一 略傳

李顥。或作李容。恐後改名。字中孚。號二曲。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西安盩厔人。家貧乏書。從人借之。自經史子集。以至釋道。無不通覽。康熙九年。南下入道南書院。發願憲成高攀龍諸

子之遺書。且爲東林學者講書。聽者雲集。又開講於無錫江陰靖江。不稍休息。由是屢徵。皆以病辭。康熙十七年。部臣以海內眞儒徵薦。復奉旨召對。時詞科薦章。遍於海內。二曲獨以唱明絕學爲旨。中朝欲致而大用之。大吏勸行益急。使屬吏守之。二曲稱疾篤。舁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憇二曲。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而大吏猶欲強之。二曲拔刀自刺。陝中官屬大駭。乃得餘暇治疾。自是以後。制扉鎖之。遂不復接人。唯吳中顧炎武至。則款待焉。旣而聖祖西巡。欲見之。使陝督傳旨。二曲又驚憂曰。吾其死矣。以廢疾辭不至。特以「關中大儒」四字賜之。以示寵異。二曲四十歲時。嘗著十三經糾謬。二十一史糾謬諸書。象數之學。亦有所撰述。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二曲嘗謂授受之精微。不在書。要在自得耳。故其巾箱所藏。唯取反身錄示學者。晚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千里而來者。竟不得見。當時北有孫夏峯。南有黃黎洲。西有李二曲。世稱三大儒。二曲早喪父。母又繼沒。自奮於飢寒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能接關學於六百年後。毅然獨立。無所憑藉。拔天倚地。尤爲難及。蓋皆不肯大儒之稱也。著有四書反身錄十四卷。反身錄二卷。十三經糾謬二十一史糾謬二曲集二十六卷。潛確錄一卷。歷年

記略一卷等

(二) 學風

李二曲之學派。異說甚多。或列入朱子一派。或謂陸王派。唐鑑於國朝學案小識中。以二曲爲程朱一派。論曰：「夫先生之嚴若此。篤守程朱。夫又何疑。而門人所記體用全學。謂象山陽明之書爲斯道。大原程朱語錄及康齋敬齋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功。亦有取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註脚。爲像山之失。滿街都時聖人。爲陽明之失。則其確宗程朱家法。亦大可知矣。」學案四小可謂辨之力矣。唐鑑自信程朱。力排陸王。然觀二曲所論。不但酷類陸王。若一讀其王心齋論。未見有非王學之跡。且其門人。謂象山陽明之書爲斯道。豈無根之談耶。更就四書反身錄觀之。明德與良知無別。念慮微起。良知卽知善與不善。知善卽行其善。知惡卽去其惡。不昧所知。方自慊云。此非與陽明良知之學相似者乎。再如二曲守道之嚴重。反身之切實。類似程朱。固不待論。然陸王守道反身之功。不得不謂真切。故二曲之學。屬於陸王。而又不斥程朱。蓋稍帶調和色彩者也。

二曲清初大儒。素稱於世。然於哲學上。未見有特殊之說。其學說多關倫理。宇宙觀及經世大略。多未論及。故論涵養心德之處。極爲真切。錫山要語有云。

求易於易。不若求易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卽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卽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卽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見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己。而不在易矣。

此卽二曲學說之要點。主觀易學。而欲實踐之一身者也。其基礎旣已如此。故其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人同入門下手之要。曰「我這裏論學。卻不欲人間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覺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卽是下手。」又有人問格物。曰「格物窮理。貴有補於修齊治平。否則誇多鬥富。徒雄見聞。

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弘景之以一事不知爲恥。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其授受記要有云。「重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材藝。夫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爲蓄德。德既富矣。推己及人。有補於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蓄德人。人品不足。而材藝過人。擅美眩長。於世無補。徒以誇閭里而驕流俗。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語語皆自實驗得來。有益於吾人者實大。但宇宙問題。則如未嘗顧及。有網羅一切。盡歸倫理之概。此亦哲學思想萎靡不振之象徵也。

第三節 納蘭性德

納蘭性德。字容若。遼陽人。

清世祖順治十二年乙未。西紀一六八五年。卒。享年三十一。

初名

成德。後避東宮諱。改名性德。年十七。補諸生。入大學。祭酒徐元文深器重之。明年舉順天鄉試。爲主司。徐乾學所識拔。性德偕諸舉。謁主司館。談經史之原委。文體之正變。宿儒不能及。翌年會試。又中。將廷對。父太傅謂之曰。汝年少。其少俟之。於是肆力於經濟之學。熟讀溫公通鑑及古人文辭。三年而學大成。年二十二。應殿試。名在二甲。聖祖特賜進士出身。未幾。父太傅入爲宰相。性德選授三等侍衛。尋晉二等。又晉一等。由是聖

祖之眷注愈厚。性德又善騎射。康熙乙丑。性德遽得疾。病僅七日。聖祖爲之震悼。性德雖履盛處豐。抑然不自多。蕭然若寒素。不知身爲宰相子。擁書數千卷。招客言詩文。論古今。其至先賢之遺戒。有動於中者。未嘗不形之於色。編有通志堂經解。性德後篤意於經。且欲搜性命之學。集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以成此書。凡百三十七部。千六百九十二卷。各集自爲之序。附以自選之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捐智授梓。又有通志堂集八卷。附錄二卷。

(二) 學風

清初學術。雖極一時之盛。然多漢人。往往爲明末老儒。滿人而馳名學界者。除納蘭性德外。幾無之。况性德生長名門。甘處寒素。以讀書講學爲天下至樂。又能出巨資。成通志堂經解。洵不可多得。性德之於哲學。固無足稱之處。然其擁護經典。傳之後世之功。實非淺鮮。故今之儒者。有負於性德者甚大。

第四節 湯潛庵

(一) 略傳

湯斌。字孔伯。號荆峴。晚號潛庵。河南睢州人。

明熹宗天啓七年丁卯四紀一六二七年
生清聖祖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紀一六年

好習宋諸大儒書。與友朋講習。相觀以善爲主。宗旨未嘗爲人所指授。初

出爲潼關道副使。中原甫定。大軍方下滇蜀關中。當路人民多避匿。潛庵戒屬吏曰。勿科取民財。勿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不三年。流民歸而復業者踰數千戶。後移嶺北道參政。多政績。既乞暇養親。里居二十年。薦舉復起。以待講累擢至右副都御史。巡按江南。江南故習奢侈。婦女嬉遊以爲常。潛庵悉禁之。又毀淫祠。修秦伯祠。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吳俗由是大變。屢上疏訴民之疾苦。減賦役。後擢禮部尙書。及入朝。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志專存於啟沃。雖有撰述。惟求所以發明聖賢之旨趣。感格聖上之聽聞。然忌潛庵之眞言者。相謀中傷。遂致仕。謚文正。著有潛庵先生遺稿。洛學編。明史稿。睢州志。蘇州奏疏。

(二) 學說

湯潛庵。孫夏峰之高弟也。夏峯之學。調和諸家。而拔其粹者也。故不偏程朱。不黨陸王。所著理學宗傳。以周程張邵朱陸王羅顧爲儒學正宗。反以世之囂囂於朱陸之辨爲

病。潛庵出其門。故於朱陸二派。不具偏見。今按潛庵之遺著。其上孫徵君書。答褚懷葛張仲誠顧亭林諸人書。有以致良知爲聖學真脈語。其爲朱陸調和派。歷然可知。然答陸隴其書。則有傾間程朱之跡。嘗云「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濱。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唱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僕之不敢詆斥姚江者。非篤信姚江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則聲應自衆。卽篤信陽明者。亦曉然知賢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僕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由是觀之。潛庵自折衷諸派。漸至傾向程朱。而不如陸隴其之極力攻擊陽明。回護程朱。此乃夏峯之薰陶也。李元度嘗謂「陸清獻公陽文正公俱號醇儒。清獻之學。篤守程朱。攻陸王不遺餘力。文正之學源出自孫夏峯。能持新安全溪之平。大旨主刻勵實

行。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爲異趣同歸。『潛庵專心致力於聖賢之學。盡性至命。一以誠正爲本。一以忠孝爲先。尙力行而不尙空論。觀其事君臨民。可知其學之深且粹矣。與隴其同爲醇儒而名臣也。』潛庵嘗謂『宋以前儒者。患不知道。今諸儒之說備矣。苟好學深思。人人可得。第患不力行耳。今雖橫說豎說。何曾一語出古人範圍。言愈多而道愈晦。語愈精而行愈僞。』此語恐非潛庵一家之言。請初諸儒通具之見也。清代諸家。不能奮然蹶起。凌駕宋明者。或爲此見所束縛故耳。

第五節 朱彝尊

一 略傳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

明毅宗崇禎二年己巳。西紀一七零九年。生。清聖祖康熙四十八年己丑。西紀一七零九年。卒。享年八十。

善詩文。有所感。舍時文。致力三禮。春秋內外傳。楚辭文選等。後學益進。游四方。凡叢祠荒冢。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互參異同。彝尊之名。遂能匹顧炎武。每游必載經史百家以自隨。康熙十七年。開博學鴻詞科。取士。彝尊被召入都。時年五十。翌年三月一日。召試體仁閣。除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彝尊上書總裁。條論史例。最

爲詳悉。分纂文皇帝紀。充起居注。日講官。又分撰文苑傳及嘉端諸臣傳。翌年七月。以講官典江南鄉試。得方苞。胡任。輿。陸肯堂。黃夢麟等。人服其公明。三十一年。罷官歸鄉里。結曝書亭於荷花池南。號小長蘆釣魚師。又號金風亭長。家居十九年。專意著書。藏書至三千九百餘部。晚年殫精六經。構疏注七百餘種。獻經義考及易書二種。聖祖特書『研經博物』四字。賜之。彝尊又以文章雄視一代。性好藏書。極架至八萬卷。云。以疾卒。著有經義考二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明詩綜百卷。詞綜三十四卷。韻粹百七卷。曝書集八十卷。五代史註。靜志居詩話。醒志禾錄等。

二 學風

彝尊博覽多識。長於考證。又善詩文。然其學遂經淹史。貫穿諸子百家。凡有字之書。無不披覽。考古準今。精詳確當。發前人未見之隱。剖千古不決之疑。其貢獻學術界者。實非淺鮮。經考義尤甚。且彝尊評論各家。甚得其平。嘗謂孔子弟子申黨薛邦。後人不當以疑似。委爲廢斥。又謂鄭康成。功存箋疏。不當以程敏政之一言。遽罷從祀。謂王守成事功人品。炳烈千古。不得指爲異學。皆與名教有關。其文亦不主一家。天然高邁。可見

其學風之不偏一派。嘗述其志曰。夫安居誦習周孔。鄉曲之士能之。及事變猝至。至臨難不失其正者甚希。世之儒者。幸生於太平無事之日。飽食暖衣。無纖毫憂患。匡坐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歿。歿門人弟子巋然跨其迂腐之說。噫。吾能必其言之不出於僞乎。又評近世之學風曰。五經之垂世。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南宋淳熙以後。諸家解釋朱子四書。說經者漸多。元之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第一場自四書內出題。明代因之。亦先四書後經。沿習既久。士子於經義。僅涉獵而已。禱味之見。斟今酌古耳。吾爲試士之法。發題宜先五經後四書。則五經四書之義。庶幾並治。可謂卓見矣。要之彞尊博覽強記。雖不自成一家。亦不失爲一代大儒。

第五章 考證學派

第一節 閻若璩

一 略傳

閻若璩字百詩號潛邱淮南人

明發宗崇禎九年丙子西紀一六三六年生清康熙四十四年甲申西紀一七零四年卒享年六十九歲

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年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古文尚書疏證八卷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至是大明所列有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之尚書古文冤詞雖百計相軋終不能強詞奪理又自朱子以來已疑孔傳之依託遞有論辨復爲朱子尚書古文疑以申其說顧炎武嘗出所撰之日知錄相質卽爲改訂數條炎武虛已從之未幾出游鞏昌與陳子壽一夕共成七言絕句一百首名曰隴右唱和詩康熙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不第在都下與編修汪琬陽曲之傅山論事皆歎服三十一年以尚書徐乾學之騁復至京師徐氏好賓客客皆當世魁士賢重若璩逾於常人每成詩文必俟裁定每言書不過閻先生眼則訛謬百出貽笑人口又云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非吳志伊輩可望又編纂考證辨義署曰閻氏碎金以爲談助相國李天馥亦言詩文不經閻氏之勘定未可輕易示人及徐乾學奉旨修統一志開局於洞庭之東山旣又移於嘉善後復歸崑山若璩皆預其事若璩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撰四書釋地一卷爲續編以及人名物類訓

詁典制。又解釋經義諸條。共爲五卷。又以史記諸書參據孟子七篇。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世宗厚遇之。呼先生而不名。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以疾卒。著有古文尙書疏證八卷。四書釋地三續釋地餘論共六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手校困學紀聞二十卷。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毛朱詩說續一卷。朱子尙書古文疑。日知錄補正。喪服翼註。宋四家逸事編劉放李兼馬。博湖掌錄。潛邱劄記六卷。

二 學風

閻若璩長於考證。精力絕人。辨覈一書。往往檢閱數書。以相徵考。一義未析。則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必得其解而後已。或以文學相質。亦詳細條答。雖熟記之書。亦必檢示出處。或閱他書之可以引證者。復手錄示之。成於數年後。猶時時劄記。馳書告之。嘗謂有志之士。務在察已受天之分。力學以盡其材。又引朱子家訓云。學間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嶮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謂此言可教天下萬世。不獨吾徒之藥石而已。觀此可知其平素之用意矣。嘗舉朱子論語孟子集註之誤。如季文子始專魯政。不待武子。子糾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

孫自武丁至紂凡八世。非七世。昭陽敗魏取八邑。非七邑。農家者流見漢書。非史記。去魯之司寇則適衛。非適齊。滅夏后相者。則寒泥而非羿。敬叔弟也。非懿子之兄。聞者歎其精確。若璩爲清代考證學大家。而非哲人。然其精確之考證。有助於研究哲學思想者甚多。辨妄之精神。亦因之而起焉。

第二節 毛奇齡

一 略傳

毛奇齡。字大可。號西河。蕭山人。

明熹宗天啟三年癸亥。西紀一七一一。三年。卒。享年九十一。康熙五十二年癸巳。西紀一七二一年。卒。享年九十一。

會明之亡。哭於學宮者三日。順治三年。清師下江南。奇齡由是備嘗辛酸。後過嵩陽。遇一僧。得古本大學。問其所由來。僧謂吾遼人也。受學於義州之賀凌臺先生。以大學古本授予。曰。古學之失傳者。不知本也。大學不云乎。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本該體用。統心意。以及家國天下。必正心誠意。學乃有體。必齊治國平天下。學乃有用。北宋祖陳搏之學。語性命。略事爲。則專內遺外。不知有身。南宋宗程朱之學。就事物以求心性。則登枝逐流。并不知有本云。奇齡聞之。心契之。已而應湖西施參議之招。設講於鷺洲書院。楚

人楊洪才恥庵。來講姚江之學。參議本不善姚江之學。謂不可舍事物求心性。恥庵不之辨。會午食。參議云。不遷怒實難。吾昨以闕供責官庖。今又責之。且遷怒。宜何以治之。恥庵乃舉手肅四座曰。此名仍可求之事物否。四座聞然。奇齡大悟。卽下拜曰。受教。歸惺然坐。通夜不寢。後客於崇仁。及准西者數年。是時赦令屢下。奇齡之禍已解。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奇齡入都應試。授檢討。纂修明史。草紀傳二百餘篇。奇齡又精音韻。著古今通韻十二卷。上之。又於音律有神悟。作聖諭樂本解說。上其刻本。由是聖遇頗厚。後致仕。從事著述。卒於家。著有仲氏易十三卷。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古筮書三卷。易小帖八卷。易韻四卷。尙書廣聽錄五卷。舜典補亡一卷。古文尙書冤詞八卷。國風省篇一卷。毛詩寫官記四卷。詩禮二卷。詩傳詩說駁義五卷。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喪禮吾說篇十卷。春秋毛詩傳三十六卷。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春秋屬辭比事記十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論語稽求篇七卷。大學證文四卷。大學知本圖說一卷。四書賸言四卷。聖諭樂本解說二卷。皇言定聲錄八卷。竟山樂錄四卷。經問十八卷。彤史拾遺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鑑錄七卷。蠻司合誌十五卷。古今通韻十二卷。

曾子問講義四卷。韻學要旨十一卷。策問三卷。雜說十卷。文百二十三卷。詩五十六卷等。

二 學風

毛西河。自少有奇才。精力亦絕人。說經長於辨駁。與宋儒鑿柄。雄辨足以濟之。晚益好易。樂於誘掖後進。或疑其歷祇古人。使氣難近。然及親炙。則爽然出於意外。清儒之申明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者。西河闔若瓌等。實開其端。西河之文。縱橫博辨。傲睨一世。與其經說相表裏。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尺求。然議論獨到之處。卒不可廢。詩雖次於文。亦我用我法。不屑趨隨人步。要之。西河畢生精力。盡於考證。其哲學未至自成一家。清代考證學者頗多。而求其傑出者。當推闔毛二人。故今舉此二子以示考證學之一斑。

第三節 趙御衆

趙御衆。字寬夫。號惕翁。密縣人。著有山曉堂集。其學以真心敬事爲宗旨。名之曰事心主義。惕翁之思想。在清代學術史上。另放一異彩。清初諸儒之屬程朱派者。極力排斥陸王頓悟之學。主居敬窮理之說。故陸王心學漸衰。上下翕然從之。趨向克己節制。當

此之時。與之相反之事。心說生。事心說者。自然放任主義也。故不無有奇特之感。或謂明末心學之餘緒。或謂程朱居敬主義之反動。不知何者爲當。今錄其要旨以評之。曰。人之事心如事天。但敬吾心。使之潔淨光明。遇事卽此應之。一切順逆成敗。惟天所命。我不敢參。以畔援希冀之意。故曰天下本無事。

事心之法。取之事天。常使真心潔淨光明。亦無不可。然立言事心。已甚奇特。真心何能光明。一切事物。何能順應處理。且一任天命。不敢參以己意。而曰天下無事。顯爲極端之定命說。不認意志自由。以克己勤勉爲非。又自宇宙之恒常變遷。論及一心之動靜。其大要曰。

今日所謂只此一事者。看來還是未能灼然確然爲不移。主宰若一旦有所侵奪。恐所謂一事者。茫無得力處也。從古聖賢。念茲在茲。舉聚散得失。付之流雲。我此一事。並無增減。此之謂止此一字。

此處所謂主宰之侵奪。非莊子所謂藏舟壑之談乎。人生不免有聚散得失。然一切世上之變遷。榮枯盛衰。窮達貴賤。皆比之流水浮雲。不爲止念。而獨存此真心光明。要領

之一也。惕翁又示可去萬般嗜欲。以保強固之精神。其大要曰。

種種嗜好。都教刊落淨盡。無巨細。不掛絲毫。方可進道。少有沾帶。終是凡軀。非由已工夫。

又云

本心存養得精神強固後。睜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也。雷霆風雨。天體凝然。若多一念。則私吝生。廢其天職矣。

若一念萌起。爲一點私吝所束縛。則反道廢天職矣。亦於湛然凝然之狀態中。可見進步而已。其講學曰。

學者莫求解聖賢語。要認自己心明白。自己事。依文能解。過事茫然。總是不親切。自誑誑人。

清儒多奉程朱學規。孜孜精研聖賢遺語。以求行動之法。曰居敬窮理。曰格物致知。曰讀書講學。孰非修爲功夫。然惕翁非克己勵行。以解語釋文爲徒勞。何其異耶。又非艱難工夫。其大要曰。

千難萬難。只是打疊此心。若心地潔淨。不但發憤植立。所謂道理平鋪著。足便四通八達。

楊翁雖以心地潔淨爲主眼。而不詳言何能達此。至於慎獨方法。亦示無把捉拘束之意。可以自然。曰

慎獨不是把捉。但認得獨時。自然知慎。

其說進步。亦以作聖之志爲主眼。中庸之博學。審問思慎。明辨篤行。亦全恃己力。不假他人。自進自退。曰

凡人只要辨個必爲聖人之志。自能博學。自能審問。自能慎思。明辨篤行之。進是自己進。退自己退。他人預力不得。所貴乎得良友者。資指迷之益耳。

他人之訓導提撕。單資指迷之益。無大力也。故當以自己之真心爲主動。若至其心潔淨。無一片私吝。則一言一行。自無不宜。故曰

在此時。作此事。一點真心。對天下萬世。精義入神。是真到圓滿處。

楊翁取定命說。言真心敬事。服從命令。敬事皇天。按上述數語。畏服其威令。而其真心

潔淨之法。則非拘束艱苦。營爲造作。以不掛絲毫。種種嗜好。刊落淨盡爲是。又引周子之無欲故靜之說。謂真是了當。更有何說。高景逸先生過汀州。坐下樓上。讀程子書。至金革百萬。曲肱疏水。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處。豁然頓悟。覺得此心與大化無間云。如曰向有一機。千聖不傳。幾是禪家頓悟之談。夫天機向上討消息。與一寸靈明通於天。一片幻境視禪和等句。有何異哉。杳冥荒蕩。至此可謂極矣。夫惕翁之素養閱歷。雖不究及。恐自陸王心學。層層轉去。加以釋道之旨趣也。

第四節 愈樾

(一) 略傳

俞樾。字蔭甫。號曲園。清宣宗道光二年壬午西紀一八二二年生光緒三十二年丙午西紀一八零六年卒享年八十五三十歲爲進士。入翰林。咸豐七年。辭河南學政官。寓居吳下。讀書。始有志於選述。治經之外。旁及諸子。著有春在堂全書。內有羣經平義三十五卷。諸子平議三十五卷。第一樓叢書三十卷。其他詩編詞賓明集等百七十六卷。此據光緒八年重定本性說天下二篇。在卷四十五賓明集中。

(二) 學說

曲園謂民之初生。如禽獸然。聖人懼之。教之以五倫之道。設禮爲刑。荀子之言。實已盡之。夫人性本善。則聖何以如此。或難之曰。聖人教人。以性本善也。若人性不善。教無所施。今將執禽獸。使知五倫之道。得乎。吾則曰。此非性之異。才之異也。禽獸無人之才。故不能爲善。亦不能爲大惡。人則不然。故才能役萬物。方其未有聖人。天下之人。率其性之不善。又佐之以才。蓋其爲惡。十百倍於禽獸。聖人曰。是能爲惡。亦將能爲善。不如禽獸之冥頑不靈。無所施吾教。於是以其所能。教人之不能。以其所知。教人之不知。人之才。果足以及之。然則人之可以爲聖人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人物之所同。才者。人物之所異也。禽獸之不及人。非其性之不足。其才之不足也。曲園之倫理說。爲性惡一元論。見性甚輕。自性言之。則人類與下等動物皆同。唯有優劣。故人爲萬物之靈。下等動物。爲其使役也。且人多才。故其爲惡。亦勝於禽獸。是故政治教育之要旨。在求善法。以屈謀性伸才云。或可謂之輕性重才說。